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舊 小 說

(九十)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 小 舊

(九十)

編 祺 曾 吳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舊小說

己集四 清

遼詩話

周春

再生儀

再生儀。凡十有二歲。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前期禁門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與在再生室。東南倒值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產醫。置室中。一婦人執酒。一叟持矢箠。立於室外。有司請神主降輿。致奠。奠訖。皇帝出寢。投詣再生室。羣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釋服。跣。以童子從。三過岐木之下。每過。產醫。致詞。拂拭帝躬。童子過岐木。七。皇帝臥木側。叟擊箠曰。生男矣。太巫幪皇帝首。與羣臣稱賀。再拜。產醫。受酒於執酒婦。以進。太巫奉襁。襁綵結等物。贊祝之。預選七叟。各立御名。繫於綵。皆跪進。皇帝選嘉名。受之。賜物。再拜退。羣臣皆進襁。襁綵結等物。皇帝拜先帝。諸御容。遂宴羣臣。史臣曰。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訓。後嗣也。孺子無不慕其親者。嗜欲深而愛淺。妻子具而孝衰。人人皆然。而況天子乎。再生之儀。歲一周星。使天子一行是禮。以起其孝心。夫體之也。真則其思之也。切。孺子之慕。將有油然而發於中心者。感發之妙。非語言文字之所能及。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訓。後嗣也。始之以三過岐木。母氏劬勞。能無念乎。終之以拜先帝御容。敬承宗廟。宜何如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燕莊社記

燕小 說

十九 己集四 清

一

染莊社記。契丹時。遼興軍風。灸者行貨路。收一卵於篋。歸置錦囊繫臍下。月餘出蛇如簪。飼之以肉。每出便伺。漸長盈丈。圍將尺許。灸雖傾篋居之。而力不能任矣。乃縱之於野。任其自食。嘗命以名曰雅。撫首似不忍別。雅知入戀。戀然。且不能言而去。數歲益大。始食野禽。繼而噬人。有司制之無策。乃聞於契丹。榜募能捕者。灸知其必雅。乃應募而抵放處。呼其名而至。敍故舊而數其罪。蛇遂俛首伏誅。其血流及近村。土石悉染紅。而莊以名。莊老以灸能施恩除害而祀之。雅能知恩服罪而配焉。是歲里人修祠落成。記其歲月。金至寧元年仲秋辛卯。與平路猛安蒲察孟里記。

簞骨雜記

趙翼

揣骨史瞎子

術家又有揣骨聽聲之法。多瞽者爲之。北史高歡未遇時。與司馬子如等逐赤兔。遇盲嫗。自言善暗相。因徧捫諸人。言皆貴。而俱由歎。齊文宣帝試皇甫玉相術。以帛巾抹其目。使歷摸諸貴人。無不驗。齊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聽聲。文襄令劉桃枝趙道德等列試之。言皆中。五代史李守貞爲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遂反。後守貞敗。符氏爲周世宗繼室。果爲皇后。此揣骨聽聲之見於史傳者也。近時亦尙有精其術者。雍正年間。浙東有史瞎子者。遇男子則揣骨。女子則聽聲。言休咎奇中。徐文定公元夢撫浙時。其孫舒文襄赫德相國。方卯角。而休寧汪文端公由敦。以諸生爲之師。文定令史相師弟二人。史曰。皆大位也。時舒以世家貴公子。其顯達固意中事。文端則寒諸生。念不到此。謂史特因

弟以及師。聊作周旋。耳。是夕。史獨悵悵。到書塾。謂文端曰。君勉之。將來官職聲名。在主人之上。文端益惶恐。不敢當。史曰。非調語也。君寒士。諛君何所利。正以我之命。某年當有厄。某年當得脫。計君是時已登顯仕。我之厄。或由君而解。故鄭重相託。君是時幸勿忘。今日言當力爲拯之。已而或進。史於世宗憲皇帝。奏對後。忽奉旨發遼左爲民。至今上御極之十年。詔軍流以下皆減等發落。時文端公果爲刑部尙書。乃檢史舊案。則係特旨發往。不載犯罪之由。同列多難之。文端以其罪不過軍流。正與恩詔相符。乃奏釋焉。既入京。仍客於文端第。則益韜晦。不肯言禍福矣。歲庚午。文端長子承沆。方應舉。文端夫人望之甚切。請史決之。史曰。卽當得六品官。六品者。惟翰林修撰。及部主事。時文端方直禁近。子弟若登科第。必不至分部。其爲狀元官。修撰無疑也。母夫人方竊喜。無何。文端爲是科主考官。承沆迴避不得試。共以史言爲妄矣。其冬。特旨賜文端蔭一子。承沆果得主事官。正六品。其奇中如此。余以是歲客文端第。故知之甚悉。其他奇驗尙多。不勝縷述也。

京師偷拐之技

都門繁會之地。偷兒拐子。有非意計所及者。吾鄉董某。偶入戲館。占席以待客。橫二千錢於案。忽衣冠者三人自外來。中一人若與董素相識者。遽向揖。董答揖。揖甫下。而錢爲其人之同伴者撮去。掛於肩。揖畢。問姓氏。其人故驚愕。作誤認狀。深抱不安。董回坐。而案上之錢已失。撮錢者尙立於旁。反咎之曰。戲館中有錢。豈可橫於案。如我之掛於肩。斯可耳。實則掛肩之錢。卽其錢也。董熟視。竟不敢言。又一少年。以銀易錢於市。方諧價。忽一老者從後擊而仆之。且罵曰。父窮至此。兒有銀。乃私易錢。不孝孰甚。遂奪銀去。旁觀

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悶絕，良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又有藏利刃雜稠人中，剪取腰間雜佩，或至割衣襟一幅去，混號謂之小李。被翦者覺而獲之，雖加毆辱弗怨。或旁人指破，則必報矣。有女郎坐香車，一書生行其旁，兩美相顧，頗有情。小李者伺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知也。方回顧女郎，不便語，但以口頰隱示。若有人伺於後者，書生覺而斥之。小李遂去。未幾車轉曲巷，女郎口忽爲小刀割破。

李太虛戲本

李太虛，南昌人，吳梅村座師也。崇禎中爲列卿，國變不死。降李自成，本朝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以是知公之壽未艾也。太虛怒，然無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本朝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躡，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跨下。值夫人方月事，迨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污，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苑監謫宦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跨下時，血淋漓滿頭面，不覺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爲孺子辱至此，必殺以洩忿念，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刺殺之。此事得之於蔣心餘編修。

徐健菴

先輩嘗言徐健菴（乾學）在康熙中，以文學受知，方其盛時，權勢奔走天下，務以獎拔寒峻，籠絡人才爲邀名計。故時譽翕然歸之。其所居繩匠衙衙，後生之欲求進者，必僦屋於旁，俟其五更入朝，輒朗誦詩文。

使聞之。如是數日。徐必從而物色。有所長。輒爲延譽。當時繩匠。斲宅子。儻價輒倍他處。所甄拔。初不以賄。惟視其才之高下。定等差。相傳鄉會試之年。諸名士先於郊外自擬名次。及榜出。果不爽。非必親自主試也。徐方主持風氣。登高而呼。衡文者類無不從而附之。以是遊其門者。無不得科第。有翰林楊某者。其中表也。八月初。遇徐於朝。徐問欲主順天鄉試否。楊謂幸甚。徐曰。有名士數人。不可失也。及夕。則小紅封送一名單。至計榜額已滿。詰朝。主試命下矣。楊不得已。與諸同考官。如其數取之。榜發而京師大譁。捏名帖。遍街市。聖祖聞之。降旨親審。楊窘甚。求救於徐。徐謂毋恐。姑晚飯去。翼日。有稱賀於上前者。謂國家以美官授漢兒。漢兒且不肯受。今漢兒營求科目。足覘人心歸附。可爲有道之慶。聖祖默然。遂置不問。蓋卽徐令人傳達此語也。嘗有人日具名紙謁其門。必餽司閹者十金。而不求見。但囑以名達徐而已。閹人怪之。密以白徐。徐令留見之。其人故作踏蹶狀。謂吾誠意尙未到。不敢求見也。強之而後入。徐問曰。足下有深讐未報乎。曰。無有也。然則何爲。逡巡不敢言。固問之。始以情告。欲得來科狀元耳。徐曰。已有人可思其次。其人謂他非所望。寧再遲一科。徐許之。然徐不久罷歸。其人竟不第。

高士奇

高江村士奇。康熙中直南書房。最蒙聖祖知眷。時尙未有軍機處。凡撰述諭旨。多屬南書房諸臣。非特供奉書畫。廣和詩句而已。地旣親切。權勢日益崇。相傳江村初入都。自肩襖被進彰義門。後爲明相國家司閹者。課子一日。相國急欲作書數函。倉卒無人。司閹以江村對。卽呼入。援筆立就。相國大喜。遂屬掌書記。後入翰林。直南書房。皆明公力也。江村才本絕人。旣居勢要。家日富。則結近侍。探上起居。報一事。酬以金。

豆一顆。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而出。以是宮廷事。皆得聞。或覘知上方閱某書。卽抽某書翻閱。偶天語垂問。輒能對大意。以是聖祖益愛賞之。初因明公進。至是明公轉須向江村訪消息。每歸第。則九卿肩輿伺其巷。皆滿明公亦在焉。江村直入門。若爲弗知也者。客皆使僂從偵探。盪面矣。晚飯矣。少頃則傳呼延明相國入。必語良久始出。其餘大臣。或延一二人晤。不能遍。則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見。請俟異日也。語肩輿始散。明日伺於巷者復然。以是聲勢赫奕。忌者亦益多。江村率以五鼓入朝。至薄暮始出。蓋一刻不敢離左右矣。或有譖之者。謂士奇肩被襖入都。今但問其家貲若干。卽可得其招權納賄狀。聖祖一日問之。江村以實對。謂督撫諸臣。以臣蒙主眷。故有餽遺。絲毫皆恩遇中來也。聖祖笑頷之。後以忌者衆。令致仕歸。以全始終。猶令攜書編纂。以榮其行。可謂極文人之遭際矣。

獨秀山黑猿

鎮安府署東北有獨秀山。高百丈。山之半一洞。深不可測。其中有黑猿。不輕出。出則不利於太守。余在郡時。以詳請前守韋馱保回京事。將被劾。上官檄余赴省。而猿忽出。滿城人皆謂太守當以此事罷官矣。有老者熟視久之。謂舊時猿出多俯而下視。故官覆。今猿向上。常無慮。且得遷。未幾余得旨赴滇從軍。遂免劾。然馳驅兩年。勞苦特甚。猿蓋先示兆云。又天保縣令送一黑猿來。繫於楹。有門子鬻之。相距尚七八尺。忽其右臂引而長。遂捉門子之衣。幾爲所裂。而猿之左肩。則已無臂。乃知左臂已併入右臂矣。卽所謂通臂猿也。此猿竟不爲人所狎。終日默坐。與之食不顧。數日遂餓死。

邊郡風俗

粵西土民及滇黔苗獮風俗大概皆淳樸。惟男女之事不甚有別。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邊。其歌皆男女相悅之詞。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愛我我不愛你之類。若兩相悅則歌畢輒攜手就酒棚並坐而飲。彼此各贈物以定情。訂期相會。甚有酒後即潛入山洞中相昵者。其視野田草露之事。不過如內地人看戲賭錢之類。非異事也。當墟場唱歌時。諸婦女雜坐。凡遊客素不相識者。皆可與之嘲弄。甚而相偃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在墟場。夫見其妻爲人所調笑。不噴而反喜者。謂妻美能使人悅也。否則或歸而相詬焉。凡男女私相結。謂之拜同年。又謂之做後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謂嫁娶生子。則須作苦成家。不復可爲此游戲。是以其俗成婚雖早。然初婚時。夫妻例不同宿。婚夕。其女即拜一鄰嫗爲乾娘。與之同寢。三日內爲翁姑挑水數擔。即歸母家。其後雖亦時至夫家。仍不同寢。恐生子則不能做後生也。大抵念四五歲以前。皆係做後生之時。女既出拜男同年。男亦出拜女同年。至念四五以後。則嬉游之性已遠。願成家室。於是夫妻始同處。以故恩意多不篤。偶因反目。輒至離異。皆由於年少不即成婚之故也。余在鎮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許異寢。鎮民聞之皆笑。以爲此事非太守所當與聞也。近以之民頗有遵者。遠鄉仍復如故云。

廣東蜚船

廣州珠江蜚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爲生計。猝難禁也。蜚戶本海邊捕魚爲業。能入海挺槍殺巨魚。其人例不陸處。脂粉爲生者。亦以船爲家。故習其名。實非真蜚船也。珠江甚闊。蜚船所聚。長七八里。列十數層。皆植木以架船。雖大風浪不動。中空水街。小船數百。往來其間。客之上蜚船者。皆由小船渡。蜚女率老

妓買爲己女。年十三四。卽令侍客。寶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黃色。傅粉後飲卯酒。作微紅。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繞行水街者。賣果食香品。竟夜不絕也。余守廣州時。制府嘗命余禁之。余謂此風由來已久。每船十餘人。恃以衣食。一旦絕其生計。令此七八萬人何處得食。且纏頭皆出富人。亦哀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聞潮州之綠蓬船。較有佳者。女郎未笄。多扮作僮奴侍側。官吏亦無不爲所染也。有狀元夫人者。尤絕出。某修撰視學粵東。試潮畢。以夏日回廣州。所坐船不知其爲綠蓬也。夜就寢。忽蓬頂有雨滲及枕邊。急呼羣奴。奴已各就妓船去。莫有應者。忽艙後一麗人。裸而執燭至。紅綃抹胸。膚潔如玉。褰帷來視。漏處。修撰不覺心動。遂暱焉。船日行二三十里。十餘日至惠州。又隨至廣州。將別矣。而麗人誓欲相從。謂久墮風塵中。今得侍貴人。正如蛻骨得仙。若復淪下賤。有死而已。請隨入署。爲夫人作婢。以歿世。淚如雨不止。百計遣之不去。贈以五百金。始歸。而不知正其巧於索賫也。及歸而聲價益高。非厚幣不得見。人皆稱狀元夫人云。

廣東珠價

廣東珠價。初未嘗貴。自某巡撫收買。於是價日增。而珠之來自外洋者。亦無不有。有蠓蚌二種。蠓珠有底稍平。狀如饅頭。而色微赤。蚌珠則有極圓者。光潔白可愛。然圓者亦不易得也。品珠先論形體。稍有欹側及皺紋。弗貴也。珠又多疵。體或圓矣。而有一二點黃暈。又珠之累也。圓而無疵矣。又須有精光。乃爲上品。或因有微疵。而稍加磨治。則光閃爍不定矣。余嘗見一顆。重三錢。大如龍眼果。惜有黃暈。如豆許。然已索價萬金。若無疵。雖二萬金不得也。數珠亦用此莊嚴。數珠一百八粒。或用碧霞洗。或用珊瑚。及青金石伽

楠香之類。價不過三四千金。其旁有記念三掛。掛各十顆。以珠爲之。每顆重四五分。欲取其形體光彩。一樣相同者。須於數百顆中。選配始成。大約重四分者。以四五千金爲率。重五分者。以六七千金爲率。此記念也。記念之末。又有小垂角。須體長而上銳下圓者。每顆重六七分。則價七八百金。重八分以上。則千金矣。三垂角。又以三千金爲率。而數珠之後。又有一絲縑。懸於背者。中爲背雲。下爲大垂角。背雲徑二寸。非一珠可滿也。則中嵌一大珠。重六七分者。價率二千金。旁嵌四珠。重五六分者。價亦如之。大垂角亦珠也。其形亦上銳下圓。而重須二錢以外。始相稱。則索價不貲。率五六千金矣。又有佛頭四顆。問於百八珠之間。則以碧霞洗及珊瑚之類爲之。大者亦須二千金。總計數珠一掛。必三萬餘金始完善。而珠之形。又有天然奇巧者。或爲葫蘆形。或如膽瓶狀。此又偶然一遇。欲求成對。雖數年不得。余在廣一年。所見珠頗多。然置之暗中。絕無光。不知古所謂夜明珠者。又何物也。

三界廟

粵西之梧潯南寧三府。有三界廟。最靈。鄙露亦雅云。神姓許。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輕如葉。帶內有字。能召風雨。知未來事。明宏治中。制府捕至。覆以洪鐘。積薪燒之。至夕發之。不見。後人遂爲立廟。曰三界。亦曰青蛇廟。人或饗神。則蛇出飲食。倘有許願不償者。雖數百里。蛇必來索。人呼曰青蛇使者云。今廟之在梧州者。氣餒尤著。商賈之演戲設祭。以申祈報者。殆無虛日。祭之時。果有青蛇。自龕中或梁上。或神之袖中出。而飲酒食雞卵。見人不避。食畢。蜿蜒而去。余友馮尉一烜之官南寧。其隨行之妻弟高某。偶溺於廟側。是日卽病。不數日遂死。余初赴鎮安時。長兒廷英。以病留南寧月餘。幾不救矣。內子設祭於廟。時久旱甚暑。

適是日大雨稍涼。兒病遂霍然。後余自廣東赴貴西任。途次三兒廷俊甫周晬。忽患異證。連日昏憒。不乳不哭。醫莫能愈也。過潯州。以羊豕祭三界廟。是日五更。卽能哭出聲。數日大愈。此余所親驗者。不得謂鬼神之事渺茫也。

黔中猥俗

凡土官之於土民。其主僕之分最嚴。蓋自祖宗千百年以來。官常爲主。民常爲僕。故其視土官休戚相關。直如發乎天性。而無可解免者。粵西田州土官岑宜棟。卽岑猛之後。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土民雖讀書。不許應試。恐其出仕而脫籍也。田州與鎮安之奉議州。一江相對。每奉議州試日。田民間礮聲。但遙望太息而已。生女有姿色。本官輒喚入。不聽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於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負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雖有流官轄土司。不敢上訴也。貴州之水西猥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四十八支子孫。爲頭目如故。凡有征徭。必使頭目簽派。輒頃刻集事。流官號令。不如頭目之傳呼也。猥人見頭目。答語必跪。進食必跪。甚至捧盥水亦跪。頭目或有事。但殺一雞。瀝血於酒。使各飲之。則生死惟命。余在貴西。嘗訊安氏頭目爭田事。左證皆其所屬。猥人羣奉頭目所約。雖加以三木。無改語。至刑訊。頭目已吐實。諸猥猶目相視不敢言。轉令頭目諭之。乃定讞。

湖南祝由科

湖南有祝由科。能以符咒治病。余與陳玉亭同直軍機時。皆少年。暇輒手搏相戲。玉亭有力。握余手輒痛。不可忍。余受侮屢矣。一日在郊園直舍。余憤甚。欲報之。取破棧一枕。語玉亭。吾閉目相擊。觸余枕而傷。非

余罪也。余意閉目。則玉亭必不敢冒險來犯。而玉亭已血滿面。將斃矣。蓋枕著唇間也。急以湯灌之。始甦。呼車送入城。是日下直。余急騎馬往視玉亭。而馬忽跳躍。亦跌余死。半刻方醒。及明日。見玉亭。玉亭故無恙。後其家人語余。奴子始知余之跌。卽玉亭所爲。祝由科能以傷移於人也。方術妖符。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然湖南葛益山。以此治病最擅名。人稱葛仙翁。余在滇時。將軍果毅公患左肩一小瘰。本舊時騎馬跌傷臂。其筋擎結而成者。至是爲庸醫所誤。皮破不能合。滇撫明公德特爲招致葛仙來治之。用符水噴患處。刀割去腐肉。愈割而潰愈大。竟不效而去。

甘省陋俗

甘省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頗闊略。兄死妻嫂。弟死妻婦。比比皆是。同姓惟同祖以下不婚。過此則不論也。有兄弟數人合娶一妻者。或輪夕而宿。或白晝有事。輒懸一裙於房門。卽知迴避。生子則長者與兄。以次及諸弟云。其有不能娶而望子者。則僦他人妻。立券書期限。或二年。或三年。或以得子爲限。過期則原夫促回。不能一日留也。客遊其地者。亦僦以消旅況。立券書限。卽宿其夫之家。限內客至。其夫輒避去。限外無論夫不許。卽其妻素與客最篤者。亦堅拒不納。欲續好。則更出僦價。乃可。亦湖莊云。

牛金星

盧氏縣舉人牛金星。以磨勘被斥。投降李自成。自成奇其才辯。與謀議帳中。後私歸取其妻子。爲族中送官坐斬。得減死論。自成又得之。大喜。僞署宏文館學士。說自成以私恩小惠收人心。創爲迎闖王。不納糧之謠。傳之民間。并爲之分等威。申職守。創官爵名號。大加置署。自成旣僭號。拜金星爲天佑殿大學士。及

自成自京師敗歸陝。金星子佺爲襄陽府尹。金星隨自成自陝南奔。其同黨宋獻策等皆道亡。金星乃依其子佺於襄陽。此綏寇紀略所記也。以後不知下落。料已失勢死矣。及閔王阮亭池北偶談。則金星又嘗爲我朝京卿。蓋奸宄之雄。見自成勢盛。妄思爲佐命功臣。及本朝定鼎。又知天命有歸。則背僞主而仕興朝。尙爲得策也。

聞見偶錄

朱象賢

異物

康熙五十七年。予在大梁撫軍宜君楊公幕中。見京報川督鄂海奏。六月間有郭多里地方。陡出一獸。無頭狀如人形。頸內生手。腹上生眼。膺中生口。行至軍中。食米數斗。不傷生獸。衆兵將刀追近。忽發怪風。刀箭不能近其身。及追至哈喇忒地方山凹之內。有深坑數丈。此獸躍於坑中。近視之內。有百餘形類皆然。臣一面差撥多弁防禦。理合奏聞等語。旋據提塘稟實。無其事。係妄人捏造。現在查究。後又傳聞聖祖上諭。此物古時原有。亦非無者。緣是得寢深求。未識確否。蓋此物山海經內舊有載入也。

蔣氏妖鬼

蘇郡之西船場巷內蔣氏。止一子。讀書家塾。夜有美人相就。旣而夜夜必至。至數月。其子形容消瘦。肢體憔悴。父母詰其故。乃知妖也。不勝憂慮。因令避於他處。果不至。後以爲無妨。稍爲出遊。仍復相遇。謂其子曰。相聚數月。不意又散。今請言故。子前生盛才貌。我爲處子。少有顏色。曾私約終身。後子負約。我卽抑鬱而死。所以不能忘情。今之相遇。本當殺子。見子尙有儒行。家中素無大過。又惟汝一子。我不忍也。自後不

必相避。安處家中。言訖不見。亦康熙五十幾年事。

男服從軍

古之木蘭。以女爲男。代父從軍。十二年而歸。同行者莫知其爲女子。歌詩美之。典籍傳之。以其事空前絕後也。偶閱黃標平夏錄。元季蜀之保寧城中韓氏女。年十七。遭明玉珍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旣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不知其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猶然處子。人皆異之。稱爲韓貞女。此與木蘭事髣髴。可見天下之大。歲時之久。奇異非常之事。豈無同於古人乎。

七姬廟

蘇州城北。將及齊門。在任蔣橋之西南。俗名大楊家巷。有七姬廟。門列七姬一節四字匾額。乃是前明長洲令趙沂所題。人皆不知所祀何神也。余閱平吳錄。元至正十三年。泰州販鹽民張士誠與弟士義等。殺素被凌侮之人邱義等。乃起兵據高郵等處。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旣而陷常熟。兵入郡城。十七年降於元。授士誠太尉。後明太祖遣徐達等圍姑蘇。士誠增潘元紹出戰歸。見事急。召其妾七人。諭以事勢。皆縊死。潯陽張羽爲七姬權厝志。以表其烈。時至正二十七年。明太祖吳元年也。其歲八月辛巳城破。元紹降於明。士誠被執。昇至金陵。自經死。此七姬殉節時之始末也。廟址係潘氏故園西一隅。正屋三楹。今俗僧改爲佛殿。塑七姬小像於旁屋。相傳七女常於此地顯著靈異。故爲立廟。夫貞烈乃女子之美行。卽無靈異之事。而崇其廟貌。以風世俗。不爲過也。志銘歌詩附後。

張羽七姬權厝志 七姬皆良家子。事浙江行省左丞滎陽潘公。皆爲側室。性格柔慧。姿容皆端麗。修潔善女紅。翦製衣繡。經手皆精巧絕倫。事其主及夫人。皆能以禮。其羣居和而有序。皆不爲怙寵恃美之行。公每聞閨間婦女能以節概自立者。歸必爲語其事。皆應曰。彼亦人爲耳。公笑曰。若果能耶。及外難興。敵抵境。公日臨戰。一日歸。召七姬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宿誠。若等宜自引決。毋爲人嗤也。一姬跪而前曰。主君遇妾厚。妾終無二心。請及君時死以報。毋令君疑也。遂趨入室。以其帨自經。死於戶。六人者亦皆相繼經死。公聞之曰。若遽死耶。實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以世難弗克葬。乃殮其屍。焚之以其骸。瘞於後圃。合爲一冢。公還顧其封。且泣曰。是非若所安也。行營高敞地而遷焉。時以日薄。故未暇爲志。及踰月。始狀其事。屬羽將勒石。追瘞於冢側。嘗觀古之史氏所載。貞妃烈婦。能識節義。決生而不顧者。恆曠世而一見。今乃於一家一日而得七人焉。吁。亦奇矣哉。乃列其姓氏於石。而係之以銘。程氏。蜀郡人。年三十。生女一人。生奴翟氏。廣陵人。年二十三。徐氏。黃岡人。年二十。生女一人。不惜羅氏。濮州人。年二十。二卞氏。海陵人。年與羅氏同。彭氏。與卞氏同。郡人。年與徐氏同。殷氏。大寧人。年十八。其先死者也。公名元紹。字仲昭。實宋魏王廷美之裔。其先以避禍易今姓。未復云。銘曰。生也同其時。而瘞又同其封。壤樹蕭條。匪子之宮。尙卜高原。以永無窮。(宋克書盧熊題額時有二絕之稱)

陳基羣珠碎傷吳帥潘元紹衆妾作 繡紋刺綺春纖長。蘭膏鬢髮瓊肌香。芳年豔質媚花月。三三兩兩紅鴛鴦。翠靴踏雲雲帖妥。海棠露濕胭脂朵。冶情紛作蝶戀春。新曲從翻玉連瑣。畫堂銀燭天沉沉。揚眉一笑輕千金。明珠買得綠珠心。欲揮魚腸掃妖彗。主君勿疑心似醉。一宵痛擊羣珠碎。門前鐵騎嘶寒風。

奇勳解使歸元戎。

高啓弔七姬塚。疊玉連珠棄草根。仙遊應逐墜樓魂。孤墳掩夜香初冷。幾帳留春被尙溫。佳麗總傷身。薄命艱危未負主。多恩爭妍無復呈歌舞。寂寂蒼苔鎖院門。

蛙教書

向見人畜蛙爲戲者。木匣中有一大蛙。數小蛙。開匣則大蛙先出。小者隨之出。則大蛙踞中。外向。小者旁列。大者鳴一聲。小蛙亦鳴一聲。大者鳴三聲。小蛙亦鳴兩三聲。迨後大蛙迭鳴不已。衆小蛙亦然。畢則仍如出時次序。自入匣中。謂之蛙教書。無知之物。必有異術。閱輟耕錄蝦蟆說法。正與此同。是卽其遺法歟。

義狗

有友自京師回云。雍正三年間。有過客於西華門外曠野。遇屠者牽一黃狗。就屠。客見其黧棘而哀之。向屠買放屠允。遂解囊與值。屠見其囊金富有。旣受值。又謀殺而盡擢之。越日。鄉保諸人見屍報縣。縣令往驗。見一狗守於屍傍。令驗畢。狗來搖尾盤旋。如有所訴。令異之曰。爾知此冤乎。狗又搖尾點頭。令曰。如果知此冤。卽引羣役往捕殺人之人。狗去。差隨之。至一村。落狗入草廬內。有一人睡寤。狗向撲而嚙之。役卽捕獲。其人見狗驚愕。直吐實情。令以申報上司。達於朝。而明正典刑。遂禁屠狗者。偶閱湧幢小品。亦有如此者。可見古今之相同也。

烈婦段氏

亳州太和縣村家女段氏年十七姿容美麗嫁夫名馬小貧無以自活假居岳家有富人翟連者見其色而慕之託馬小鄰人張邱以重資誘之小惑微言於氏爲氏叱咤小度難理卽還所與而謝絕之而翟連之慕未已也於是仍託張邱謀邱因潛入段氏臥內竊其睡鞋與連氏覺憤怒以爲玷己卽刎頸而死時雍正四年四月十七日也地方各官上聞將翟連張邱等置之於法而旌氏節烈焉

毀禁邪神

吳俗有五通神相傳爲明太祖定鼎後夢中求封者甚衆由是令各處鄉里立小廟每祀五人以仿軍中隊伍之意故俗稱爲五聖吳中之上方山建有大廟塑神像正中一婦名太母謂生五神者也左列五男卽爲五通右列五女爲五夫人謂五通之妻最下傍側有白鬚老者名馬阿公謂其僕也能降禍福於人有病或事故卽向巫者無非云觸犯某相公或云某相公要某女某婦服侍須用某某物件某等筵席到廟祈禱畫船簫鼓闔塞於石湖焚香禮拜絡繹於西郊一日之費不下數百金雖係奸邪小人鼓惑然時或有驗如有愚邪小人向神稱貸者至廟禱祝取神前紙鏹而歸後或負販或賭博等類卽有利益每歲必上息若干幾年還以若干倍但無元日稍或不然則財利斷絕而且人口俱消滅矣或有少艾爲某相公所悅其女於神來之時如醉如迷已嫁者夫婦不得同衾枕在室者父母不得至牀前幷或現手足之類以示靈異有禱而愈者有百計供獻而仍死者是以吳中娶婦之家必先祀五神豐潔其儀倩男巫宣祝疏意樂人度曲吹彈盈晝徹夜謂之待茶筵然後迎娶又有花髻送與新婦戴以入門髻上爲紙人一百有八取天罡地煞以鎮壓邪神之意因常有新婦入門之際猝然暴卒故也自是花燭之夕新郎則下

拜新婦袖手一福已耳。邑有諸生范姓。其妻亦爲神悅而歿。憤控當事。睢陽湯公斌。巡撫江南。奏於朝。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歲十月。毀之。將上方山神像。投於石湖。并行文各省。咸卽投之水火。此患遂絕。然今吳俗。凡娶婦者。猶踵待茶筵。戴花髻之陋習。愆矣。更見常州府署左。有五通神廟。毀滅時。添塑二像。爲七。僞稱他神。得免焚毀。至今猶存。夫爲邪求利。蚩蚩之輩。尙且不可。況五馬之榮。黃堂之貴。逆令私奉。妄希邀利。不更可恥乎。予考此祟。明祖令民間廟祀。或有之。非因廟祀而始有也。宋洪都陽夷堅志。載獨腳五通云。吳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於舒州宿松縣。初以織屨。漸至賣油。數歲。資業巨萬。莫不致疑。會豪室遭寇劫。共指爲盜。執送官。困於考掠。具以實告。云頃者夢一腳神來言。吾將發迹於此。汝能謹事我。凡錢物百需。皆可如意。明日訪屋側。得一毀廟。向鄰人曰。舊有獨腳五郎廟。今亡矣。默感昨夢之異。隨力繕葺。復夢其來。曰。荷爾至誠。卽當有以奉報。凌晨起。見錢充塞。逐日以多。遂營建華屋。方徙居之。夕堂中得錢龍兩條。滿腹皆金銀。自後廣置田土。今將十年。未嘗敢爲大盜也。邑宰驗其非妄。卽釋之。吳創神祠於家。值時節及月朔日。必盛具奠祭。殺雙羊。雙豬。雙犬。并毛血糞穢。悉陳列於前。以三更行禮。不設燭。率家人拜禱。訖。不問男女。長幼。皆裸身暗坐。錯雜無別。踰時而退。常夕不閉門。恐神人往來妨礙。婦女率有交接。或產鬼胎。慶元元年。長子娶官族女。不肯隨衆。爲邪祭。時不預。旋抱病。與翁姑相繼亡。所積之錢。飛走四出。吳氏告啓謝罪。乃止。又載南康建昌縣雲居山大禪刹。所祀五通甚靈異。名安樂神。居於塔上。嘗出與監僧語。無見其形。其聲全如五六歲兒。可見宋時卽如此也。又明黃岡王同軌耳談云。高郵李毛保母。爲五通所據。屢除治不能。然所欲無不立致。家漸殷潤。一日欲得金首飾。五通曰。向見姑蘇有。

爲守徐公者。與家姬飲。姬所戴首飾頗珍異。往可得也。數日跛蹇而返。曰：首飾已得。過堂側西小樓。遇黑臉醜惡鬚子。擊我一鐵簡。傷左股。驚懼投所竊於井。而逋。爲汝幾喪命。毛保聞之。竚察五通所懼。因假賣卜抵蘇。徐守家果以失首飾爲問。曰：某婢某奴盜乎。毛保布卦成。便曰：物在井中。其家撈取。果得焉。大詫以爲神。婢奴德之尤甚。延款西小樓。見所供鍾馗像。正五通所談。故給之曰：惡神不宜以鎮宅。可移祀廟中。宅安矣。其家許之。卽攜歸置己堂中。五通避不敢入。遙屬耳於保母。曰：此神正卽擊我鐵簡者。汝忘我以竊物得禍。又向所遺無算。而反毒治我。汝禍不遠矣。因去不復至。明朝乃奉命廟祀之。邪不能勝。正如。此可見邪崇古今俱有。特無正氣治之耳。今蘇郡得遇湯公撫治。請於朝而毀滅之。豈不快哉。

八面觀音

八面觀音。乃吳三桂姪孫女。郭壯圖之子婦也。國朝世祖定鼎後。取滇。前明之永歷在焉。吳三桂等由粵西四川直入雲南。至省城。而永歷已出阿瓦。避去緬甸矣。三桂重購得之。縊於黔之貴陽。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駐劄雲南。建造府第於城之西隅。第東有池名翠海。今俗呼菜海子。卽其故址也。康熙癸丑。三桂抗命僭號。出攻長沙而死。其孫世璠。建僞號洪化。戊午。討賊官兵。亦由粵西入雲南省城。蔡毓榮以將軍而爲雲貴總督。城破。世璠自縊。所存家屬。例應入官。壯圖子婦亦在其列。拘繫於督署花園。卽壯圖故宅。造冊俟解。蔡往園中查看。見有美者二。一曰四面觀音。其尤者爲八面觀音。八面見蔡。吸煙以獻。蔡甚愛。遂有心隱匿之。籍去其名。而爲己妾。他俱解送京師。後事敗露。而八面觀音已經懷孕。又不得不爲送往。行至中途而殞。蔡由是落職。滇爲蠻地。以觀音爲最美。稱四面者。言前後左右無不美也。此云八面。甚言美。

好非止四面而已也。予遊滇聞其地傳說而述之。

毀古碑粹斃

乾隆十三年上東巡地方官僚先爲修理泰山時泰安縣丞盛湘奉委承修主持其事將古碑悉爲毀去數至九十餘通以其字迹模糊也存者惟明季字迹清朗者耳此人之俗陋無知戕毀古迹罪莫甚焉彼忝然不知爲非猶自作札以致在京親故以爲己之能事予適引見入都聞之甚駭意謂如此罔謬而無人切責竟聽其所爲爲恨未幾盛粹然而斃泰山之神何其靈顯耶昔洪容齋夷堅志載越士焦惟和因治居室買一斷石疑爲古碑而字畫漫滅將以墊階圮其鄰人值崇昏悴俄甦亟詣焦曰碑宜速埋之向吾恍惚之際見石上一丈夫露其半身曰吾乃漢趙王張耳汝爲語焦無壞吾碑使常瘞於土中不然必有奇禍焦卽如其說可知古迹之殘毀不特好古者爲恨卽神鬼亦不肯稍貸觀焦之瘞盛之斃古今無異可曉然矣。

送春歸

吳郡一年中俗例閒遊之事最多內有雅致可稱者則送春也此雖始自前人而蘇俗行之爲甚合郡俱於春盡日凡士人女子咸乘畫舫列珍饈笙歌載酒羣往虎阜或於山上亭軒或泊山塘隄畔有嬌歌艷舞者有呼盧暢飲者有吟詠唱酬者有清談小酌者留連竟日至暮而返謂之送春歸亦看新綠也每歲率以爲常施一山先生有送春曲云明水漾孤舟迤邐隨春去春去憶春來春來去何遽交交鳴黃鳥園綠成新陰隴麥復漸漸對之傷春心誰家遊冶子彩鷁徵笙歌笙歌悅人耳其如春去何亦有深閨質掩

扇窺輕紗。不盡憐春意。雙蛾斂鬢斜。榻來登山閣。命酒酌春風。春風殊黯然。所賴素心同。素心雲雨散。倏忽朱顏換。一曲歌未終。餘音復飄斷。

串月

吳俗每年之八月十八日起。上方山看串月。畫船簫鼓。徧滿石湖。或挽州渚之間。或泊行春橋畔。隨意醺樂。徹夜至明而返。上方山在吳城之坤方。東臨石湖。石湖之東數里有寶帶橋。橫亘南北。此橋最長。通水之環洞五十有三。仲秋之十八夜。月光出土。正對環洞。人必於山間之望湖亭東瞰。而橋西波面一環一月。連絡橫流。蕩漾里許。儼如一弦貫串。故爲串。少頃。月行環洞之上。側射湖中。又如一塔。靜明炫耀。實是奇觀。若月出時。雲氣遮閉。或雲開而月已上橋。即無此景。是以月初吐而遇清朗無雲。甚爲難得。一歲中除此日之外。亦不能然也。施一山先生亦有詩曰。石湖湖水平。仲秋秋月明。月光水色一萬頃。畫船絲管紛相呈。登山露白月更皎。寶帶雲開望中小。月入玲瓏散作珠。顆顆分連勢。天矯潭影層層還。向西玉幢晶塔眠沙隄。目經恫恍猝難定。境轉虛無旋已迷。放櫂湖心載歌曲。洞簫嗚咽潛蛟觸。興盡歸來月滿卮。螭膏鳳腦燒千枝。

智斃妖狐

乾隆戊午己未間。於滇制軍慶公幕中。與會稽趙赤水相聚。趙談昔伊同鄉某少府出京。過山東。歇一旅店。有房空閉。問何以不聽人居。店主以有妖鬼對。少府年壯力強。不信其言。勒令開門。而宿夜間果有怪異。至明即去。後復進京。將過其地。預與隨從人約。房內一有聲息。即并進相助。行及其地。仍歇是室。夜靜。

有一麗人。至少府伴。與綢繆。迨同寢。連衾緊抱。而擊之。從人聞聲。齊入。并擒助力。拳腳交加。竟爲所斃。衾裯齋粉。視之。乃一大狐。剝取其皮。長可三尺。有奇。藏貯囊中。或有相與談及。卽出相示也。

宸壇識餘

吳長元

肅王樞

南宋肅王樞。與沈元用同使金。館於燕山憫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詞皆偶麗。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卽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卽取筆盡補其缺。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無矜色。元用不覺爲之駭服。

吳野

天順甲辰會試。場屋災。舉人吳野持硯斃於鐘下。硯爲野所愛。上鐫其名。火後以硯故。知爲野也。詔葬諸燼骨。刻石冢上。曰天下英才吳野等之墓。先是陝西有雷澤者。與一仙女有夙緣。仙女引澤至一所。見一紅榜。無澤名。賀焉。問之。曰久自知。第一名乃吳野也。又指一榜示澤。曰君與貴溪鄭節聯名。後禮闈災。澤與節踰牆免。果聯名中式。與節道其詳。則火榜狀元之說。信前定矣。

長椿寺僧

鹿邑張太寶字松麓。言順治庚子年客京師。長椿寺見一老僧。深目長頭。略似世人圖畫壽星之狀。問張鄉貫。因曰去夏邑幾何。對曰百四十里。僧曰彭嵩羅侍御亡恙耶。張訝曰此百年前人也。又問其子成立

否。曰。壽過八秩。考終久矣。僧歔歔久之。又曰。昔侍御與貧道爲方外交。其公子方在襁褓。寄籍釋氏。爲我弟子。曾幾何時。皆成古人。因攜手入小院中。指階前牡丹曰。此彭公手贈物。植此百餘年矣。張曰。牡丹高六七尺。大十五圍。曩見河南段凝之家。六十年牡丹。不及其半。信百年物也。因問其年。僧曰。忘之矣。張又曰。於京師骨董店中。遇張翁者。蘇州人。自言與雍邱孟調之曾大父遊。歷歷能道其生平。游獵處。孟氏兄弟嚴事之。如曾大父行。亦百五六十歲人也。

張曼珠

毛西河。姬人曼珠。張姓。小字阿錢。豐臺賣花翁女也。幼甚慧。能效百鳥音。工鍼黹。稍長。白皙而妍。縮髮作連環。名百環髻。毛以冷宦在京。益邨相公助貲作合。新婚之夕。陳檢討其年。更名曼珠。于歸後。學書度曲。不半載而能。最愛歌梁司農祝家園詞。旣而得奇疾。漸就羸弱。年二十四而歿。西河作別誌書。甄士大夫爭以詞挽弔。其病中嘗繒小影名留視圖。諸公俱有題詠云。

陳小憐

陳小憐。邨城人。年十四。讀書知大義。粗通綱目。遭兵亂。落狹斜。居京師外城西河沿。姿慧不凡。傾動士大夫。而小憐不一常意。錢塘范徵君性華老成人也。年五十餘。館於京師。小憐於席上一見。遂心許焉。至范所語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相與定盟。然後去。范以貧窶不能脫。小憐於籍。爲有勢者所奪。范作詩自傷云。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爲薄倖人。繪小憐影。囑友人題之。查慎行詩云。小像沈香手。自薰前期如夢卻疑真。五湖忍負閒風月。爲少扁舟共載人。杜于皇爲之作傳。

張鍛亭

張鍛亭先生字岳未。余師素村（乃翼）雨蕉（應詒）兩先生之父也。康熙己丑進士。官樂亭知縣。慈祥豈弟。有古循吏之風。一日以事公出。及歸。縊死輿中矣。家居時常蓄一妾。夫人素悍妬。乘先生遠宦。輒遣去之。先生深以爲恨。云：先生有借米謠三首。云：我無奈。向君哭。懇君借我米一斛。願來生君作主人。我作僕。憑君時時呼喚。我只小心伏侍。直到蒼頭禿。一君不肯。我再求。懇君借我米一斗。願來生君作富翁。我作狗。憑君時時呼喝。我只擺尾搖頭。常守家門口。二君不肯。我再歌。懇君借我米一籬。願來生君作頑妾。我作夫。憑君時時吵鬧。我只粧聾做啞。半死半糊塗。三張氏世居吾里樂橋之南。金聖歎居憩橋巷。相去不數武。素相得也。函西（涵）先生鍛亭父也。一日堂中召仙。聞叩門聲甚急。問仙云何。仙判有奇禍。有奇禍。不可開。不可開。十二字。久之叩者方去。探之。則聖歎糾往哭廟也。後在事者皆坐大辟。微仙則先生危矣。先生中乙酉副榜。與鍛亭同科。

維西見聞紀

余慶遠

麼些

麼些卽唐書所載麼些兵是也。元籍麗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番六村。康普葉枝其宗喇普地。屠其民。徙麼些戍之。後漸蕃衍。倚山而居。覆板爲屋。檐僅容人。自建設以來。男皆剃頭。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頭。衣盤領白縐。不襲不裹。綿布袴不掩膝。婦髻向前。頂束布勒若菱角。耳環組如藤。綴如龍眼果。銅銀爲之。

視家貧富。衣白褐青綠。及臍爲度。以裙爲裳。蓋膝爲度。不著袴。裹臙肋以花布帶束之。女紅之類皆不能習。男婦老幼率喜佩刀爲飾。不愛頽澤衣。至敝不滌。數日不沐。經年不浴。冬不重衣。雪亦跣足。嚴寒則覆背以羊皮。或以白毡。近年間有著履屨。輾者。頭目效華人衣冠。而婦粧不改。裙長及脛。亦其舊製。以別齊民也。多畜馬牛羊及琵琶豬爲富。頭目倍畜之。冬日屠豕。去骨足醃。令如琵琶形。故云。二三百戶。或百餘戶。或數十戶。一頭目。建設時地。大戶繁者爲土千總。把總爲頭人。次爲鄉約。次爲火頭。皆各子其民。子繼弟及。世守莫易。稱爲木瓜。猶華言官也。對之稱爲那哈。猶華言主也。所屬麼些。見皆跪拜奉物。及對則屈一膝。訟亦赴愬。有不率。頭目鞭笞之。農時助頭目工三日。穀將熟。取其青者蒸而舂脫粟曰扁米。家獻二三升。臘奉雞米。元日頭目以酒飯勞之。火頭見頭人土官則拜而侍坐。火頭又頭人之所屬也。賓主爲禮。俯首以手撫胸。久不見及節序則交拜。父母在。子有往。旬日必告。必面出返。必拜。俎高一尺。鋪毡踞坐。貧則以蓆以草茵。延客肴不過三酒一盃。餽餘客攜去。臥無衾茵。夜則攢薪置火。各攜蓆藁袒裸環睡。反側而烘其腹背。雖盛夏亦然。富能備衾枕毡褥之類。而亦置火於側。露其上。身烘之。有字跡。專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以爲書契。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遞承而下。以誌親疎。娶以牛羊爲聘。頭目家并用馬。均至十數。人死無喪服。棺以竹蓆爲底。盡懸死者衣於柩側。而陳設所有琵琶豬頭目家。喪則屠羊豕。所屬麼些。弔皆飯之。死無論貴賤。三日後昇至山。屠薪灌酥。焚而棄其骨。取炭一寸瘞之。每六月五日則祭於瘞炭所。迎神於家。炙小豕祭焉。三年後不復祭。其人悉性情而淫。敬佛信鬼。而不善於治生。然樸愚易治。河干山麓。可畊之士多而不墾。蔬圃果木之利而不興。喜獵而愛犬。犬易三犢。聞

則歌男女相悅之詞曰阿舍子詞悉比體音商以哀彼此唱和往往奔合於山澗深林中喇嘛之長至前頭目率下少長男女禮拜視家所有佈施家貧雖釜俎之屬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禮拜佈施益甚得其片楮隻字以數十金計貧者得其糞溲奉之家中佛龕焚香而拜或伏於道左俟其過舉其馬尾以拭目謂可卻疾頭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爲喇嘛歸則踞坐中庭父若母皆拜病不醫藥延其巫曰多巴禳祝皆竭貲以酬穀麥未熟以半值預售其半及熟則治衣釀酒不計餐坐食之麥秋一月而饑西成三月而饑蔬食菜羹並日而食習以爲常而莫之改也自設流官以來俱極恭順畏法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補弟子員者四人中式武舉者一人

那馬

那馬本民家則焚人也。浪滄弓籠皆有之。地界蘭州。民家流人已莫能考其時代。亦多不能自記其姓氏。麼些謂之那馬。遂以那馬名之。語言實與民家無異。男女衣服之飾。雜用古宗麼些之制。而受制於麼些頭人。土官女嫁而已。養子者悉從。夫喜之謂其妻賢而有色。人始悅之也。養三四子嫁者。夫尤喜之。既嫁之後。遂不許人近。人與其女通。父母知不禁。而不敢令其兄知。知則殺其通者。同堂兄弟之子。女卽互配。死無棺。置尸牀於庭。陳設死者衣冠。家人哭不絕聲。姻婭弔於百步之外。哭。友弔於五十步之外。哭。哭於尸所。以所攜尊酒灌尸口畢。擗踊卒哭而拜。鄰人延而款以酒食。五日後昇而焚之。葬骨立墓。歲時俱祭。喪服尤嚴。五世後之族兄弟。子姓之姻婭皆有服。一時輕重之服俱遇。則先服其重者。而補輕服於後。其服無節而遇恆多。故其人長年多白衣冠也。

古宗

古宗卽吐番舊民也。有二種。皆無姓氏。近城及其宗喇普。明木氏屠未盡者。散處於麼些之間。謂之麼些。古宗奔子欄柯墩子者。謂之臭古宗。語言雖同。習俗性情。迥別麼些。古宗大致同麼些。惟婦髻辮髮百股。用五寸橫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與麼些異。臭古宗以土覆屋。喜樓居。近衢市者。男則剃頭。衣冠尙仍其舊。僻遠者。男披髮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爲檐。項綴紅線纓。夏亦不改。紅綠十字文縐爲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盤領闊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西紅革靴。或以文縐爲之。出入乘馬。愛馳騁。鞵鞵極麗。多飾以金銀寶石。婦辮髮下垂。綴珊瑚綠松石雜以爲飾。衣蓋腹。百褶裙蓋臙肋。俱采縐爲之。裙或文縐。或采色布。縐鞵單革軟底。不着袴履。項挂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腋。下一婦妝飾有值數百金者。土官頭目剃頭辮髮。入城用華人衣冠。歸則易之。惟帽檐飾以織金錦爲別。墾山地種青棵。麥黍炒爲麪。畜牛羊取酥。嗜茶。食則箕踞於地。木豆盛麪。釜烹濃茶。入酥酪和炒麪。指搗而食之。曰縉粑。餐止拳大一團。延客置酒盈尊。自酌盡醉。牛羊肉及酥食不盡。以衣裹去。食畢。手指膩。悉揩於衣。無貴賤。皆然。其人率羶穢不可近。

張氏卮言

張元府

老人捕虎

建平縣多虎。嘗有一老人至。和易可親。不言姓名。里居。隨一老僕。自云能治虎。富民爭相延致。飲食起居。與人同。唯略喜靜坐。其僕蠢然無知耳。人告之曰。某處有虎。已傷人。老人卽書一紙函封之。不使人得見。

密使其僕焚城隍廟中。卽以數人捕虎。南北東西。悉從指示。無弗得者。建平人捕虎。必以冬月。用宜興獵戶。并田野健兒百人。先用火燒山。曠日持久。猶有時不能得。惟老人則隨時可捕。不俟多人。三月之內。捕得二十餘虎。卽辭去。饋以金帛。一無所受。亦不知何許人也。老人去後。山中無虎。患者十餘年。今則俛魂載道。城外多虎迹矣。

葉先生冥緣

松陵葉元禮先生。名舒崇。以迎入學。騎馬過綵樓下。有閨秀見而慕之。欲以爲夫。單思染病。臨絕始告父母。乃召先生永訣。先生亦嗚咽。不自禁。十六年後。公車計偕。至山左。於途中得一俊童。不告父母。隨至。釐下。歡愛之篤。過於伉儷。後俊童病亡。京邸先生哭之幾絕。未及半年。亦沒於都下。一時鍾情眷戀。轉女成男。尙膠漆相投如此。元禮先生本名士。貌如子都。長於古學。登第時。房考官拆得其名。向天四拜云。不圖葉元禮出在我房內。而不知其冤業相隨。未五十而畢命。死時人共見所歡俊童。現形至牀前。共握手而逝。噫。在葉元禮止一世耳。而此閨秀者。已經再世矣。昔爲葉死。今又爲彼死。忽女忽男。冥緣相續。皆此愛心。不忍捨割之所致也。普勸世人。戒之哉。爲賦絕句六首。其詩云。未經弱冠已蜚聲。瀟灑丰姿冰玉清。偶過翠樓珠箔下。美人含笑訂三生。單思無奈病纏綿。拼得形骸赴九泉。爲告雙親兒不起。葉郎誤我已經年。喚郎嗚咽愬前衷。一笑姻緣命已終。今日逆形心內死。來生端的要相逢。忽忽年華十六春。公車山左走黃塵。馬前來得人如玉。宛似曩時夢裏身。得捷南宮到處隨。同衾同案不相離。直教兩世婚姻續。昔女今男事更奇。玉兒病肺喘絲懸。兒沒郎隨只半年。昔死爲郎今爲我。韓朋簫史語空傳。

陳友石

吳縣陳友石名筠。幼孤。性喜雜技。能琴。能碁。能字。獨不能治家。年尚未娶。父遺產業。已蕩然無存。乃以三十金入山販冬筍。至崑城。王彥修家賣之。居數日。彥修謂之曰。天氣蒸熱。筍包宜開矣。開則筍已腐爛。皆如一簇青煙。細揀之。僅存二十金。資斧喪盡。販官曆數十本。賣以度日。既而賣字於閩關。爲店家寫扇。薪水藉以無缺。一日有滿洲大人。奉旨封王海外者。泊舟閩關外。令家人買扇。卽命友石書之。謝白金一兩。喜出望外。大人閱其字迹。稱善。卽邀至船中。茶罷對弈。歡若平牛。謂友石曰。我奉旨封王。舟中少一朋友。可以盤桓朝夕者。陳先生倘能不棄。與我同行。則甚幸矣。友石許之。乃餽三十金爲安家費。友石以十金奉母。十金製衣。而更以十金買肴饌。徧款一船人。既而船至琉球。安南諸國。其國王尊奉天使。并尊奉天使。同來之客。滿洲大人。又處處爲之先容。故所至分庭抗禮。奉迎恐後。遂各求其字迹。一小字酬一小銀錢。一大字酬一大銀錢。船至高麗國。高麗王太子。好音律。與友石共鼓琴。友石更授以新聲數曲。太子大喜。謂其百官曰。我國僻處海中。得陳先生至此。此天賜也。我等宜厚贈之。於是所贈金銀珍寶象犀珠玉之物。不可數計。歸舟至大洋。舟重不能行。舵工命以所載金銀撇入海中。約存二三萬兩。舟始能行。趁風至福建漳州。值漳泉大荒。友石一路賑饑。費萬金。而自以二萬金歸家娶妻。後與其舅貿易。不數年。復蕩盡爲饑人。晚年賣藥於陽城湖之濱。跌損一足。然興甚豪。不肯作寒乞相。亦當今奇士矣。

藕絲帳

崑山千墩鎮。顧給事思軒先生。與相國夏桂洲同年友善。在京邸時同寓也。每待漏入朝。顧老僕陳某。必

隨入承事之。顧先生歿後，夏桂洲亦乞假歸江西。顧公子命家奴運糧至京，浪費俱盡，假照塞責。既而地方官追比，破產輸納，非常擬流。蘇松常鎮之間，以糧事擬流者，共四百餘家。而顧將流嶺南，適當夏相國復召之時。舟泊虎邱，陳僕探望舟邊，十六日不得見，會相國送客出舟，卽叩首見之。相國備詢家事，情甚勤懇。陳流涕細述，願乞垂庇。相國厲聲曰：「此係國法，我能曲徇故人子乎？」陳恨甚。及相國將解維，方伯入見出時，相國命之曰：「聞貴治負糧者多，然旣補納矣，復正其罪，恐非聖朝寬大之體，是宜免。」於是大江以南，俱得免於流竄矣。免後，悉念顧氏之恩，厚禮而叩謝者，戶屢不絕。倉箱之內，棗栗應時而滿。夏相國無嗣，思軒之子觀海爲饒州刺史，欲報恩於桂洲，求夏氏子之疏宗子姓，終莫能得。僅瓣香致祭於祠內而已。時嚴嵩已失勢，籍沒時，觀海奉上命監其門，有老嫗倉皇而出者，袖中遺下一物，紙裹若管城。觀海意其密書也，置之靴內，歸與家人觀之，則細如藕絲，引而愈長，卽拽成一帳，有知之者曰：「此藕絲帳也。」嚴府中至寶二：一爲藕絲帳，一爲銅鑼。榻上得藕絲帳，則一室無塵。銅鑼之聲，聞於百里，乃仙人所鑄也。不知流落何所。觀海嘗謂人曰：「我無從報夏公恩，得監嚴氏籍沒，猶之報恩矣。蓋嚴嵩殺桂洲者也。」顧氏藕絲帳，四世相傳。國初時，觀海之曾孫寧人與南陽構訟，將不直，賄於當事，寧人無子，故於珍玩皆不甚惜。其讀書一目數行，俱下，終身不忘。著述等身，今所剗削者，惟日知錄與文集數卷而已。生平崇尚氣節，其無子蓋天奄也。

縣令虎傷

某處縣令在舟中，見岸上一人負版而過，卽隱身蘆葦內。縣令使召見之，跪於船頭，呼之入，曰：「小人冥吏

也不敢入問所負何冊。曰：虎傷籍也。問幾許。曰：共三百餘人。問首名爲誰。曰：卽大人也。從者一喝而隱。縣令自惟曰：我任百聖之寄。捕虎救人。責在獵戶。何至身被虎傷。然冥吏有言。不可不早爲之備也。於是責捕虎甚急。未幾而獵戶昇一死虎至。縣令謂家人曰：我生平未嘗見虎。今有死虎。當細看之。庶他時不畏虎。得免於難。命獵戶提起虎頭近視之。虎死未久。餘威尙存。吼然呵氣一聲。而縣令已驚怖而斃矣。余父執朱先生復旦爲井陘令時。幕客董滄渭者。寧波鄞縣人也。嘗於海船上至天童山。同舟進香者十九僧。行至中途。見七僧皆化爲虎。咆哮入林。明日衆僧持械往迹之。衣帽悉掛樹頭。餘無所見。嘗聞性之陰毒者化蛇。猛烈者化虎。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破山和尚

破山和尚。密雲老人十大弟子之一也。十弟子各擅一長。登峯造極。如漢月文章。費隱。修竹之類。而破山則神通第一。張獻忠屠戮生民。所過郡縣靡有孑遺。其將破某城也。破山至焉。曰：吾有求於將軍也。願勿屠是城。曰：和尚肯啗肉。我卽從汝。破山合掌西向云：老僧爲百萬生靈。何惜如來一戒。遂與獻忠共啗酒肉。城得不屠。乃與之約曰：自今以後。將軍所至。若見老僧來迎。卽勿傷百姓。許之。獻忠兵勢神速。常一日夜行三百里。南北東西。又無定向。及進一城。而破山已先在矣。曰：我來迎汝。幸勿傷人。獻忠曰：如約。卽攜手入坐。令啗肉焉。如是者數十處。而破山已不能復茹素矣。茹素則必病。腊肉乾魚。徧懸丈室。有小沙彌竊食金蹄一片。咽之不能吐。之不得。胸膈霍亂。涕泗交於兩頤。破山見之。曰：是豈汝可食者耶。急至韋馱前。爲汝懺罪。以禪杖擊其頂者三。卽吐於地。語云：誌公啗鵠。摩什吞鍼。神通所至。安往而不著奇異哉。獻

忠聞雷聲響震。則曰：老天又教我殺人矣。雷嘗擊其將校，獻忠亦架礮擊之。雷聲頓止。一日不殺人，則不能進飲食。几席之近，血流如川。始覺適情，若破山在座，則一人止去一手，手如山積，名之曰手山。余友至蜀中，見有一手老人，問屠城時事，尚泣下沾襟也。

武則天墓

武則天墓在陝西乾州。其地有峻嶺崇山，可以登覽。有古刹可以休憩，但不可言其生前罪惡。稍不知戒，則盲風怪雨，走石飛沙，頃刻畢至。有性命之憂矣。馬麒雍以乾州幕客遊集於此，一時作詩紀事者俱盛稱其任狄相，復中宗，與他數事爲鬚眉。丈夫所難得，余謂之曰：與其強作違心之論，媚茲淫鬼，何如不作詩之爲愈乎？麒雍曰：是又不可。若無幾句頌美之詞，則晴日變爲陰風，我第欲適我遊興耳。遑問其他？張獻忠墓有黑虎守之，人陟其上者，蒺藜刺之而死。此二人者，生前既大肆其淫殺，家中枯骨，尙能張其餘燄，布毒於人。天之生是使惡也，有由來矣。

王晚蘭

王碩園先生之幼女，名晚蘭，能詩，尤妙臨池。時爲其父代筆，閨秀中之傑出者也。與吳江葉公子敬宏結婚，敬宏人贅於崑，居甥館者三年。晚蘭尙不失童身女，乃爲敬宏置二妾，歸吳江。後各生子，敬宏歲時挈其子至崑省視嫡母，夫婦相對儼若大賓。茶話時，惟問起居於翁姑而已。三月十九日，明懷宗烈皇帝殉難，煤山之忌日也。晚蘭每歲遇是日，必設香案於庭，多置楮帛，向西北天門哭拜，爲烈皇帝祈求冥福。竟日乃止，人皆莫識其故。或曰：晚蘭卽長平公主後身也。其賦性惟嗜讀書，善爲隱謎，極工雅，嘗詰難於其

父碩園先生對之而喜。每爲之加餐。不茹葷血。後更能服氣。并絕煙火食。父歿。致哀盡禮。忽豫刻死日。結跏而終。

八卦田

杭州有名諸生王伯符。館於湧金門外縉紳家。閒行至八卦田中。遇一道人。八卦田者。田中阡陌。周圍三重。若八卦之有斷有續。故名。道人謂之曰。我與子有緣。子生前曾爲道士。奉我香火甚虔。今當濟度。明晨日出時。我於此候子。子必來。明日伯符辨明而出。不告於弟子。仍至所謂八卦田中。則道人在焉。授以一丸藥。令吞之。復令閉目。耳邊風聲拂拂。腳下雲勢騰騰。頃刻間至一深山。瓊宮玉宇。珠樹琪花。白鶴文鸞。飛鳴翔集。食則青麟作脯。醴液爲漿。始悟道人爲仙人。而此處爲仙山也。越七日。忽念家中貧困。稚子不滿十齡。因鬱鬱思歸。面有淚痕。道人曰。惜哉。無福來而復去。卽送之。至一石橋。伯符已不能言。又迷失道。但往來於橋上而已。橋下居民。有一業農者。識之。留之飯。送之到館。業農者乃縉紳家之佃戶。嘗至館中。能識之也。伯符旣不能言。不能訓徒。因歸家。四十日不發聲。戚黨以爲荒野遇妖。因修醮事。爲之祓除不祥。其夜伯符夢至一道院。見前道人南而坐。下有雲帔星官。往來白事。門者入報云。王秀才至矣。入跪階下。道人命星官盪其吭。吐出前藥一丸。卽能言。呵之出。問門者云。此何真人也。曰。此爲上洞神仙張果老。廊下所繫白驢。卽其所騎跨者也。伯符能言之後。乃復至館。是後功名蹭蹬。清狂半生。自歎身至仙山。不能居生。凡情之爲害如此。常媿媿爲友人述其事。余得之武林人戴玉泉云。

姚孟長先生名希孟。父沒，乃生甫。周晬，遇族中啓覺，構訟其祖母抱之。至縣歸而摩其頂曰：是兒「福於縣堂上」，做期場，得縣公陪奉汝矣。先生虔持，準提咒，夜坐暗中，頂有白光，徧照一室。後以姦一使女，光遂滅。爲諸生時，闖入申文定公園中，守園者拒之，曰：且留步。我相公在內，勿驚動也。先生大罵云：汝主伴食耳。奈何任家奴慢客，守園者入告文定。文定卽邀先生入園，揖坐茶罷，徧覽亭臺諸勝。先生告辭，文定送之門外，微哂曰：老夫無能，僅堪伴食，但願尊兄亦如老夫伴食耳。姚先生後掇巍科，官至東宮學士而止。竟未嘗伴食，常念文定公之大度包容也。

岳武穆王擒楊么

岳武穆駐軍洞庭湖濱，欲勦巨寇楊么。軍士皆北人，未習水陣，破之無策。乃微服潛行，一路躊躇，至永新縣中，見有一園亭，欣然往遊。此前輩劉幾退休地也。時劉在園，見武穆進門，狹隘處必左右回顧。雖未識姓名，已默知爲朝士，蓋戴紗帽有翅，掉頭始不觸礙，遂不覺流露其故態也。武穆見亭上題「墨莊」二字，自言曰：此處顏額位置頗佳，但書法未妙耳。適見墨藩棕筆陳几，卽另書「飄然竟出」，主人敬揖求款，則有副元帥岳飛名字，因駭問曰：將軍軍務倥偬，何幸到此？武穆云：有心事未決，冀得其策，不自知足之前耳。劉謂武穆曰：將軍戮力王家，與老夫義同一體，不妨明言，或效一得之愚。因商述其事，劉問將軍自度對陣時，湖中停泊漁船，不驅去否？楊么鎧甲衣仗，可識別否？二者如可得兼，曷不令軍士練習，假置漁船於湖內，待楊么親自臨陣時，兩邊夾裹，漁船上撒網擒之。武穆卽施此計。於合陣時，竟網得楊么。羣寇皆伏，蓋不過七日之期耳。先是楊么出沒湖中巖穴深阻，不可入，自言若欲破我，除非天上飛來，果應是讖。蘇郡

張天申爲令永新。遇劉氏子姓。述其事。今墨莊二字。已臨摹入石。原蹟尙爲劉氏珍藏。銀鈎鐵畫。筆勢壯濶。飛鶩。余曾見之。於日容張太史家。武穆出師至洞庭湖。道經徽州歙縣。於荒野止一宿。相度地形。謂土人曰。不出四百年。此間一雉鎮矣。今爲巖鎮。周廣十餘里。居民皆熙攘殷實。其放燈最佳。山水林木。高下下。因其疎密而布置之。星毬火樹。輝映自然不同也。

任翁

任翁傅川。與同里高翁。幼同學。兩人皆潦倒童子場中。至老不遇。然功名之念。愈老而愈不衰也。任翁年八十二。尙就童子試。時高翁亦望八矣。遇府縣試。則喜氣津津。動於眉宇。二翁相善也。已而相忌。謂歲朝若遇諸塗。則場中不利。故高指任爲不祥人。而任亦視高爲鈍客。每歲朝出門。兩人各迂道相避。其少時所同研席者。皆邑中名士。旣而俱登高第。得顯官。獨任高二翁。訓蒙於荒江虛市之間。朝夕雜誦。聞其書聲者。小夫婦人。莫不笑之。每當觀風季試時。兩人必手提線絡。與諸少年雜沓而至。諸少年見其隆隆。結背鬚髮如銀。皆私相謂曰。南極壽星。與彭祖老人。今日又至矣。余舅祖李若采先生。名亮邦。爲任翁後輩。任翁嘗捋其鬚曰。子來年必中式矣。相君之貌。銀面金鬚。舅祖笑謂任翁曰。然則先生今年必進學矣。先生之貌。金面銀鬚。時任翁已八旬。面黃鬚白久矣。微怒而去。舅祖與雲間陳臥子先生對局。任翁闖然而入。陳先生不禮焉。任翁指之曰。此何人。舅祖曰。敵同年也。任翁勃然曰。如此後生家。尙未也。陳先生卽應聲曰。我視汝老人家。則已快矣。蓋吳下方言。謂快爲速死也。兩先生機鋒敏捷如此。任翁晚年文理愈荒謬。其應邑侯葉臞仙縣試也。第二題得亦饜舜。中比云。洪水橫流之日。水族於是乎必多。堯則以鼃鼃蛟

龍魚鼈之屬而饗舜焉。草木暢茂之世。野味於茲乎不少。堯則以虎豹犀象麋鹿之屬而饗舜焉。葉公以墨筆濃圈其卷。評云。水陸奇珍。悉登二帝之筵。是真所謂玉食萬方也。奇想天開。可以壯拘儒之膽。卽大加優覆。有一紳欲看任翁文者。葉公出示之。噴飯滿案。謂不宜置之前列。葉公曰。如此。老年尙欲冀其文理精通。博取狀元及第乎。我但使老人快意一時耳。人皆謂葉公之沖襟雅度。不可及也。任翁與顧太師。秉謙爲友。塔對酌時。任翁戲顧公曰。嘗聞宰相之度。可以撐船。有諸乎。顧公曰。以小弟之褊心。卽髮絲亦容不下也。任高二人。一生著作相似。又共享遐齡。任年九十二。高年八十六。一時出兩壽帝。拋去鳩杖。僕僕風簷。亦事之咄咄可怪者也。

山齋客譚

景星杓

虎怪三則

太平縣百穴山之南。恆多虎怪。有田婦患疾。須酪治藥。一兒僅七歲。遺踰嶺買之。旣返嶺下。遇一嫗。向兒求酪。兒不許。固索之。兒泣曰。固不惜飲嫗。母將不救。奈何。嫗歎曰。孝子也。吾能舍女矣。前有二怪在。未能舍女也。因與偕度嶺。果有二嫗并立田側。顧兒笑。二嫗視前嫗又笑。前嫗遽前謂曰。此孝子也。尙望均舍之。二嫗乃改容拊兒背曰。兒好歸。遂化三虎相躍去。

寧國郡諸山。素多虎妖。嘗變化食人。有村婦方作粥。門有老嫗求食。婦入後舍取器。還至。則粥釜已罄。婦驚異。嫗謝曰。幸獲賜粥。明常以二緡酬耳。是夜有虎決落入。噬其豕。不食。大嘯去。至明嚮之。正得二緡。徐州有老母。年九十餘。惟與一幼孫同臥起。孫嘗聞母夜食有聲。詢之曰。兒誤矣。中夜安所得物邪。不數

夕。又然。孫聞之。家人乃共密啓。簣求之。皆人骨也。於是大駭。共執禁之。

鬼二則

計文煥。仁和平安里人。市賈也。康熙乙亥春。病篤。心中有三人者出。視之。與己無二。共攜文煥至一家。時夜已半。乃從門隙入。見一嫗坐堂中。問若輩何自來邪。三人曰。此合生汝家。嫗熟視。晒曰。故佳。因復還至家。一蹶而寤。由是每日必往。其來往之道。非復人間。視天光淡黃。所踐地亦黃質。軟如絛。彼家屋室器物。歷歷可記。還則三人復入心中。時二月下旬也。既而三人憑文煥體。捉筆書偈曰。碌碌紅塵二十九。一朝緣盡。還分手。從今踏破嶺頭雲。更向菩提三妙（當作藐）走雲也。有風也。有一場笑話。都成偶。分付雲房。好待吾呵呵一笑。先年叟文煥。本不知書與文。而字頗端楷。見者異之。是夜見其亡父云。吾爲兒事。費幾籌量。前進牒青帝。言汝敬惜廢字。合得延算。今幸判准。以牒示文煥。上大書合延壽七月。以藍筆作一大圍。書作行體。甚妙。父曰。向所往處。終須一到。乃攜以往。文煥竟氣絕矣。既至。見門外十數人。爭欲進。其父排衆衆強挽之入。至一籠所。啓蓋。納文煥於內。覺四周如火。欲出不能。乃猛力一迸而出。踉蹌出門。遇一人。視之。卽前三人者。頃一人。頃又一人。三人與之同歸。至門。仍蹶而寤。蓋已氣絕數刻矣。其父取案頭瓊茶一吸而去。家人視瓊已空。文煥至丙戌猶存。

都氏之子某。常聘傅氏之女。未婚而都子病狂。二姓之母。皆嫠也。都嫗度子終不差。乃詣傅謂曰。家世不幸。吾子分成廢疾。毋徒累若息。無益。盡謀改字乎。苟得聘。願以半給。還可也。女聞出拜。嫗曰。母勞苦矣。郎旣病。若是。母何賴邪。嫗曰。賴薄田數畝。更歉歲。多半年食耳。食盡則日不給。爲憂也。母復宣前語。女正色。

曰。女無枉行。既聘而卻。不知者將謂何。生不如死。願歸母家相依以活。食缺則兒素習女紅。并夜而作。亦可度矣。兒今日願卽行。不然。索我於黃泉也。二母聞之皆喜。又相抱大號慟。媪歸。遣輿以迎。女不改妝而行。青衫白裙楚楚。女未至頃。都子具衣冠出。欣謂母曰。新婦將至。母宜出俟之。兒病瘳矣。母驚詢兒何由。知迎婦。復狂語邪。曰。否。兒方臥。覩牀後有四鬼。皆披髮醜惡。出語兒曰。吾輩與若無怨也。緣遭汝父枉獄。故祟及嗣耳。今傅女正大。節操如此。吾輩敬且畏。其敢復爲禍乎。遂不見。故兒如醉初醒。今無病矣。語畢。女至。媪述其異。共相駭歎。聞之傅母。擇日結褵焉。傅女爲張儼公孫都生之父。嘗爲縣主簿云。

押秦檜魂

嚴灝庭先生之曾孫曉蒼。讀書江干一寺。言寺鄰一嫗。爲鬼所憑。曰。吾輩冥道押使也。監秦檜魂赴鄴都。途經於此。嫗何以穢水浣吾衣。其家祈請再三。始甦。初問其押秦之故。曰。檜今後身爲金華一婦。爲謀夫犯磔。今決畢押還也。又問宋距今已久。何以始正罪乎。曰。檜賊擅主和議。屠戮忠良。天曹判決磔刑三十。六。斬刑三十二。正未已也。又鄰人孫卜存。言三十年前。一少年方婚。禮未畢。亦爲押檜鬼所憑。祭而得安。溯考其年。蓋方押往金華。託生爲婦之時乎。可謂異矣。

山魃二則

處俗凡祀魃之家。必不正。蓋由通其婦而致。居魃於庋閣之上。魃則密藏屋中。其去來人不得而見也。有所需。第聞其語。凡飲食輒饗之。否則致怒。棄去。媚之喜。則日致富。魃好淫。其家亦有以誑之。魃食物。必令其家登籍。按數致金。無所苟。凡食一雞。誑曰。二金。如數致之。蓋魃不入市。不審貴賤也。

一魘於田間草室內臥。人獲之。并得其短杖黃袱各一。以歸。詢二物安所用邪。曰：吾被此袱。能隱形。植杖以躍。卽升峯頂。故無如我也。其人得此。試爲之。果驗。乃肆爲妖淫。山民相聚焚其人。

乩仙

昔許旌陽真君飛昇。嘗遺讖云：吾自昇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當得弟子八百人。皆爲地仙。所謂龍沙聚會庚申歲也。然至今未能測其人姓名者。語谿黃九煙先生諱周星。故明進士。性忠介。穎悟絕倫。仕至曹郎。甲申後。卽杜門著書。爲詩多悲憤之音。更世亂。篇章恆失於寇略。末年著有薇萼集。行世。康熙辛酉。失足墮水卒。或曰：痛飲醉自沈也。先是苕溪陸芳辰。於庚戌歲請乩。嘗以八百地仙之名叩之。乩隨書七百九十八字。皆散雜無文。復請仙筆。續成文句。乃示以一絕云：八伯功成尋共由。周天星宿可誠求。九州煙水無人識。不比庸庸一世流。末書尋共由可也。蓋詩中已括黃公姓名矣。陸始不悟。至甲寅冬。適與公同舟談頃。偶爲公述其事。公覽詩。哂曰：此仙君欲余編輯成文耳。若共由周星九煙。非余而何。公遂取仙名。纂爲七言長歌一章。文義通妙。不減興嗣千文也。辭長不錄。按數八伯闕二字者。據乩云：王趙兩君已登仙籍。故云。

吳畊

海陽吳畊。字研田。別號蕉圃。寓嘉禾之雙谿。卽黃九煙子塔也。高蹈不仕。清介有古廉士風。畊有族兄吳聰。字次謀。性亦清謹。能詩。早卒。康熙戊辰。畊客江右。宿村舍中。值鄰有請乩者。畊亦以扣之。乩忽書曰：吾弟客此邪。扣之誰何。曰：汝兄聰也。與子雅稱兄弟。今仙凡隔矣。復與子遇。豈能無情。子詩人也。因感唐人

劉得仁詩人中最屈之句用伸其意以贈子。須臾乩運如飛。得五言近體一章。復扣其所止。曰時乘雲氣。翔翔於江山風月間耳。其詩曰。詩人中最屈。蕉圃研田耕。獨具蕭閒格。無慚月旦評。交疏多解佩。釜冷便餐英。才美哀時命。壯騷共不平。

僞乩

浙東一倅。勤好仙道。遂有方士陽作呂仙乩語以弄之。期以明年中秋。會於靈鷲洞中。授以長生之藥。倅心喜。至期齋沐而至。方士預飾一古貌者。匿洞隱處。誠以勿言。倅偕方士同往。既至。止方士於外。獨入徧尋。始遇見一叟。攢顏鶴髮。危坐於巖石之上。見倅把塵柄而笑。倅以爲不世之遇。稔穎若春。泣述上年之約。祈求金丹。道者擲一物於地。倅者膝行而取之。向明而視。乃青荷葉裹也。啓裹。一丹箬然。倅復叩荆子。久同修元。願不遺愚蒙。并賜救拔。道者搖首。倅復哀禱不已。道者復擲一粒。倅方禮。舉首已失所在。於是欣喜無量。遂廣出金錢。託方士建閣以奉仙靈。并厚贈方士。大有獲焉。既而古貌者以賞輕洩之於人。人問所懷何藥邪。曰肥兒丸也。

女化男

江右南昌民家一女。已受聘。其父以無子。日禱於大士前。一日其女於中庭而溲。父讓之。女告母曰。兒已非女。何害乎。母驗之。果男子矣。父母大駭。令吏男妝。囚感釋氏之靈。僧懺以謝也。既而夫家以負婚訟於官。邑令召乳媪驗實。乃賜錢二十貫爲婚貲。命以原聘。遠其夫家。杭人彭端臣游其地。親見其事云。康熙丁亥。

畜異

蘇州一牛。明於國律。爲冥王署爲判司。生讀書僧寺。與數生共處。乃不時被召。召則卒仆。移時始甦。中一友。性儇。陰禱於生。於召時願挈我一遊。生笑辭。以卽見召。僕且不知。胡能曉君以行耶。又曰。子不我挈。吾有計矣。一日俟仆絕。乃投纆於臥所。俄生反。而友不甦。家人知其事。羣闕於生。以爲左道殺人。將訟之。官生窘。亦投纆入冥。叩王。王驚曰。無事致君何事至邪。生述其故。王命訪之。數青衣急促。偕生行。曰。非檄至者。不得入關。當於關外求之耳。因出關高呼其名。不得。徘徊於道。一市飯嫗問故。曰。昨者有某役押豬犯七名出關。遇一書生。尋訪判司。一犯以金授之。役易以往矣。得非卽此人耶。乃還啓王。王召押者訊狀。得實。謂生曰。此子誤入崑山某家豬胎。先生宜急還。向彼續取。擲死。彼自甦矣。然到時始產。候第七豬灰色者是也。生旣甦。告衆以故。乘夜束裝而往。循教以行。其友果甦。然自是冥中亦不召矣。

妖彪二則

順治庚子。芝松里楊氏有怪。其廳事前。置澤蘭二盆。左廂院內。有古梅樹一株。實百年物也。每夏夜月明。嘗有赤體怪。自梅下出。掛慘紅羅襦。蓬鬢凸睛。短悍精捷。入廳跳擲不已。出必舉澤蘭於肩。飛行宇下。聞人聲。仍置蘭於原所。落盆有聲。因不見。每月明必出。出必如此。楊氏惡之。疑爲梅精。伐去之。亦不能絕。上高令范倅男。未仕時。讀書山中。一夕公已臥。月中見樓瓦上。忽墜一物。展轉成一老翁。衣黃褐衣。道巾布履。不甚長。搗袖於樓中。作旋風轉不已。公遽掩之。得一石丸。五色光燦。甚可觀。公以火燉之。至今猶存。

賣魚者

康熙初有賣魚者甲。五鼓詣行途。經烈帝廟。見朱門半掩。燈火熒熒。竊視之。見紅袍束帶者。臨於上。小吏十餘。皆運銀錠而計數之。錠積至屋梁。殆數千萬。甲驚羨。入門叩首哀乞。紅袍者命與一錠。甲再哀叩請。益不許。一持籍吏趨前耳語。紅袍哂然。更與一錠。甲得奇遇。乃轉歸入湯餅肆。方食頃。懷中覺有物蠕動。驚探得一大蝦蟆。遂棄擲溝中。未幾又動。探之復然。甲大失望。癡坐燈下。有同業者乙過肆呼甲曰。天將明。何坐此邪。甲告以故。乙不信。探之溝中。應手出二錠。始悟籍吏耳語。蓋附一以畀乙也。二子欣然各懷一錠以歸。

汪貞木

汪貞木。杭諸生。居芝松里。夜嘗以青火出屋內。疑有寶物。聚昆弟家人啓之。至丈餘。無所見。唯得一石。長六尺餘。青瑩光潔。可作石案。以水浴之。一屍影橫於上。家有乩壇。衆扣之。乩以詩示之曰。此疾我能知。二人心在茲。亡魂唯小女。相見是心期。未復大書方。孝孺三字。乩遂寂然。衆不悟詩意。更召一仙符畢。乩運曰。吾佐女侍香吏也。既閱方詩。乃大笑。大書哈哈。此正學先生譏汝等耳。語含癡念妄想四字也。

母淫殺子

方山之民。有商於外者。其妻與人通。一子方九歲。中夜醒。忽肩旁有一足。詢其母曰。父歸邪。其母惡之。且誠曰。苟洩吾事。當寸縶之。其子旦入小學。至午不敢歸餉。及暮亦然。其師窮問。乃述母誠。師強送之。及門。乃返。次日其子不赴學。呼之。其母曰。昨兒未嘗歸。方欲向師求兒。何事久藏乎。師知其故。遂宣兒語於衆。因訟於縣。令不信。督師出兒。師歸。遂率徒衆登婦樓窮索之。不得。將下樓。已躡數級。正見二甕於婦牀下。

血腥逼人。取視之。兒果碎齧於中。事乃白。其私人逃於杭之護國院爲僧。并獲之。就法焉。康熙己未事也。以妓餌父。

吳興一村翁。頗足穀。以絲千金。命其子之金陵粥之。其子戀一妓。久不歸。翁探知之。趨金陵妓館訪焉。妓家曰。誠在適外遊。稍俟之可耳。翁待至晚。子不歸。其家以惡草具餉之。宿之外室。次日子仍不歸。至三日。將晚。一嫗出曰。翁待久矣。毋徒坐守。良苦。曷入一觀花乎。翁欣然隨之入。至中堂。舉目則湘簾翠幌。清池小山。花木掩映於朱欄曲檻間。座上金猊正鼻。一少年姬。濃妝前拜。引入幽室。進以金尊。款以珍饌。翁不覺陶然傾醉。卽與之狎昵。巫山夢覺。而紅日下簾。甫起。卽進飲食。而其子已至。父子相見。嘿然無一語。飯畢。其子請歸。翁良久曰。子曷先還。吾粗取述。貨畢卽歸也。翁乃獨留妓館。一月資斧畢。耗子身而歸。

蒙古兵軻淫婦

康熙甲寅。耿逆倡亂浙東。羣盜所至。蟻聚。天兵南伐。凱還。一蒙古助戰兵。寓錢江民家。掠有諸全一婦。甚嬖之。其夫向久物色。始得之。向兵哀祈備至。兵頗憐之。已和價許其贖矣。及令婦還。不從。且深匿焉。兵不勝怒。擲價還之。夫無已。號慟而去。婦又從內罵之。兵乃呼婦曰。曷從吾往。識家游乎。且避汝夫之復來。婦欣然從之。登一山。委蛇入深處。境甚荒寂。兵拔劍數之曰。不義牝。寧有棄夫而能久安於吾邪。遂殺之。棄其屍於壩以歸。

溺水鬼二則

一僧龜於萬安橋西關帝廟神祠下。夜聞二鬼相語。甲謂乙曰。汝行當得替。可賀也。乙曰。明日屬浣豬腸。

胃者當替。苦無以致。奈何。甲曰：是不難。作一魚銜其腸下沈。其人必懸身取腸。可致矣。乙曰：善。僧次日伺之。果有一人攜豬腸而來。述以故。得不死。

武林門外天妃宮道士。夜聞鬼語。明旦有持雞者得代。次日果有持雞人。若被曳者。將次入水。道士亟挽之。乃甦。扣其所居。則甚遠。詢何以至。是則其人亦不自知。其水不時溺人。龍虎山張真人朝京。每停於此。道士乘閒扣之。乃命立一竿於宮前。可無患矣。如其指。後果無溺者。

貞女孫秀

孫秀者。杭人。楊文龍待年婦也。年十四。尙未婚。夏日浴於房中。鄰有惡少吳起龍。探手檻下持其足。秀怒罵之。吳有狎交嚴畜子者。北方人。一方之巨魁。聚惡少爲與而肆惡焉。里人以其凶德。訛稱嚴太師。是日爲吳面秀之姑以解之。且持盃茗送秀。以請吳罪。而面有調色不恭。秀恥。遽擲盃怒罵之。嚴亦大罵。與吳備辱。甚至秀。姘。戀。嫗也。居平憎於嚴勢。且慮得奇禍。以累子。亦大罵之。秀內外交戕。無生之氣矣。乃服盃瀆而死。通體上下衣皆手鍼。密紉無間。盛暑停屍信宿。以俟官殮。迥無穢息。鄰衆不平。羣號於縣。嚴幾漏網。大中丞張公訪聞案實。特題斬之。吳幸先斃於獄云。

海怪

康熙乙酉七月。旣望。浙江之赭山。有物焉。形若婦人。白身黑章。斑駁相間。面皎唇朱。不被一縷。箕踞於山厓。見人則大笑。舟行者仰皆見之。聞者驚異。率皆棹舟往觀。經數日。乃謂觀者曰：俟二十一日。汝等皆當歸潭邪。言訖。下沒於濤。是時颶風盛作。雨霖不止。海岷占驗。已慮漂沒。及聞是言。率皆遠避。至日洪波數

丈隨潮而至。各瀕海諸地。悉遭漂沒。災變甚異。赭山之民。幸有先覺。唯守滷地二百餘人。無一得生云。

謀資毒命

錢塘安溪張甲。挾資販豕。其鄰李乙。蓄意圖之。臨發。詭以訪親杭省。附舟以往。至武林。瞰甲收貨入棗。潛於藥肆。購砒以藏。次日作寬焦。置毒其中。甲食以死。乙乃懷金走歸。虛舟飄搖。泛泛波上。守汛兵士見之。收泊汛所。見一屍橫中。乃謀於勾者曰。若能挈屍掩藏。常粥舟以分其值。勾喜。負屍置漏澤。故棺器中。返而兵士負前約。勾者遂首於官。方乙之歸也。甲妻詢甲所在。乙謬以訪親分歧對。妻不信。亦鳴於官。是日抱牘與勾者同至。一訊而得。各服其辜。康熙庚寅事。

拯難延紀

仁和丁簫頭。細人也。居江干。康熙甲寅。閩變。王師進勦。皆於江干民家駐劄。賊既卒平。率攜俘獲以還。丁氏兵龍旗御營甲士也。得一金華民婦。其夫蹤跡至。求釋不獲。夫號於路。婦哭於樓。簫頭感奮曰。吾平生苦積得金廿兩。將以授二子。脫不克荷。徒存無益。盍若購此婦。以合破鏡乎。兵以主於其家。無難色。婦得以歸。後簫頭暴死復甦。因言吾命當絕。緣本瓜山人。故彼方土神錄之去。今此方土神甘王知之。與瓜山神爭曰。是人行善。義全夫婦。向已會同城隍神。奏帝准延壽一紀矣。何得擅錄邪。是以放還。簫頭卒得生。

事巧受誣

杭州有爲人代庖者。齋銀千兩。作二酒甕。由蘇喚舟以達南潯。蓋防窺伺也。既至牙家。主人曰。此處猶慮盜邪。曷啓封以畀我。甕啓。皆磚石也。先是舟經八尺。風猛舟輕。舟子取磚石以鎮舟。次早有草舫掠舟而

過舟子呼曰。王伯伯。有衣包在。曷爲我寄於家。至是代庖者。執是二端以證盜。舟子百喙無辭焉。訟於官。徧毒桁楊。無所承。幾半年所。舟子曰。禱於神以爲寃。以其寄物見疑。無或出者。臘除歲改矣。而案寢冷。貨主人疑焉。扣於司案吏。吏曰。子之代庖者所命也。貨主人并代庖者。訟於官。盜始白。蓋代庖者。艷得牙之富。將以愚之而漁其金。不謂潯牙幸免。而舟子以取石寄衣之巧合。而卸禍焉。幾蹈不測。人心之險如此哉。

鉢孟潭五通神

武林艮山門外東北一里許。有水曰鉢孟潭。近潭桑間有叢祠。曰五通。制度卑狹。土人奉之以乞靈者。康熙中年。有三少年於暑月自城中出遊。日既晡。經祠下憩。一少年取筊卜於地。同侶叩何卜。曰。吾戲卜得歸與否耳。筊兆不許。少年共擲揄。以爲日且未暮。咫尺地顧不能入耶。於是相率歸。經潭上。忽見水濱二鯽甚大。游滯淺沙。側身潑刺。不得去。少年大喜。下取之。相顧謀曰。吾輩正思飲。既得下酒物。況日未曛。曷往壚頭取醉乎。行潭北里餘。始得酒家。移時候魚烹不得熟。垂暮屢速之。酒家出魚謂客曰。客不能久待。烹至久。終不熟。奈何。羣視鱗尾如生。及破筯。則祠中二筊也。衆大駭異。欲起。天忽晦暝。震雷急電。卒發大雨如江。城局旣鑰。遂宿於酒家。果不得入。

聯貴賈禍

某縣村農費叟。足穀翁也。力田致富。居平恆。以乏貴家往來爲歡。一日大雨。子婦滌蔬河濱。遇一小舸。泊樓柳下。中一文士。逼處漏篷。衣履沾溼。二僕尤甚。詢之舟人。城中費孝廉也。婦以適與同姓。述之叟。叟即

持雨具至舟所迎謂曰雨甚貴人曷不暫過草屋一少避乎。孝廉者正寒餒交困聞言欣然登岸入草堂。敝禮畢詢知同姓甚喜即與泝源流序雁行復講家人禮。叟立命治具攜手簷下指顧曰愚於鄉居亦頗無憂此予水田也有若干蕒芋蔗田若干魚池若干菱灘若干此外有桑原蔬圃若干桑陰皆藥畦也。又攜手入堂左孝廉望之有高舍十餘間曰此余倉廩也此牛羊豕舍也其屋之左右皆佃夫舍及儼椽也。孝廉惟唯頗艷心羨曰家人告酒具乃邀入座殺核豐潔非復田舍所有。叟握盃曰此醞五年矣今特爲貴人弟設也。孝廉稱謝不置既而酒酣孝廉盛道家世及交遊曰某官則同年伯也某官則大座師也。今行取之某部某則房恩師也其他如某某皆弟之中表也。今城中現任某某皆與弟善無言不讎。凡交於弟者安有禍患相及哉。叟聞甚熱中傾心飯畢雨止日斜孝廉告別叟猶挽留過宿不得悵快而別。明日叟華衣盛僕刺舟入城以訪孝廉亦留款曲自此交情甚濃。凡田土畜產所有時有進納秋成貢新歲除獻臘孝廉頗感之恆思立效以報以掩素飡而苦無事竭思得計乃謀於所善捕役令其囑盜陷之。未幾果致叟於獄。叟走孝廉所求援孝廉泣曰汝父視我厚吾捐頭頸以救何吝。顧所犯甚重非口舌可能爭奈何。況今當事皆利徒乎其子曰苟能出父壹聽叔教無靳也。孝廉遂疏某官常賄若干某官常賄若干某官某役及盜常若干上下關通非半萬不可。村農之財皆在土地苦無多鏹存篋竭措不滿。遂集田房諸券謀質於孝廉孝廉皆假他官以有其田土屋產猶以文書上下百端誅求其子至羅雀掘鼠以應。家空盡而叟始釋爲時已周星矣。方叟在獄德孝廉不置每謂幸識此人及歸考所費唯數口子身存耳。乃大號慟淚未乾而某官之督交屋人至矣。痛定尋思與盜不面何仇而至是遂割雞攜酒入獄以勞。

盜誠叩所由。盜曰：害汝家破，而反食我君子也。吾何忍更隱乎？此無他，乃汝弟孝廉，囑捕爲之耳。叟聞始悟，亟趨孝廉所，累辭以他出。叟怒，歸讓子婦曰：非若一言禍不至是？子婦曰：以姓偶同，故述於翁，不令納交於彼也。翁慚，大罵之。婦憤雉經而死。子痛婦亡，不以理，亦繼頸焉。叟痛家破嗣絕，亦付一縵。

嫁神嫗

有商於亳者，覩橋北一婦，艷甚，惑之，以謀娶。訪於媒者曰：此孀婦也，誓志不嫁，奈何？商切問計，媒測其可。愚曰：彼夫唯有一耄叔，在或賂以主之，乃可。商卽以貨畀之。通叔還報曰：婦志莫奪，或給以歸寧輿，至爾所任之，不然者，反爾賂，無他計也。商惑甚，計以必得。婦立允之，且致厚聘。至期，迎婦方渡橋，婦忽躍出，赴水死。商大恐，亟懷餘貲宵遁，終身不復至亳。然赴水者，橋北社廟土夫人也。

陳修常

海鹽錢某，以事繫臬司獄，家唯三女，屬其友陳修常挈之來杭，嚮以營救。陳年已七十，率女入舟，給舟子登厓，自運糧而征，預備壯藥，疊姦其二女。至杭，嚮而有其貲，徽人汪氏得其幼女，竟日悲啼不止，叩之述其故，其事始彰。西蜀連青張公撫浙，案其獄，特題斬之。

張大漢

張大漢，淮人名。大漢，身高丈餘，總河三韓靳公見而奇之，召入衙，與之語，蓋村農也。詢其常習武否，曰：善鐵槊，欲試之。期以明日將槊來，曰：昨寄十里外農家，可立取也。許之。瞬息至，命選標下善槊者十餘，將與之校，皆莫能勝。公喜，詢能食幾何，曰：不知。但平生僅二飽耳。叩其故，曰：一日過舅家，舅知其腹粗，具肉腐

各十斤。菜三十束。飯斗米以餉。是日得飽。次年春訪叔氏於遠村。叔聞舅語。亦具如舅氏食以給。但惟此二飽耳。蓋未嘗有三也。公大異之。謂曰。子今至是飽得三矣。命照前給之。羣使好戲。每物增廣。大漢一啜無餘。乃前跪謝曰。拜公惠食。大漢今日真飽矣。公大笑。命補帳下千兵。乘騎足不離地。出唯步行隨公云。

孫旭

吳興孫旭。少年善弓馬。恆聚劫盜。時耿逆未平。康親王駐師三衢。旭乃假王手檄文。以劊付數千。僞授羣盜官。羣盜信之。樂爲之用。臬使某偵知其詐。擒旭并盜鞫實。因擬以大辟。一日解赴撫軍。入卜肆推命。日者曰。君武科人也。時有大厄。終遇緣而解。旭密賂以金。曰。明同監者來。願君亦如其言。蓋押差有二。其隨旭者已入旭殼。患正押未通耳。明日過肆。果符前說。且言將來富貴鼎盛。押者已動心。乃以銀一錠畀副押。令辦食去。正押謂旭曰。君可行矣。且吾亦無家累。曷借亡乎。於是遂逃去。未幾楊寡婦爲亂。旭爲其前鋒。帶船數百出常山縣。意有所窺。中流遇范觀察官舫。由轉餉經此。旭曰。公嘗有德於走。今當護公至軍。范因諭旭曰。君豪傑士。尙能歸正。何愁功名乎。孫因感泣。隨范至王軍。并招楊氏歸誠。以功授以觀察使。劊耿逆平。旭未授官。忽祝髮空門。日修禪誦。以老。今猶在吳興云。三韓陳千頃疏其事。志此。

廉直神舉

明末杭有處士陸嘉孚。高尚不仕。爲人廉直。其甥金氏子。偶省其舅。見陸在堂。似與客揖語狀。金子旣進。訝之。陸曰。適奉天符造刀兵水火册。以余無過。命充是職。適揖者蓋土神也。甥爲之泣。陸曰。毋悲。卽子亦不免。神選汝以充余役矣。金子恐而歸。泣告於母。未幾訃者至。舅卒矣。金氏憂痛交并。一仆而沒。土神錄。

以送城隍之署。遇一神，馳馬齋符至，視之，乃金子之叔父金龍泉也。兩相驚訝，叔曰：「吾得官掾曹，沒於京師，以平生端謹，今充東嶽旗員，以公事來此。」金子泣訴母老乏養，祈其轉禱於神。叔曰：「子姑俟之，濟否未審。」少選，怡然出曰：「神念子孝，已勅別遣矣。」遂出臨別曰：「吾京邸有遺貲五百，及衣物在，可語吾子往取之，且迎喪歸也。」金子一仆而甦。

雷拯義士

江右臨江縣一婦，將投於江，適有閩商舟過，救之，詢其由，曰：「吾夫負宦債三十六金，追之急，將鬻兒以抵恥事二姓也。」故溺焉。閩商蹙然曰：「毋憂，吾當代償是逋。」卽檢裝攜夫徑造宦家，宦固久卒，其子出見曰：「吾實未嘗遣，追蓋奴輩爲之耳。」君旣高義，若此，古人恥獨爲君子，僕常獨其負，卽以是金贈以營生可耳。閩商大喜，旣別，婦夫堅欲挽商留宿，聊奉一樽，以盡區區。商以便舟風利辭之，婦夫力請，且登舟強負其襍，以去。且曰：「明日覓舟以送也。」閩商不得已，至其家，夫卽於廚辦食，婦私於商曰：「吾夫將不利於子，可急逃，商不信，咨且問，婦夫果操刃以出，將下刃，商曰：『死不敢逃，願全首領，幸也。』有古井在舍，因投商於中，覆以石，而有其重貲，須臾飄風立起，雷霆卒雨交下，雷蟠於宦子之舍，不止，宦子懼，自省曰：『吾舍其負，而罪猶不釋耶？』將禱於天，視庭中一物，踞於泥中，曳之入，乃卽代償逋之閩商也。移時始能語，泣告以故，宦子憤切，集家徒以攻婦夫，返商之襍，致賊於官，立斃杖下。

瀟溪女史

按白樂天有妾小蠻樊素，人皆知之，尙有瀟溪女史者，蓋亦白妾也。女史姓顏氏，名初元，字待月，母夢絳。

雪而生。年十九歸樂天。聰慧能詩。後爲蠻素所譖。失寵。病中有詩曰。月瘦花殘不似前。淚珠零落枕函邊。可憐爲有金條脫。臂上依然伴妾眠。樂天召還京師。以病不復隨。以會昌六年閏七月初九日卒於西湖之靈隱山女真菴中。臨沒曰。白尙書已爲海山院主。先妾五月逝矣。今來相召。妾當赴也。端坐而化。

閹者遇仙

一老爲人司閹。苦於窘。遂欲沈西湖。遇一老人謂曰。何急至此耶。告以故。曰。是不難。乃引其掌撫摩之。謂曰。以此掌撫病者。自得痊。可不唯自活。兼得救生。閹者還以告人。求病者姑試之。果驗。未期月。趨者傾國。未明奉輿而往。爭呼搶攘者。嘗百餘人。有勢力者先得之。戊戌夏事。

枉獄孽報

閩中吳位子先生鐘。甲戌進士。長子淹。子希通。其婦翁施某。貢士也。富於財。生平無他夢。每夢爲臬使。坐廳。事訊殺人獄。甲乙二囚大號曰。公得賂萬餘。乃訣法以沈吾之冤乎。驚而寤。每夢必如此。未幾舉二子。皆聰俊。有膽力。二子當黃口。保抱懷中。相見卽戟手作鬪狀。及齟齬。脫遇。卽盡力死毆不休。洎長愈。甚。父母爲之冠婚。分其居。非祭祀大禮。不使相見。一日其弟私詢於人曰。殺人何罪。曰。殺人者抵。又奚問。若吾殺人何如。曰。子家富。經營可脫。無傷也。遂購匕首。衷於身。乘間刺其兄。凡下二十二刃。問官遂置於獄。其父盡力營解。不獲。卒磔於市。計生乙及所終費。適符夢中得賂之數。友人陳易齋游閩。親見施某。及聞其事。

亡女顯烈

本朝安徽撫院高諱承爵。旌員罷官後。一愛女死。殯於通州別業。守莊奴知其殮厚。盜啓之。見女貌如生。將淫之。女忽起。抱奴甚固。奴求脫不得。抱滾二十五里。遇巡員獲之。論磔。七日旨下。女今東浙備兵。且園高其佩之妹也。且園善指畫。人物鳥獸魚蟹。畢肖。殆齊於元人。

平記事

史冊

倪瓚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無錫人。值元季亂。盡散家資。獨往來江湖間。初張士信聞瓚善畫。使人持絹。侑以重幣。求畫。怒曰。瓚不能爲王門畫師。卽裂其絹。士信深銜之。一日與諸文士泛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傍舟近之。乃瓚也。士信怒。欲手刃之。諸人力救。乃鞭之。倪被鞭不吐一語。人問何乃不發一語。答曰。一說便俗。瓚常過蘇臺。賦懷古詩以寓意云。望中煙草古長洲。不見當時麋鹿遊。滿目起來溪上水。流將春夢到杭州。

金姬

金姬李氏。名金兒。章邱人。李素女。精於卜。士誠起兵。素舉家被俘。金兒未及笄。侍太妃曹氏帳中。高郵被圍。旦暮將下。金兒卜之。謂當固守。敵且退。旣而圍果解。號仙姑。士誠將遣兵渡江。姬卜之吉。果定平江。及議移都平江。姬獨言江南不可居。居且不測。隱語託詩以諷。士誠不聽。臨行召姬同行。問以歷數。對曰。入吳之後。當更爲國家深思耳。姬見士誠日驕奢。每爲高論以動之。又不敢犯。士誠稱吳王。册爲金姬。曰事成。常進爲妃。姬知不免。乃辭太妃出拜天。須臾氣絕。士誠葬之福山港口。悉以珠玉殉。一日士誠妻劉氏。

夢姬泣曰。國家舉事大錯。難爲計矣。他日又夢撫士誠二子曰。有不測。當陰祐之。及明兵攻平江。士誠屢敗。思姬言。加封仙姬祠。而卜之。今常熟西北有金姬墩。俗訛爲金雞。

顧姓

平江圍急。士誠密以小兒置街上。有顧姓收抱之。身畔有金二錠。其衣則龍鳳文也。人知爲士誠子。此子每飯必須倚桌方食。若席地與之不食。蓋習宮中故事也。及長。冒顧姓。宣德間尙在。有子都。太僕穆尙識之。在吳中爲塾師。又平江將破。士誠妻劉夫人以二子付金姬之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潛行出城。至姬葬所。冢先爲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衿存焉。掘其旁。則珠玉尙在。乃盡收之。攜二子還章邱。買珠玉以市產。二子長。冒李姓。洪武末。其季領鄉薦。赴都下。母囑之曰。都中某所有盲母。殆八十餘。可密訪之。尙在。寄語吾尙無恙。季如其言訪得之。盲母捫其面。披其二掌。曰。何物小子。聲聲似吾弟也。國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來此耶。卽推出。拒其戶。盲母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與聞托孤者也。明日季稱疾亟。歸。子孫世編章邱籍。

人海記

申濟芳

查慎行

李自成入燕後。拘明朝大小官。分營追賊。有中書十數人。同拘繫一室。忽傳僞旨。令是夜俱自經。鐃鎖甚密。外嚴兵守之。各官以次雉經。氣絕縋斷。大半墮地。伏尸相枕藉。蘇州申濟芳獨逖巡不就縊。天黎明聞守者啓鑰入。申急迫伏積屍中。一守卒云。生死未可知。當頭人與一棍。連掙數人。忽一卒云。料此輩已無

生理。鞭尸何爲。遽舍之出。午後。命各家僮識認尸首。負歸殯殮。申竟得脫。後年八十餘卒於家。

李九我

李九我舉鄉試第一。中少師瑤泉。卽留爲館賓。轉館於歸安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廷試時。文定以子用懋入試。避讀卷。是科秀水朱文恪公一甲第一。李在第二。賜第後。九我見秀水。頗快快。一日秀水疾。李過候。坐榻傍。推窗見庭松蟠屈。笑曰。弟嘗夢歷此景。或云功名在是。今得之矣。名次兄後。非豫兆邪。是後歡洽無間。

明孝陵

明孝陵卽梁名僧寶誌瘞所。傍有八功德水。誠意伯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缶對合。啓之。誌公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爪繞腰矣。葬旣遷。水亦隨往。太祖異焉。敕建靈谷寺。賜之莊田甚廣。仍迎其像。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

柳邊紀略

柳條邊外

楊賓

十年前行柳條邊外者。率不裹糧。遇人居直入其室。主者盡所有出享。或日莫讓南坑宿客。而自臥西北坑。馬則煮豆麥。剉草飼之。客去不受一錢。他時過之。或以鍼絨荷包贈。則又煎乳豬鵝雞以進。蓋是時俗固厚。而過客亦不若今日之多也。今則走山者以萬計。蹤跡詭秘。倉卒一飯或一宿。再宿必厚報之。而居者非雲貴流人。則山東西賈客。類皆巧於計利。於是乎非裹糧不可行矣。然宿則猶讓坑。炊則猶樵蘇飯。

則猶助瓜菜，尚非中土所能及。

尙齒

俗尙齒，不序貴賤，呼年老者曰馬法。馬法者，漢言爺爺也。呼年長者阿哥，新歲卑幼見尊長，必長跪叩首。尊長者坐而受之，不爲禮，首必四叩。至三則跪而昂首。若聽命者然。尊長者以好語祝，乃一叩而起。否則不起也。少者至老者家，雖賓必隅坐隨行。出遇老者於途，必鞠躬垂手而問曰：賽音賽音者，漢言好也。若乘馬必下，俟老者過，老者命之乘，乃敢避而乘。宴會必子弟進食，行酒不以奴僕客受之，亦不酢。往來無內外，妻妾不相避。年長者之妻呼爲嫂，少呼爲婦子若弟婦。

婚姻

婚姻擇門第相當者。先求年老爲媒，將允，則男之母徑至女家，視其女，與之簪珥布帛。女家無他辭，男之父乃率其子至女之姻戚家叩頭。姻戚家亦無他辭，乃率其子姪羣至女家叩頭。金志所謂男下女禮也。女家受而不辭，辭則猶未允也。既允之後，然後下茶請筵席。此男家事也。女家亦陪送耳。結婚多在十歲內，過期則以爲晚。

跳神

滿人有病必跳神，亦有無病而跳神者。富貴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歲終，則無有弗跳者。未跳之先，樹丈餘細木於牆院南隅，置斗其上，謂之曰竿。祭時著肉斗中，必有鴉來啄食之，謂爲神享。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冢媼，以鈴繫臀後，搖之作聲，而手繫鼓，鼓以單牛皮，冒鐵圈，有環數枚在柄，且擊且搖，其聲索索。

然而口致頌禱之詞。詞不可辨。禱畢。跳躍旋轉。有老虎回回諸名色。供祭者。豬肉及飛石。黑阿峯。飛石。黑阿峯者。黏穀米糕也。色黃如玉。質膩。糝以豆粉。蘸以蜜。跳畢。以此徧餽鄰里親族。而肉則拉人於家食之。以盡爲度。不盡則爲不祥。

臥坑

凡臥。頭臨門邊。腳抵窗。無論男女尊卑。皆並頭。如足向人。則謂之不敬。惟妾則橫臥。其主腳後。否則賤如奴隸。亦忌之。頭不近窗者。天寒窗際。冰霜曉且盈寸。近窗衾。亦爲寒氣所逼。每不乾。乃知頭臨坑邊。亦不得已。近見坑皆外高內低。覺更便。但不甚闊。人稍長。便須斜臥。而絕無增廣之者。不知何故。

愚菴雜著

朱鶴齡

書袁杞山事

袁杞山者。了凡先生之高祖也。居嘉善之桃莊。爲人豪俠好義。明建文初。姚公善守蘇州。與講易契合。薦之王公叔英。遊金陵諸公卿間。靖難師渡江。人有獻叔英著作者。得所交遊。遂列名黨籍。時黃公子澄。密謀匡復。恆往來杞山家。蘇州衛許指揮。獲子澄於其友楊任。臥所。杞山遂出亡。行至吳江北門。作絕命詞一首。行吟數四。自投於水。居民吳貴三援而出之。詢得其狀。願破家相容。以告弟貴五。貴五曰。何論破家。雖殺身可也。因留之家。三月。吳兄弟業銀工。其師乃江西分宜人郭美。與子澄同邑。美言黃公死。遺一子在其鄉。今冒田姓。杞山驚喜。卽謀諸吳。隨郭而西。果得之。民間泣告曰。此豈汝安居地邪。遂攜之奔湖廣之咸寧。與同居處。永樂十一年正月。得旨宥齊黃親屬。杞山始別之而歸。隱吳江。爲童子師。逾年生子顯。

顯贅於蘆墟徐孟彰氏遂籍吳江。顯遵父誡不就試有司。種藥圃自給。痛建文寬仁失國。明太祖實錄多從刪改。乃私述主德篇傳之後人焉。余按表忠錄云。子澄一子。易姓名爲田經。家湖廣之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此可與杞山事相證。子澄文集則無傳矣。子澄又有後人。及墓在崑山。蓋郡守姚公善與子澄倡義勤王。潛以其子玉補籍崑山。更名彥修。爲里正。子澄死。彥修夜負骸骨藏焦山。洪熙改元。葬馬鞍山陽。見劉璉所撰墓誌。

書趙公蹇卿事

趙公蹇卿（士諤）按察栗夫寬之從曾孫。令會稽。甚有循卓聲。除兵部主事。調吏部。丙辰。以掌察入都。舟泊金閭。守令皆謁送。獨崑山令某不至。時令以僞刻誣鄉紳周侍御。致周逮。問下詔獄。頗滋物議。及公抵都。令乃遣役以厚儀來餽。公呼役峻責立卻之。又覆撫車勘疏。謂周某著書並未及宮禁。而令圖庇所私。僞書傾陷。應降級調雜流。周始得免。方周之下獄也。歛見壁後。漆人纍纍。大駭得疾。（明神廟時凡事輒格訟獄未結者人死。獄吏漆其身候結）及刑部覆釋得旨。已沒於園扉矣。後崇禎時。令起官。累遷至順天開府。以失機下詔獄。方入獄。歛見周在側。大駭。因忽忽不樂。是時思陵用法嚴。令自度不免。遂雉經於獄。得旨領埋。家人以白裹屍於獄垣上出之。天道好還如此。都人喧傳其事。公之孫瀚語余云。

秋燈錄

闕名

錢鶴灘

華亭周宿來秋部（茂源）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得罪別駕者。別駕怒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言我

秋部執友，冀緩其責，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詣秋部問之，秋部曰：「此余生平好友，幸君相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秋部爲長者。秋部曰：「昔余鄉錢鶴灘先生福傳臚後，名噪海內。一老學究冒稱先生業師，教授旁邑富翁家。富翁以先生故，大敬重之。五年致資頗裕。一日先生假歸，道過旁邑，富翁代學究治具甚恭，曰：『錢先生至矣，必謁君。幸以賤子爲言。』學究佯應之，而惴惴恐事泄，乃乘夜迎先生數十里於道旁，叩首流涕而言曰：『某不才，託公二天，感且不朽，但罪有難逭，特來請死。』先生備問其故，笑曰：『此易事，急返，勿使人知。』當有以處此。學究潛歸，慙慙富翁掃徑以待。先生至，造學究門，執幣請謁，拜座下，委曲盡禮。曰：『某遠涉京邸，不獲晨夕杖履，負疚良多，賴賢主人代爲周旋，誼最高，亟請富翁出，再拜稱謝。』富翁狂喜，事學究倍加恭謹。先生之雅量高致，傳於今百餘年未衰也。區區向別駕脫山人，敢誇忠厚哉。」

高念東

王尙書阮亭嘗述高公念東三事。一公少宰家居時，夏月獨行郊外，於隄邊柳陰中乘涼，一人車載瓦器抵隄下，屢擁不得上，招公挽其車，公欣然從之。適縣尉張益至，驚曰：「此高公何乃爾？」公笑而去。一達官遣役來候公，公方與羣兒浴河內，役亦就浴，呼公爲洗背，問高侍郎家何在，一兒笑指公曰：「此卽是。」役於水中跪謝，公亦於水中答之。一公賦詩兀坐齋中，一無賴子與公族人相角，走訴公，且以頭撞公，家人奔赴勸之去，公徐問曰：「此爲誰？」所言何事？蓋公酣吟，毫不挂念，其胸次爲何等邪？」

陳於鼎

宜興陳一教，礪雲廉憲也。二子長於泰大來，次於鼎琪華，次先戊辰入翰林，長後辛未登狀元，一門富貴。

盈滿已極。其家人致民變。兩翰林湔職。未幾。礪雲捐館。於秦亦不久繼之。於鼎以父兄不合於鄉。傲居京口。己亥。海寇上金山。於鼎則手書招戚友。慫恿彈冠。後海寇就戮。修隙者達其字跡於常道。逮繫詔獄。以所禁之室。沿出入路。人聲嘈雜。日難靜坐。夜不成寐。百計營求。無略幽邃處。苦口懇提牢主政。爲指獄底空地。乃自構小精舍一椽。以居之。初入之夕。時值新年。張燈遣興。暢飲更餘。就枕之後。僻靜深遠。夢魂甜適。日高方起。時爲辛丑年正月某日也。徐出視外。寂無人聲。異之。四顧囚監各廩房。闕如矣。更異之。急前趨叩獄門。門亦反鍵。益駭焉。呼門外人人。反驚訝獄內何尙留人。昨夜三更時分。恩詔大赦。在獄犯人。無論已結未結。盡行驅釋。齋詔官猶恐遲誤。出入高呼者三。豈獨無耳邪。曰。移入後室。肆赦高呼。夢沈不覺也。然獄門不得擅開。罪犯不得再出。會須上聞。再浼提牢具情說堂。大司寇勉爲具疏。敘述前因。爲海寇事。旨意嚴重。卽口處決矣。一晚之安息。竟成百年之大夢。孔子曰。素患難。行乎患難。須再讀也。嘗聞陳礪雲盛時。族姪陳於庭。鄴陞都察院左堂。礪雲聞之曰。左堂右堂。不如我家三郎四郎。蓋泰鼎將露頭角時也。由今觀之。鼎元翰撰。駢發一時。父子兄弟。科甲蟬聯。反非吉兆。昔有尊宿赴湯餅之宴。席中傳抱新生之兒。尊宿熟視。舉杯祝之曰。後日必定做教官。主人微有不愜之色。尊宿曰。教官自然有壽耳。戴官帽。掛錦繡。張藍蓋。體統不與貲郎吏員爲伍。又壽而官者。自能教子孫讀書。書香不絕。寧非好兒孫邪。合座首肯。旨哉尊宿之言也。陳氏之狀元翰撰。不及一教官萬萬矣。

裁驛遞

流賊之起。始於裁驛遞。驛遞之裁。倡於御史毛羽健。成於科臣劉懋。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傳至。立遣之。

來速不及預防。羽健恚極。遷怒於駟遞。倡爲裁駟夫之說。而懋附和成之。駟遞一裁。游手千萬人。倚駟遞爲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爲盜。遂至滋蔓。闖賊得以招集。流毒中邦。覆滅宗社。兩人首禍。萬死不足贖。而實釀於一婦人。嗚呼。女禍之酷。伏於衽席。可不慎哉。

董姓妻

禾中董姓老人。京都人也。其妻乃明季宮人。因闖賊犯門。逃竄民間。得自從人。董老挈之南來。入籍嘉興。今老矣。然能言明季宮中事。崇禎帝每晨起盥漱。四宮女捧紫金盆四。鑲以八寶。一初盥手。徑二尺。一漱口。徑一尺。一浴面。徑四尺。一再洗手。徑一尺五寸。盥畢。櫛髮。宮女與帝櫛髮者爲最尊。稱管家婆。櫛畢。冠帶朝服。乃易便服。御早膳。羅列丈餘。宮中皆豐美。其食唯心所欲。頃刻卽至。日費三千金爲例。至於燕會。無不上壽。先皇后。次太子。次諸妃。次諸王。次宮女。次諸宦官。亦有尊卑次序。自皇后以下。皆行朝拜禮。爵用玉或金。或金嵌珠寶。每爵容升許。副之以匱。皆八寶鑲成。極其工巧。飲饌之物。極天下之珍品。每宴以十數萬元計。元宵放燈。眞珠燈有高大四五尺者。珠皆顆重分許。華蓋飄帶。皆衆寶所成。帶下復綴以小珠燈。大尺許者。四十九盞。宮中數殿。殿各有數燈。雖與正殿稍殺。然貴重則不異也。自殿陛甬道。回旋數里。悉有石欄。欄有蓮棒。棒各置琉璃燈。約數萬盞。遇宮中成羣嬉戲。觸墜十餘盞。頃卽宦官易去矣。冬天處處設爐。合宮之中。約有數千具。皆金銀爲之。至於皇后。甚尊而甚勞。晨先起請安。俟帝起。又請安。行禮。晚必令宮女至。帝所設拜具。繼至而拜。俸帝臥。然後辭去。敕免則不至矣。若帝入正宮。必須迎拜。唯謹。若妃子宮女輩。則甚逸樂。皇后平居。則選能詩書博奕。彈射蹴鞠等藝。及工絲竹歌唱者。約三十餘人。自隨。

帝則方巾朱履。隨意往來。語言嬉笑。與常人同。宮人食不隔宿。衣不見水。金珠盈囊。服飾不記其數。迨宮闈大變。亂竄而出。無敢有所攜者。回首當年。如同一夢。今日至此。悲感何極。遂流涕不能復言。

項煜

項煜。字水心。蘇州府吳縣人。乙丑進士。文章名世。時尚六朝子書。項則靈空清轉。堆砌之風。應時丕變。曩宮與校。學使從不擲三人外。子丑聯捷。皆掄魁選。庶常清華中。又特文彩異衆。閣試館課。出必紙貴。誥敕詞命。拜恩家。以得水心。應制爲榮。兩入春闈。甲戌榜元。李青竹君。癸未榜元。陳名夏。百史。皆出本房。望重識尊。月旦之所宗也。崇禎十七年春。已進宮詹。築沙乘釣。意中事亦撚指間事。三月十九。流賊破帝都。傳聞李闖登極。詔噴血語。一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較湯武而無慚德。吳門友謂非名筆不能。未幾。闖賊驅勦。江以南擁立宏光。金閩士民。習俗雖靡。一種貞心勁骨。素最赴義爭先。聞又有請下江南。疏擁子女以承權之句。不問捉刀人氏。將水心華椽廣廈。烈付一炬。至水心數十年來。門生年故。非不徧滿天下。斯時回首。乃誤與門生癸未新庶常介生周鍾。潛匿金沙。係介生世居地。奈介生與梓里多齟齬。最悍訐。又專以事外身議成敗者。先聞介生從賊宗親。鄰社方振擘拳。胥睚眦蹴踏。鎗慮接見無期。不謂攜侶而歸。遂聲罪致討。并項擒解。囚服泥首。禁陷金陵。詔獄一月餘。西蜀高倬枝樓。以南冏卿會推大司寇。蒞任三月。披牘見情。恨介生平日談忠說孝。假仁義以罵天下者二十年。乃提出會衆。開新毛板。選勇力卒。痛責三十。以快人心。卽日題請同光時亨武愨三人。肆市正法。周鑣雷演祚。勒令自盡。亦緣左右無匡救之策故耳。時瑤草馬士英秉政。事皆游移。功令雖著五等從賊罪。水心援助餉例。近地門生。斂集三

千金。上戶部。得出獄。高係乙丑同年。特開一網云。蚤夜過金閨。踰西越。投四明之二馮元颺。元颺。又伊弟。元颺。係新科癸未門生。館之鄉莊。戒韜晦。毋示人影。奈所攜僕從不飭。縱恣絃歌。跳舞罔忌。月明夜靜。呼觴揭調。聲徹遐邇。慈水子衿。積怒欲言者已久。會雍髮令下。遂號黨揭竿。趨項寓而甘心焉。擁送入縣。衆意亦無甚深仇。縣令爲癸未科維揚王玉藻。散衆無力。廷訊無詞。胸縮殊甚。絕無發揮。衆復擁出。斯時不免拳勇交加矣。繫西門外之太平橋。自上擲下。橋高數仞。潮水湍激。亂石硤研。索端仍挽於衆衿之手。拽數過。顛觸於波洄石嵌者數刻。衆爲鼓掌曰。真是項水心也。元颺聞信。急奔救援。已氣絕不及矣。歌舞僕從。自爲奔竄。無有顧問主屍若何者。此癸未進士南京刑部主事寧波水榮旭雲壑。兩事皆經目擊之言也。至周項臨賊。初念甚有足取者。周主王百戶家。王擬同周巷戰而死。事迅不及。主人自縊。周亦投繯是矣。徐爲一友與僕解焉。固守泣勸。以爲萬萬不可。今已造成中興世界。何苦以中興名臣。甘讓他人。周猶擲身倒莊。顧友人曰。吾豈前世殺爾父母。奈何不成我之大美。其痛言如此。項則倪元璐鴻寶馬世奇素修。並街寓。倪馬殉節。項有蘇友勸成大名。遂與縱飲。俟醉自裁。身後事痛哭流涕。奮書已盈握。陽呼鬼錄。頃刻分途矣。忽有甲戌門生黎志陞。子方馳馬排門大呼入朝。今日魏徵。非老師無人。黎則山西學道。隨賊進京者。水心怒恨。矢口毒罵。彼竟挾之上馬。其僕素與介生之僕爲好友。喜顏奔告。黎亦遣兵促周。勢押而去。傳聞從賊。皆後來轉境。然亦從未入朝。志陞報名銓職。刻入縉紳而已。志陞對闖賊。反云。項周是彼門人。項周在志陞寓。慘顏痛飲。呼天噓氣。項書奈何奈何。周書如何如何者。幾匝月。酒後清晨。哭聲多於強笑。卽登極詔詞。皆家鄉新友。冀其死難。生光梓里。爲不克副望。借以污鱗。然百口莫爲之辯也。臨

難時。明曉大體。愛人以德。難其人矣。周則誤於友僕之救解。項則幾成蘇友之愆。一壞於門生之馳授。再壞於家奴之嘯歌。使兩人遂其初志。文清文忠之謚。美當共倪馬諸公。輝映千古矣。未嘗不認誠其理。未嘗不身爲其事。天不肯以全福與人也。生爲名士。死爲忠臣。文章節義。若倪馬諸公。三代後有幾人哉。

待漏

廷臣待漏。待天子也。仍恐天子早臨。先天子而待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班肅矣。班肅而鐘鳴。鐘歇而聖駕登殿。靜鞭響矣。鞭響之時刻。兩班文武有容無息。有氣無聲。仰瞻陛殿。祇見千百紅袍。掀袖傳令。耳聽鴻臚聲。衷心驚。科道糾喝而已。惟癸未年正月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惟一首。揆武班止一勳。臣首揆面奏。諸臣以坐門勞苦。起稍遲。又爲鳴鐘舊例。鐘鳴。東西長安門俱閉。今朝臣自皆擁積在外。因傳諭。啓門到者。仍寥寥。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喘急神驚。作倉遽奔走狀。十少四五。勉成禮焉。首揆上揭曰。政本怠弛。以致羣臣慢誤。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甲申正月朔。聖駕更早。止一大金。吾立班。鐘聲已絕。金吾啓奏。朝臣不聞鐘鼓聲。來者益遲。今再鳴鐘。遠近聞之。自皆急趨。乃諭鳴鐘。扣且。不歇。門永不閉。又久之。卒無至者。乃欲先謁太廟。然後受朝。呼駕鑾輿。時久一無所備。駕馬與立仗馬。約用幾百。忙取長安門外諸臣坐來之馬。悉皆驅入端門。備駕鑾輿。將登輦矣。司禮又恐外入之馬不馴。有嚙蹄之恐。奏止之。再傳諭朝賀後拜廟。仍升座。以候文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竟不得過中門。以天顏正視也。文則直入武班。從螭頭下。偃僂而入。東班武亦直入。文班從螭頭下。蹲俯而入。西班牙以文寓多西城。武居多東城之故。成禮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不與陪祭者。馬以掠入。率皆攜手步歸。不祥極矣。不滿百日。此座已

讓自成可慨也夫。

尙之信

尙之信。羈於五仙門也。內外音信不能相通。時之信母萬福金。與其弟若子。尙在舊府。徬徨涕泣。不知所爲。潘下總兵李天植。密與府中人謀曰。王國棟與吾輩同起。廝養沐恩日久。洵加拔擢。位至固山兵樞。歸其掌握。寶貨充其帑藏。王之所以待國棟者。不可謂不厚矣。俺達公納款僞周。曾無一言諫阻。亦受輔翼將軍之秩。今公已棄邪歸正。承襲王封。因二三宵小。讒構致見羈執。爲國棟者。自宜剖肝瀝膽。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竭忠效命之秋也。乃陰陽其間。冀賣主以易富貴。忘覆翼之洪慈。肆反噬之慘毒。王之坏土未乾。而使全家骨肉。危如累卵。國棟之罪。其可道乎。不若誘而殺之。庶足慰在天之靈。而紓合門之憤。因傳福金。令召國棟入。商移家還京之計。先伏武士於兩廊。及至共擒之。之信之子。剝去其兩目睛。天植與尙之節等。寸割其肉。投與羣犬噉之。國棟之從者。奔告金巡撫。捕同謀者。皆慷慨就縛。天植對獄無諱詞。意氣甚壯。巡撫以其狀聞。坐反伏誅。同死者百八人。卽俺達賜劍之日也。當天植受戮之時。其妻舒氏。盡出其家財。散與親舊。及其部卒。復檢取篋內券約。聚而焚之。手執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長。與其汚而生。不若潔而死。揮刃各劈其首而殞。又顧諸侍妾曰。我夫以死報我主。我輩可不以死報我夫乎。閨中之姬十人。皆令自裁。乃立刻於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嘗豔稱焉。

金光

金光。字公絢。浙江義烏人。知書有權略。尙可喜。從遼陽入關。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計議。必咨於光。而

後行。然光頗自負。意不欲屈人下。乘間潛逃。可喜。遣健卒追還。抉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禮愛益加。於是跋金之名。遂著。順治中。可喜入粵。進爵平南王。其長子俺達公之信。酗酒暴逆。王之宮監適有事於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監曰。汝腹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匕首刺監腹。應刃而斃。王之堂宮王化者。年已六十餘。盛夏苦暑。袒而立於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謂曰。汝髮眉太白。我當黑之。遂縛化曝日中。自己至酉。百計求免。始得脫。王大忿恚。呼之信杖三十。而專恣益甚。光因乘間言。俺達公剛而多虐。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於社稷。請廢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說。因循猶豫。終未即行。光窺王無廢立意。恐謀洩見疑。遂曲順之信所爲。凡鑿山開鑛。煮海鬻鹽。遺列郡之稅使。通外洋之賈舶。無不從光擘畫。以是藩府之富。幾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擬於王。丙辰三月。鄭錦下東筦。馬雄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俱以舟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辭於敵。謂向之抗衡上國。久持弗下者。此人之爲也。遂納款僞周。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歿。

雲娘

密雲汪參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久之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維揚呼忠謀備輿具。并所以載雲娘者。雲曰。主之行李甚壯。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弓矢以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五石弓。折之如斷梗。凡易數弓。悉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遂腰箠插矢。乘駿馬以從。時歲在己卯。羣盜塞路。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遙見十餘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隨手承之。即殼而發。騎駭反奔。中項仆地。又以箠中出矢斃一騎。餘

皆散遁。由是參將抵家，無匕箸之失，雲貌殊豔。參將子一見心動，欲狎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爲公子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爲小星催粧，雲易戎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忝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萑苻，爾焉膽慄？妾以一婦人，奮衛長途，迄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矣。乃恣行不義，玷我貞素耶？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卻曰：有追我者，我卽斬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衣奴控馬以待，遂馳去，永不復返。燕市旅舍有廬陵貢生述其故事云。

瀧岡阡碑

歐陽文忠公爲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瀧岡阡表，成，勒諸石，遣吏齋之歸，并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作，有龍蜿蜒夾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授之以禳，此厄。客曰：無之。惟碑在焉，因共擠龍，乃冉冉而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實告郡守，守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則碑已歸，然植於側矣。守墓者曰：昨夜震電發土，碑於是出，薄視之，見表文中，獨以硃圈祭而豐，不如孝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額至跌，不絕，硃亦炳然，閱數百載，如新，嗟乎！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有甚痛於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子，與？讀是文者，其尙有感於斯。

黃鳴梧

闖賊之黨袁鸞兒，屯衆河北，亦時時渡河焚劫。去陳州二十里，州民黃鳴梧之父爲其所殺。梧年方少，日夜思報父仇，念衆寡不敵，遂單身投賊，梧能騎射，善琵琶，賊愛而容之，居賊營七閱月，陰求殺父者，則鸞

兒之弟袁三也。鸞兒遣三入陳偵官兵。梧從之。因潛至其家。約其族黨敢死者八十人。乘夜劫賊營。縛袁三歸。時官兵適至。餘賊各散去。梧見三伴爲不知者。曰：何驚吾主也。急解其縛。以好酒食啖之。直遇其父死日。梧怒目持刃前曰：袁三爾非去年此日之殺吾父者乎。殺人者死。遂剝其上下衣。網束如祭豕狀。貯柳筐中。陳於父墓側。灑酒灌袁耳。痛哭祭告畢。刳其腹。握心肝。焚瘞之。去梧家三里許。有一柳樹。其下卽殺梧父處。梧乃挈袁首。挂柳樹。乃歸。半載後。家產一驢。其色純黑。甚健且良。有以十金易之者。梧愛不與。一日跨是驢至州還家。行至前柳樹下。驢忽作人語曰：我袁三也。我殺爾父。我宜死矣。何刳腹屠腸之酷也。隨嚙左股墮地。自肩至背。嚙無完膚。復折其臂。偶欹帽掩項。未至斷喉。得不死。適旁有枯井。急轉身入之。然驢猶望井跳躍不已。旋舐其井旁血。至盡。里人過其地。見梧。遂昇以歸。療治數月。乃愈。梧復欲殺驢。有識者謂曰：冤冤相報。何時了也。不如舍之。梧是其言。命奴牽去。鬻於市。獲銀六兩。今梧見存。猶折一肱。

王爾固

項城王爾固。允貞。好學能詩。以副車貢入太學。與余友善。自言康熙癸丑之冬。遭疾幾殆。至明年上元日。午。僵臥榻上。忽見一隸。戴白宣帽。衣藍布半臂。露肘及足。乘小赤馬。於草堂西北隅。冉冉自壁間下。揖王而前曰：請若官裏去。王笑應之曰：世豈有秀才仕宦者乎。隸曰：第去。則官可立致。當時室中之人。不聞其應對語。卽王不知隸爲鬼也。適其母夫人以茶來呼之。乃悟。因話其事。閤室悲啼。請命。王復見隸。似憫之者。曰：若辭以母老子幼。多焚楮帛。可免此行。薄莫。盍少飯我湖邊。幸勿於家於路。恐爲他神所攫。因索紙。商辭職之狀。揚鞭破壁而返。是夜二更。忽前隸見於燈下。津津有喜色。曰：得所請矣。手探夾袋中。取稟帖。

一幅示王。並無人名。其詞則曰。稟爲薦才事。役自掌文案以來。已經九十餘載。未蒙更換。情實可矜。今項城王允貞。年少老成。堪掌文案。伏乞俯准。更換庶寒儒不致淹滯。而下役得以超升矣。帖尾作行草大字。批曰。據稟。王允貞近方立志從善。前此之心。豈可問乎。文案之掌。夫豈細故。所稟不准。王始自信無恙。因問稟我者誰。隸初不答。三問之。乃曰。蓮池東岳廟。東廊第一殿判官。衣青衣者是。又問汝爲誰。曰。我則土地祠隸也。遂去。蓮池集在沈項之交。廟中果有青衣殿判。如隸所言。

王學貢

河源縣藍口司巡檢王學貢。浙江山陰人。康熙戊寅十一月卒於司署。有女長而未字。以哭父成疾。踰月亦夭。就木之頃。忽蹶然起坐。視其體曰。我固王巡司也。何以作婦人裝。遂解其足紬。投於地。復命左右。薙髮留辮。索戴纓笠。披袍曳履。若患狂譫者。內外胥僕。無不愕駭。良久漸已豁悟。乃呼其子宗昌來言曰。我陽壽未終。幸邀冥王慈命。復來人間。惜汝姊心傷失怙。悲慟而亡。今假其宅舍。以託餘年。然壯行之志。尚熱於衷。未知可聞之上司。還我微秩否。固欲往謁縣宰。宗昌止之不能。竟持手板入見。肅行曲跪。不愆曩儀。縷指輪詞。猶誌陳牘。宰爲順天劉肇琨。心訝其事。座次酬答。形貌妍媚。戲語之曰。貴司行年幾何。則拱而對曰。卑職犬馬齒五十七矣。職旣返生。尙祈還秩。惟堂公實主之。劉微笑而已。維時隴千殷公。建牙惠州。宗昌冠帶其姊。侍叩軍府。殷公爲歎異。贈以多金。而遣之還里。己卯二月二十二日也。

西神叢話

錢大漢

黃蛟起

西鄉貧民錢大漢者。膂力絕倫。傭工孝養瞽父。負米夜歸。山僻遇盜。奪其米而去。大漢追之。盜被毆死。得米卽奔。至一村舍。其門半開。因投止焉。不意卽盜家也。其家父子二人。詢知其情。讓榻與寢。父入謂子曰。所被毆者。得非汝弟。盍往偵之。子卽啓門而出。大漢竊聞。遂負米潛逃。父覺之。懊恨失言。仍臥舊榻。少頃。子歸。操利斧寸斷其父。蓋驗實弟屍。憤歸圖報。不意其爲父也。天之報施。固不爽哉。

婢守節

黃氏。貧家女。姿娟好。幼爲大姓殷氏婢。殷氏字下有恩。覺猝起骨肉間。家遂不振。夫婦以齟齬死。生二女。皆已適人。獨遺三孤。長側室出也。母出居於外。餘尙乳哺。門單無人。俛俛失所。依女含涕而卵翼之。家有老蒼頭二女。勗以大義曰。吾與若俱僕妾於人。今不幸失所。天然猶有諸孤在。若應其外。吾營其內。天苟不爽。殷氏當見諸孤有成耳。二僕感激。不忍去。有負郭田一廛。歲收租以給二孤衣食。皆鮮美。其自奉則甚。麓糲。春秋令節。必具殺饌祭殷氏亡人。翼二孤。旬旬拜庭下。稍長。使就塾師。節省服食。以資束脩。晝夜有偷兒入室。舉火燭之。乃故主時他僕也。以女少。欲犯之。女嚙齒罵曰。汝居然人類。不念故主恩。而欲爲禽獸行。天豈汝容乎。笞擊之不少貸。且閉之別室。至旦。集族中長老。聲其罪。痛責而斥逐之。二孤旣長。爲娶名家女。殷氏賴以復故。鄉人至今稱之爲賢女子。

許世卿

許世卿。字靜餘。館於嘉禾項氏。其子已游庠。督責之甚嚴。項氏不悅。遽拂衣歸。是秋領鄉薦。項氏來送脩。七十金。不受。強納焉。曰。姑置之。有至戚能文。屢困童子試。適世卿與當道論文。因稱譽之。遂得獲雋。至戚

銘其德。且念其貧。饋以百金。辭之再三。不得已而受其半。曰姑置之。平居自奉極薄。節省七十金。在敵篋中。室人請以之生息。曰姑置之。及病革。命三子取前金。鬮之。長子鬮得。至戚所饋金。曰此不義之財也。次子鬮得。項氏所送金。曰此無功之祿也。幼子鬮得。篋中金。曰吾鹽齏素風所留貽之物也。除此之外。四壁蕭然。後長子次子俱不振。惟幼子世其業。

高材

高材字國文。號靜成。令黃巖。尚書黃綰家累巨萬。侵奪細民。凡令至。皆稱門生。惟所頤指。紀綱之僕。至令庭輒設便坐。獄訟以意爲左右。一日其僕大帽華衣。直入署中言事。材曰若何爲者。褫其衣笞之。民大喜。皆起暴綰諸不法事。得數百牘。束之送綰。自爲理。盡返所奪民田地。綰大窘。使己子囊珍寶。至無錫。餌其公子德珍。德珍拒弗見。綰之子庭立三日而去。居無何。有大俠挾美女寓鄰舍。私於蒼頭曰。吾不惜萬金。得吳姬行路難。相窘者數矣。聞公子賢。能以一廛舍我。願持千金爲壽。蒼頭以告德珍。叱曰。必盜也。趣執之。其人遞去。後蒼頭至黃巖。遇綰於途。所爲大俠者。乃其僕也。材聞其事。歎曰。人須自立。亦賴有賢子弟。不則兩敗矣。

三奇童

丁松年字壽夫。惠遠字懷明。與邵文莊公少皆絕穎。稱三奇童。十餘歲時。嘗偕遊洞虛宮。嗣龍山房。見庭中有鵝羣。入弄之。李道士戲謂欲爲籠鵝。右軍邪。因笑指屏風曰。此王學士耐軒壽先師祖文。幾三千言。向聞三君敏妙。能誦十遍背之。當烹鵝以餉。松年曰。一遍足矣。卽起略觀背之。如流。不失一字。惠遠朗誦。

二遍。訛三四字。文莊細讀三遍。訛八九字。道士甚喜。急宰鵝治具。出佳釀佐之。盡歡而散。謂弟子曰。邵子深沈寡言。行動不苟。必大臣也。二子質雖敏。氣太浮。輕佻躁動。恐非遠大之器。後松年以儒士第一人應舉。不第。悒鬱而死。惠遠至成化癸卯登科。仕終京兆通判。惟文莊登第爲宗伯。悉如道士言。

王召

民部王召。字子行。號南山。幼奇穎。巡按御史洩學宮。聞邑有王神童。召入見。御史顧聖殿有雙鶴巢。命句曰。烏尾鶴巢中展翅。學鶴未成。召對曰。錦鱗魚浪裏翻身。化龍立就。御史大喜。餉以十緡。一日客至。見庭中母雞居籠。諸雛出入籠隙。命作破題。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客問德字何解。曰。雞非德禽乎。

徐姬

張士誠之敗也。將聚美人珍寶。閉關焚之。美人有八。其中最麗而慧者。曰徐姬。號瑤臺第一妃。乘離觴訣別時。偕一老嫗。挾珍奇而逃。過秦伯之唐莊。日莫。欲寄宿鄒氏氏。乃寡母。姬告以故。母曰。吾兒年二十家貧未婚。若能爲吾兒婦。則可相蔽。不然當速去。毋爲我累。姬不得已而諾之。卽夕匹耦。然懷孕已三月矣。子長。冒鄒姓。以母資起家。姬晚創大宅。號曰徐堂。

楊氏

楊氏。華世楨側室。孝廉祖勤之大母也。世楨少豪侈。壯尙未有子。乃棄千金產。置媵妾爲似續計。氏年長矣。退任掃除之事。不敢薦席。世楨一夕大醉。誤認他寵。幸之。遂有娠。生椿枝。世楨慍甚。犬豕畜之。氏亦屏棄爨室。備嘗艱苦。三十年不得望見顏色。然氏安爲固然。但勤紡織。椿枝既長。亦躬耕力作。銖積寸累。始

得娶婦。而世楨終不以爲子。居其母子於宅北敗屋中。未嘗割一絲半緡也。世楨歿。並無他子。椿枝挾微貲。賈四方家業大起。生六子。孫曾二十人。祖勤成鄉進士。餘皆明一經。氏壽至百有一歲。

華叔陽

錦華。婁江王司寇家孥也。司寇有女。歸華叔陽。錦華爲媵。時尙燥髮。稍長。玉質天秀。性復聰敏。叔陽嬖之。叔陽字起龍。號元谷。甫冠登科第。爲儀曹郎。父鴻山。爲掌院學士。恐其子之溺於佳麗也。乃謀於司寇。嫁於徽商之寓吳者。時叔陽在部曹。弗聞也。錦華哀號欲死。會有守者。不得間。又欲一見叔陽而決。乃謀爲潔身計。以俟叔陽。有侍兒年十六矣。姿貌可人。遂脫簪縷以飾之。自毀其容。短裳禿鬢。蹙蹙作野嫗狀。謂商曰。子揮囊金而耦我。不幸疾在膏肓。非旦晚愈者。乃出襟中大珠二十顆。曰。可償子四百金之費。復指侍兒曰。妮子足佐子歡也。自今以往。我當屏居服藥。或冀有瘳。幸無迫我。令我疾劇抱恨死也。商撫慰不疑。持珠擁侍兒去。居數日。出賈於越。凡半載而歸。旣醉。昵錦華旁。若欲迫之者。錦華循其髮而泣曰。我飾侍兒以事子。所以念子者至矣。子獨不一念我疾乎。言已。大慟。揮刃自刎其面。商大驚而止。旣而叔陽聞去帷之信。俛然引疾還。甫還。遭父喪。未幾歿於苦次。年二十九。方叔陽抱病時。錦華在三百里外。弗聞也。一日。陡焉起坐。艷妝嫋服。笑而呼曰。來矣。來矣。遂閉門自經。時萬曆乙亥九月八日。叔陽捐館日也。

俞憲

俞憲。號是堂。次子見安。偶從舟次。見一女郎。心悅之。買舟尾其後。至吳門。知爲某富家青衣也。因語舟人。與其僕曰。留此一月。待我勿移。泊他所。徑獨造女郎家。見安少年美丰姿。故作顰顙狀。託言他故。求爲蒼

頭。主人見其馴謹。又文弱可愛。留伴其子讀。見安能文。爲其子代筆。子甚善之。數日後。爲塾師所覺。頗向主人稱其才。主人將欲於羣婢中擇佳者授之室。時吳中大戶多以糧役傾家。主人深以爲憂。蘇郡守某是堂之同年也。見安潛入己舟。呼僕隨詣守署。以年家子進謁。力爲主人求罷役。守允其請。翌日訪見安居。停答拜。主人初不知見。郡守無端及門。方倉皇失措。而見安已出迎道款矣。守旣別。主人揖見安上坐。問所欲。乃以實告。且聞重役已釋。驚喜出意外。遂飾此青衣爲己女。厚嫁之。近人以其事爲唐寅。余詢其從孫祖源。始得其本末。女郎號美娘。蓋好事者駕言子畏耳。

老媪

劉沛然。有老媪墓志銘云。先君子之乳母。忘其姓。有問之者。答曰。吾有主人翁。吾不知姓。人稱之爲劉家老媪云。善罵人。不肯讓人。初與其夫操舟於邑之西關。已而乳於吾家。三年去。復操舟。時罵其鄰舟之人。夫死。獨操舟。鄰舟之人曰。盍嫁乎。媪罵之。而破其舟。曰。吾有主人翁。竟舍其舟不繫去。見吾母安人。安人令司門戶。是時媪舟放於河。人知爲媪舟。莫敢取。越數日。媪至向舍舟處。大呼鄰舟之人曰。吾破汝舟。以償汝。於是媪專司吾家門戶。甲申三月。忽傳京師之變。且聞在京多作新官。是時先君子官中書。媪號哭。奔告吾母安人。切齒罵賊。已而先君子不受僞命。歸。媪喜而拜。拜而起曰。媪固知主人翁不從賊也。其明年。舉家將避地於斗山。媪曰。吾爲主人翁司門戶。不去。舉家九月來歸。媪喜曰。門戶無恙。後忽發狂疾。遂卒。年七十。葬之於西關之外。卽向所操舟處也。銘曰。忠以報主。而要之死。葬爾於此。銘之幽。與地厚。只

方媪女

方媪方昌之妻也。昌在日，隨夫營市，蓄積百金，止生一女。及將笄，暗設一擇婿法，以布爲市，來賣者既定價，必浮五六文與之。卒無一人還者。忽一豎挾布至，媪多與數文。豎一再數曰：「母誤矣，以餘錢還媪。」他日又至，以銀易之，且多一錢。豎索戲稱之，則又曰：「母誤矣，復以餘銀還媪。」媪佯喜曰：「少年好心，難得難得，請小飲去。」豎辭以不能飲。媪曰：「請用果茗去。」豎又固辭。媪故將銀包散置櫃上，脫身入內。久之始出，豎曰：「果茗不敢當，但不爲母守此囊，恐他人持去耳。」媪大喜，問居址姓名。豎曰：「姓邵，居梨花莊，且幸無偶。」媪遂邀鄰叟執柯，將女定盟。豎堅謝曰：「家貧不能成禮，況有母在，薪水爲艱。」媪曰：「貧而好義，吾益不能舍子。」常卽贅婿，并養其母。後出藏金付之，往賈荆湘隴蜀間，三致千金，拓隣居爲層樓。媪安享以終，年九十有五。

蔣夢鶴

蔣夢鶴，澄江鴻臚曹雲亭之長婿也。雲亭來省女，遇雨，暫避義塾，見一生踏石上，兩足印昂然，既而生還，仍踐舊跡，心異之，熟視其器宇，并索觀其制舉業，益深器重。曰：「此子丰度不凡，當爲公輔，且必正色立朝，不可干以私者。」是誰家郎？吾欲字以季女。塾師成某曰：「此孫教授兒，名繼臯者也。家甚貧，公三世柱後，齊大非偶，毋爲人嗤。」雲亭弗聽。曰：「若輩無足與語，往詣繼臯父雪窗，欲約爲婚姻。」雪窗固讓，不敢諾。乃往告郡守，始得成其事。曹氏聞之，舉家駭愕。其長女之適蔣氏者，富家也，恚尤甚，詈曰：「吾家素鼎貴，阿翁奈何以幼妹字窶人子，豈利其素澆粉食乎？我終不與爲伍。」聒絮不已，而雲亭終無悔心。其後繼臯官至少宰，蔣氏夫婦始而欺孫之貧，不肯與伍，終而愧己之賤，亦不敢與伍矣。

許相公

望湖門外帶鉤橋。初造時。斥水築塊。掘得一金帶鉤。故名。許相公國。實生其地。分娩之夕。鄰人見有虹光上騰。共驚異之。父名鈇。字德威。本徽人。賈於無錫。生平好爲詩。與其中表程林泉。汪古沙。日夕酬倡。已而賈費漸消。尙存千金。盡散之貧族。交遊鈇不能忍人之困。而自能忍困。當是時。僅僅給八口。子國七歲。令習書兼授算術。鄰左有莫曉窗者。謂鈇曰。是子非握算人。吾當授之經。三年而經通。又授以舉子業。朝夕莫家者六七年。曉窗夫婦愛之如子。凡飲食楮筆。皆曉窗所辦。學成。鈇始挈之還徽。旋舉南畿第一。乙丑成進士。入詞林。所稱許。文穆公是也。分俸養曉窗二十年。既拜相。曉窗尙無恙。以意授有司。有司爲治裝。強之入都。文穆迎之十里外。相對泣數行下。踉而進食。執弟子禮甚恭。留丞相邸者百日。諸門下祈曉窗請事者。咸遜謝弗諾。別有期矣。文穆盡召所薦士官京師者來會。所薦士各有饋。曉窗弗納。別之日。張宴平子門。期三公九卿會祖之。曉窗角巾布袍。周旋杯箸間。不爲少屈。文穆以珍異置行囊。悉返之。但取百金爲路費而已。文穆留曉窗之子慎餘於京邸。命己子送之歸。曉窗曰。吾兒非乘堅齒肥者。其勿以富貴逼之也。曉窗既歸。文穆以其子名入邊功案。授參將。擁節東歸。一病而卒。曉窗悼曰。我知許君。許君不知我。居亡何。曉窗亦卒。蓋年近九旬矣。文穆罷相。單車來弔。哭泣盡哀。厚葬之而去。前程汪二中表。皆絕不有資於文穆。亦奇士也。

元順帝

元順帝嘗開漾碧池。建三浮橋於其上。分列九洞。洞頂結彩爲飛樓。掄巨楠爲橋質。錦綺飾之。至正癸巳秋。顏龍箋二十翻於江南。選才士賦飛樓行樂詞。與選者捧箋驚喜。泚筆唯恐少後。倪雲林獨三辭焉。使

者曰。無意勒名螭龍之鼎乎。豈薄李供奉而陵其上邪。江南固多才。司旗鼓者。尙籠毫不濡。是江以南無士矣。雲林曰。白臣也。瓚民也。安能綴豔詞以媚七貴哉。使者高其操。曲庇之。七貴者。龍瑞。嬌。程。一寧。戈。小娥。張阿元。祁氏。英英。凝香兒也。

孫伯潭

孫伯潭十五歲。初應童子試。屬當大收。江陰令李芳監試。見其髻年。掉筆一掃。曰。孺子若以文呈我。當置甲等。伯潭弗與。正色對曰。某不欲因人成功名者也。且典校有明府在。公何爲者。令怒。趣伍伯欲杖之。伯潭宛轉坐地上。仰呼曰。某何罪。士可殺。不可辱。吾卷固在。終弗與汝。時塾師某亦與試。力請得釋。

華坦

華坦與王新建善。方新建之劾劉瑾也。謫之龍場驛。行矣。瑾密使人遮殺之。追且至。新建急拏舟抵坦。令舟子投刺。坦佯不省。還其刺。新建殊舛望。已而坦潛遣新建故所識奴子操舟。湖南觸之。若目語心招者。新建悟。假覓廁登岸而遁。竟匿坦所。而追者適至。舟子告之。故跡遂連坦。坦曰。始若手刺來。我反若若所知也。今索我乎。追者無以難。徘徊久之。乃罷。新建由錢塘入黔中。瑾卒莫能害。

龔勉

龔勉字毅。所知秀水。未至縣六十里。泊舟村僻處。月夜見水草中有沈屍。命舟人入水細察之。背繫一磨粉石。上引戒勿泄。亟遣一家嫗持米登岸。借磨作粉。有少婦出應云。吾家磨石不全。視之。止存下引。嫗走白。乃密訪其姓名。至縣立擒此婦。問其夫安在。曰。賈於外。纔出門三日。訊其鄰。如婦言。問有誰來往。鄰曰。

有某在立擒之。拍案曰：汝何得與此婦作姦，而殺其夫沈水底乎？其人駭服，遂各正典刑。

楊觀黼

楊觀黼，開錢典於西關內。有人空手突至，欲取所質。司典者與之爭，其人反出詈言。楊觀黼曰：此小事，何詈爲？命檢原質還之。其人是夕死於他家。蓋因負債多，已服毒，詐楊不獲，移而之他。或問子何以能忍，曰：凡非禮相加，其中必有所恃，若不能忍，禍立至矣。

夢闌瑣筆

楊復吉

韋應物

唐韋刺史應物爲蘇州郡神祠在府學中。祈禱者往宿，輒以平日詩句示之。有楚人遊幕吳中，家無音耗，至廟祈之，示以居間始自遣，微感忽難收之句。後旋歸，其妻已沒，惟一女在焉。始悟此詩下聯，乃歸來視幼女，零淚緣纓流也。一士人夜在學之西廡，見韋公著大冠絳袍，車騎人馬，旌幢繖蓋，并從祠前大椿樹上冉冉騰空而去。董若雨爲作迎神歌曰：韋蘇州山空無人霜葉滿，寶幢雲馬何時返。又曰：韋蘇州山情水性詩骨寒，安能局促爲神官。

王夢樓

京口王侍讀夢樓，未第時曾附天使舟，册封琉球。言所見蟹螯如山，魚背如城，及天吳海若種種瓌異，而莫神於天后之靈應。當使竣時，中途月黑，猝遇颶風，駭浪播天，船岌岌欲碎。舟中人屏息虔禱，見有一燈，明懸桅杪，濤平浪息，異香馥郁。瞬息間已抵海山，可泊處矣。詢之長年云：嘗行海中，見繡幃軒車，掠雲而

過彷彿若飛。或有青鳥異蜨。飛集颿顛。則一舟咸額手相慶。百不失一。

蔡琦

福州蔡琦善笛。讀書山寺。月夜散步寺門。倚樹作梅花三弄。俄有少年自石徑出。揖蔡曰。步月山塢。忽聞清音。令人色飛眉舞。某嘗學步。惜未攜笛。可同至敝廬。一證短長否。蔡欣然同行。約數武。有小屋數間。琴書瀟灑。平頭一人烹茗相餉。少年推窗。月光透入如晝。見壁間縣笛甚多。少年隨取二枝。各執其一。相與鳴和。笛質既佳。製復近古。蔡撫摩不忍釋手。少年卽以持贈。月倒回廊。蔡起辭歸。慮不能辨路。少年命奴子隨行。至寓謝去。明日蔡將重訪之。徧走山坳。迄無所見。

柴打鼓

杭州有柴打鼓者。以鼓吹爲業。嘗醉臥古廟。夜將半。見道者入廟。神離座。迓之。稱爲大仙。柴躍起執其裾。道者曰。汝欲隨我。但甚艱苦。能無悔否。柴曰。能。乃命柴閉目攬袂。恍惚間。如行萬里。至一荒山。傍巖穴。茅屋一楹。蕭然無所有。道者入室。徐取綠草一莖。令柴執此於山前後采之。盈數掬。歸以拄杖畫地爲八卦。投草於中。自然生火。頃刻俱燼。以口吹之。下有粉如霜。柴掇食少許。腹卽果然。又令於山穴拾石子數斗。投其中。氣蒸蒸然。須臾而熟。取啖之。味如芋。柴愈信服。晨夕侍立。忽一日。謂柴曰。同袍約我遊瀛洲。殆將至矣。頃之有羽衣者十數輩。羣集道者。囑柴曰。謹守廬舍。毋得輒離。五日後。我卽歸耳。相率凌虛而去。柴默坐室中。飢卽以拄杖畫地爲八卦。投以石子。熟則取噉。或蕪草而餐其粉。無不如志。三日。偶至山後。縱步。忽有大江。波濤洶湧。頗似錢塘。柴鄉思頓興。嗟歎不已。遙望有大帆破浪而來。問之。乃賈舶。將自乍浦

入口者柴求附載。舟師停桅以小舢舨泊岸。柴馳歸洞。掇拾石子綠草無數。并竊拄杖入舟。迅速如飛。頃刻而歷萬山。方翹望間。舟師呼曰。已入乍浦口矣。附舟者盍起行。柴蒼皇登陸。舟隨解纜去。柴沿灘行數里。始有人煙。訝其風景頗異。致詢土人。言語不通。久而始知爲四川嘉定府界。柴錯愕不勝。然猶恃有辟穀之法。遂問途獨行數里。卽取拄杖畫地爲八卦。投以石子不爇也。再投以草亦不爇也。柴皇急無措。大號觀者。麇集詢故。柴以實告。衆以爲狂。柴不得已行乞而歸。三年始抵家。

翁雋公

山陰翁雋公。運標之父。遊幕川湖間。落魄歸。附舟至道州。病甚。舟人棄之而行。翁寄一漁舟。後病革。命漁人貨行李爲殯資。而別有金鎖。命之勿遺。有物色者。則出之爲識。翁歿後。漁人爲瘞於江濱。後雋公早發。不就職。遨遊四方。覓父不得蹤跡。至道州。獲耗。隨訪漁人。得之。漁人以鎖出。雋公身亦有一鎖。取驗合符。漁人乃指瘞處。痛哭扶輓返。金鎖者。雋公母夫人奩中物。翁初出遊時。各分其一。以爲信者也。江右楊公錫紱。知而嘉許之。後雋公筮仕湖南某邑令。例當升轉。楊適爲湖南撫。乃奏請以雋公牧道州。

五女墓

廣州有五女墓遺蹟。五女者。三水農家女。居同里。年相若。又相善也。長曰瑤華。次珍姑。次蕙姑。次英姊。次采姑。旦則同入山伐薪。晚同歸。或田事多茶。互相主伯。以爲常。瑤華多才。爲上山擔柴之謠。四女和之。聲動路人。好事者以正音叶之。謠曰。上山兮擔柴。履高空兮躡璇臺。草稜稜兮傷我足。枯杈枒兮冒我釵。日莫兮來歸。呼猿兮不來。碧雲合兮天變化。明月兮投入懷。久之。瑤華將于歸。四女慘然不樂。曰。人生最苦。

是離別。瑤姊去後。我輩行復然矣。蕙姑曰。與其生而離。不若死而聚。采姑曰。死何時。瑤華曰。是無難也。遂投淵畢命。三女皆攬裾相從。蕙姑獨歸告父母。願得合葬。而後赴江。踐言。明日。踵其屍。擁抱而出。遂厝於水次。久之。水出青蓮花。瓣皆五出。有五翠鳥翔泳其上。風晨月夕。時聞歌聲隱隱。人皆以爲仙去。

薛芸

永安女薛芸。慧而黠。風姿韶秀。且與衆女伐薪於山。腰鎌帕首。掩抑可憐。吳下士悅之。遺之以藕。且贈歌曰。菡萏兮連枝。空房兮難支。花飄搖兮子心苦。願贈汝兮長相思。女不識藕。以問士。士曰。此相思種也。乃代女答歌曰。苦心兮君知。出淤泥兮何時。爲雙禽兮未能。願解佩兮焉辭。期年。士將還。吳女曰。隨君行可乎。士曰。如追者何。女曰。此可愚也。埋藕於池。歸告父母曰。女本侍書仙。下謫。今青蓮已胎。行復上昇。後有異花發於池畔。卽其徵也。明日入山。士偕之行。未幾。花發於池。久遂瀰漫。風裳翠蓋。香聞數里。爲邑中勝觀。永安故無荷。土人怪之。以爲此飛來花也。

潮陽某令

潮陽某令。赴任時。攜其友某生同行。宅湫隘甚。生素豪放。輒苦之。一日散步室後。有雙櫃書局。自門隙窺之。庭院爽塏。花木葱鬱。詢之。祇候云。園亭多怪異。宿此者俱發狂疾。生以膽略自負。遂請於令。取管鑰。啓戶入門。見亭榭頗夥。雖燕泥蛛網。而樹石花卉。猶楚楚可觀。生驚喜狂叫。令奴子襍被至。欲宿亭中。抵莫。命取佩劍及酒一罇。置座側。解衣磅礴。張燈獨飲。奴子輩皆逡巡避去。至三鼓。屏後履聲。囊囊然。有紅袍者。規步而出。生起舞。劍格之。紅袍者急趨閉屏。後門生大噓曰。此鬼之伎倆。甚有限耳。遂以劍擊門。頃之。

門忽啓。紅袍者亦仗劍而出。生擲劍而笑曰。聊相戲耳。公竟欲以讎敵相待邪。紅袍者亦擲劍謝不敢。因延之坐。叩所從來。紅袍者曰。某故明末將軍。鎮守潮惠。遭海寇之難。一門子女。及家丁百人。皆死於此。游魂不散。依戀茲土耳。生折之曰。公爲海寇所害。於後人無與。前宿此者。皆得疾而亡。何遷怒若是。將軍曰。某九泉竇恨。思得有心人而告之。然世人如君。膽略者有幾。皆驚斃耳。於某何尤。生曰。公之眷屬。皆殉難。今仍隨侍左右否。將軍曰。君欲見之。可一呼而集也。隨有怪風起於庭戶。後門大啓。男女十數輩。魚貫而出。徘徊悲泣。慘動心目。樹杪風聲。颯然落葉滿地。逼視皆化爲人。池中泉湧如山。亦有數十輩。駕濤而出。皆支體不全者。號泣相對。將軍亦掩面悲啼。袍袖皆濕。隨叱衆退。收淚謂生曰。石爛海枯。天荒地老。悠悠今古。此恨何窮。生亦揮涕謝之。雞鳴月落。將軍趨屏後而隱。生恍如夢覺。晨起。出與令言之。衆皆駭歎。令詢諸邑中父老。知其名氏。設祠署側。朔望奉香火。而城中遂寂然矣。

吳門某

吳門某。美姿容。工絃管。托身維揚。商家出入。以紫簫自隨。一夕吹簫月下。忽有白髻老叟至。詢其年。遽以己女許配。卽邀至家。設席相待。徧遊園亭。見其女妖豔動人。恍如夢遇。越日贈資。促其歸聘。比歸。父母疑爲狂。出懷中銀驗之。非僞。遂偕至維揚。叟置酒留賓。果不誣也。告歸。約以某日送女來。嬪及期。果至。船泊胥門外。裝奩都麗。某聞至。肩輿出。親迎歸。從者夾道。將及門。啓視輿中。某及女皆失所在。轉瞬間。妝奩諸物。化爲烏有。急出胥門視之。船亦不知何往。父悲失子。重至維揚。尋舊所。但見古廟三楹而已。

夢宮詹

夢宮詹吉。在京邸嘗就寢。其妻女尚在燈下言笑。夢已熟寐。恍惚間聞叩外戶聲甚急。妻女皆若罔聞。良久夢悲怒。隨自起披衣出。經其妻女身畔。亦相視無覩。出寢門至外戶啓鍵。見燈火輿馬候於外。吏役云遲矣。奈何。隨擁入輿。迅速如飛。出彰義門。經荒郊數里。入村落。至一閭闔而止。門者云遲矣。姑回。仍擁輿歸。驚呼而覺。妻女尙未寢也。語其故。皆驚訝。明日命車出彰義門。物色所經之地。至大井村。有門徑宛然。問其家。於昨二更分娩。墜地無聲而斃。始知頃刻間已一度輪回矣。

徐嗣曾

丹徒徐中丞嗣曾。幼時封翁爲結姻於某姓。其友爲媒。封翁疾革。某欺其斃困。立意背盟。其友數爲致辭。決不可。友憤然曰。此子豈長貧賤者。爾不可。則吾有一女。願以字之。遂訂約。而封翁歿。公貧甚。往依其舅楊氏於海寧。遂從其舅姓。入海寧庠。乾隆丙子。中浙省鄉榜第二名。癸未成進士。授部曹。旋改外任。敬歷至福建巡撫。夫人早歿。終身不再娶。世多其高誼云。

朱某

乾隆癸未夏初。吾邑有汛兵朱某。月夜泊舟太湖濱。時同泊者頗多。有商船載重資。自蘇赴杭。舟方駛行。突有盜船二。追及夾持其舟。徑往湖中。商人呼號求救。衆皆瑟縮不前。已至中流。有自湖西載蔗來者。一叟持篙立船頭。一童在船尾搖櫓。聞聲噉應。盜方挺篙刺叟。叟以篙隔。卽刺盜。盜墮水死。旁一盜以篙從側刺叟肋。叟以篙柄橫撞之。盜亦墮。羣盜知不敵。隨逸去。衆始敢鼓噪以助叟。護商船抵岸。商酬叟以五十金。叟受之。卽絕湖而去。詢其姓字居址。不肯言。蓋防盜夥之報復也。

新安醜賈

新安醜賈汪氏爲其子娶婦。所製牀以沈檀諸香木爲之。雕琢人物。細縷如畫。結襦後。一日夫婦方寢。至夜半燭滅。忽帳中光明如晝。絲竹競作。仰視有乘馬者。御車者。拈花者。騶從儀仗。歷歷分明。旋繞一周。皆冉冉出幃而去。鼓吹方息。一室闕然。二人皆驚悸而絕。天明家人呼之始甦。詢之衆人。疑其室中所雕刻者爲妖。遂碎此牀焚之。香聞數里。

古錢

秦鑄錢文曰半兩。漢武帝元狩五年鑄五銖錢。無邊。王莽初鑄錢曰大錢五十。後改鑄貨布錢。其形長方。狹上闊下。又鑄貨泉錢。其形圓。宋孝武帝所鑄曰孝建。廢帝所鑄曰景和。北周武帝所鑄曰布泉。唐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歐陽詢所書。幕有爪甲痕。云是文德皇后所搯。然亦間有之。近得一乾元重寶錢。亦有爪甲痕。則此言不足信矣。肅宗乾元元年鑄乾元重寶錢。以一當十。武宗會昌五年置二十二監。鑄開元錢。各加本郡州號。名爲背文。然余所見者。止有洛潤興字三種。宋初錢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淳化九年太宗親書草字。淳化元寶錢。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太宗曰至道。眞宗曰咸平。景德祥符。天禧。乾興。仁宗曰天聖。明道。康定。慶曆。皇祐。至和。嘉祐。惟寶元以寶字文。重易以皇宋通寶。英宗曰治平。神宗曰熙寧。元豐。哲宗曰元祐。紹聖。元符。徽宗初年曰聖宋。後曰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高宗曰紹興。孝宗曰隆興。乾道。背有十六字。淳熙。光宗曰紹熙。寧宗曰慶元。背有一字。嘉泰。開禧。嘉定。理宗曰寶慶。紹定。端平。嘉熙。開熙。景定。惟寶祐年則易以大宋。度宗曰咸淳。至靖。康。建炎。

德祐則歷年不久。故未及鑄。元止有順帝至正錢。明太祖曰。大中曰。大明。洪武。成祖曰。永樂。仁宗曰。洪熙。宣宗曰。宣德。世宗曰。天啓。懷宗曰。崇禎。英宗。景帝。憲宗。孝宗。武宗。皆未鑄錢。嘉靖中部。臣請補鑄。以存一代年號。然亦止補成化。宏治二種。餘未鑄也。

碧血錄

黃煜

燕客傳略

燕客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客於燕。故曰燕客。平生耽酒任俠。重然諾。惡富貴鄙夫。遇窮困交則獨喜。好經世學。尤明天文兵法。乙丑春。或告客北地饒名酒。及多感慨之士。負笈徒往。將抵易涿間。訪田荆其人。掄千秋契。道中聞六君子之獄。輿慨然曰。此六君子者。世所謂賢豪長者也。今死矣。藉令在百世以上。聞其風。猶唏噓憑弔。可當吾世而不識其面乎。遂走燕都。旅泊詔獄左右。易吏人衣。日逐與輿夫馬圉相歡狎。久之。混入鎮撫。因得見諸公之顛末。諸公亦竊知客爲有心人。遣言遺札。多默附之。客一日被酒。語次。冤諸君子之事。爲邏者所察。踪跡垂及。復作賈人裝。疾馳而南。計盡一日。馳三百里。方脫虎口。今人間所傳大人合徵錄。客蓋以九死而得之云。

履園叢話

錢泳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於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爲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爲西席。卽課承疇。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爲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

東河南流賊橫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加光祿寺卿。不數年。承疇已歸順本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尙圖結援。爲大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曰。吾眼已瞎。汝爲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斯。欲陷我於不義乎。乃摯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於江寧。戮淮清橋下。妾張氏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盧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田橫云。

吳留村

吳留村。名興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卽選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鐫級。左補江南無錫縣知縣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咸戴。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尙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後數年。閩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劫。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卽向所持札取庫金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爲姚公啓聖。與吳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閩旣復。姚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留村在無錫。旣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庥者。自縣治以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閩門。八九十里。號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數萬人。其搢紳

及受知之士則操舟祖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路者。亦連檣數十里。依依不舍。使君爲之泫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王永康

蘇州王永康者。逆臣吳三桂壻也。初三桂與永康父同爲將校。曾許以女妻永康。時尙在襁褓。未幾父死。家無儋石。寄養鄰家。比長。飄流無依。至三十餘。猶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謂永康云。君富貴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我富貴立至。從何處來耶。有親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時三桂已封平西王。聲威赫奕。永康偶檢舊篋。果得三桂締姻帖。始發奇想。遂求乞至雲南。無以自達。書子壻帖。詣府門。越三宿。乃得傳進。三桂沉吟良久。命備一公館。授爲三品官。供應器具。立時而辦。擇日成婚。粧奩甚盛。一面移檄江蘇撫臣。爲其買田三千畝。大宅一區。在今郡城齊門內。拙政園相傳爲張士誠壻馮駙馬潘元紹故宅也。永康在雲南。不過數月。卽攜新婦回吳。終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旣回。窮奢極欲。與當道往來。居然列於公卿之間。後三桂敗事。永康先死。家產入官。眞似邯鄲一夢。吳中故老尙有傳其事者。

小韓都堂

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兵來守。將軍祖大壽。圈封民居。以爲駐防之所。號大營兵。自婁門至桃花隴寶城橋而止。獨不及後板廠一隅。緣後板廠有李灌溪(模)曾任前明兵備。時祖公爲微員。有事當刑。幕友勸李解救。李適擲色曰。此人有福。當得全色。一舉而得六紅。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報之也。康熙三年。撫軍韓公(心康)奏請以駐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於城外。令兵

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違者斬首。蓋當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債。韓公深知其意。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於門。兵來索債。見之舍去。民賴以安。吳人感其德惠。立祠於虎邱半塘。春秋祀之。今韓公祠是也。公撫吳時。年未三十耳。俗呼爲小韓都堂。

鬪富

康熙初。有陽山朱鳴虞者。富甲三吳。遷居中衙前。卽文定公舊宅。其左鄰有吳三桂侍衛趙姓者。混名趙蝦。豪橫無比。常與朱鬪富。凡優伶之遊朱門者。趙必羅致之。時屆端陽。若輩先赴趙賀節。飲酒皆留量。趙以銀杯自小至大。羅列於前。曰諸君將往朱氏。吾不強留。請各自取杯一飲而去。何如。諸人各取小者立飲。趙令人暗記。笑曰。此酒是連杯偕送者。其播弄人如此。朱曾於元宵掛珠燈數十盞於門。趙見之。愧無以匹。命家人碎之。朱不敢與較。尚於雅園顧吏部（予咸）顧唯唯。乃以重幣招吳三桂塔王永康來。讌飲。席散遊園。置碎燈於側。王問曰。可惜好珠燈。何碎不修。朱曰。此左鄰趙蝦所爲。因平西之人未敢較也。王會意。耳語家人。連夜逐趙出城。另遷。一時大快人心。鳴虞之子。後入翰林。常與王往來。王居北街拙政園。俱先三桂死。今中衙前尚有陽山朱衙之名。問所謂朱鳴虞趙蝦之號。竟無有知者。

南州逸事

玉峯徐大司寇（乾學）善飲。每早入朝。食實心饅頭五十。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壺。可以竟日不饑。同朝京江張相國（玉書）古貌清臞。每一朝。止食山藥兩片。清水一盃。亦竟日不饑。二公之不類如此。徐公解組後。常寓蘇州雅園顧氏。凡人有一面者。終身不忘。無材藝者不入門下。有執贄者。先繕帙以進。公

十行俱下。頃刻終篇。其有不善處。則折角志之。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故凡人有奇材者。必有異相也。

測字

閩門外上津橋。朱某家貧。欲入山尋死。遇仙解救。授測字一書。其驗如神。求之者。必須預定日期。每日只測一字。取資一兩。懸牌門首。某日測某人字。時吳三桂將反。有文書來。向蘇藩庫借餉十萬兩。方伯慕公。(天顏)躊躇莫決。乃延朱測字。且告以故。朱曰。請命一字。適几上有殘柬。慕公隨手翻轉。指正字爲枚。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亂。且柬正面合儿上。正而反矣。卽反之兆也。慕卽拒之。未幾。果應其言。其子亦習父業。占驗不減於父。但非一日測一字也。有人以武字問。有子否。朱曰。絕矣。一代無人。自此而止。其人果無後。朱子死。其書徧尋不得。或以爲仙人收去。遂失其傳。朱之孫號心傳。曾孫號孔亭。俱習醫。亦頗有名。

鐵面御史

湯文正公(斌)蒞任江蘇。聞吳江令卽墨郭公(琇)有墨吏聲。公面責之。郭曰。向來上官要錢。卑職無措。只得取之於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職何敢貪耶。公曰。姑試汝。郭回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轍公喜。特保舉卓異。而前任督撫江蘇者。余公國柱也。方掌綸扉。徵賄巨萬。聞之。啣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鐵庵司寇。從而和之。賴聖祖皇帝英明。稔知郭無他。故得以保全。時長洲貢生何義門(焯)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攘罵不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二十六年。郭

公內陞御史。於半年中參罷三宰相。兩尚書。一閣學。直聲振天下。稱爲鐵面御史。旋以吳江張令虧空舉發。舊案株連。落職。擬遣戍。幸蒙聖明洞鑒。以郭琇居官。尙有風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兩湖總督。

燒坯

康熙末年。總督噶禮。由晉撫陞任兩江。辦事勤敏。喜著聲威。嘗以南園號舍逼窄。請旨增建。卽今平江府各字號是也。而貪婪不法。無敢言者。辛卯歲。江南科場事發。噶禮袒護之。得銀數十萬兩。又大縱估客糶米出洋。米價一時騰躍。以至軍民交怨。時儀封張清恪公（伯行）爲江蘇巡撫。密飭查拿。果得總督令箭。並訪獲張元隆等交通海賊情狀。以實參奏。聖祖震怒。正欽差張鵬翮。出京審辦科場。兼訊噶禮。而噶禮權勢甚盛。遂以反誣革張伯行職。事聞。聖祖曰。朕素所知張伯行爲天下第一清官。著加恩免議。旋調倉場侍郎。而罰噶禮修熱河城工。以贖前愆。五十一年九月。上知城工未完。懈於督辦。遂將噶禮拿交刑部。適噶禮之母。詣都察院訟禮忤逆。令家人進毒弑母等事。奉旨廷訊。果然。發部議。以凌遲處死。上命先將噶禮眼珠打出。又割其兩耳。籍沒其家。妻子同謀。法皆斬首。其母恨禮甚。又詣刑部請照陶和氣例。凌遲後焚尸揚灰。有旨賜帛。而噶禮又賄囑帛繫未絕時。卽行棺殮。監絞官候至夜分。忽聞棺中語云。人去矣。我可出也。聞者大駭。劈其棺。噶禮遽起坐。因耳目俱無。不知所之。監絞官懼事洩。一斧劈倒。連棺焚化。始行覆命。聖祖笑曰。這奴才真燒坯也。此案見康熙五十一年邸抄。

書周孝子事

周孝子。名芳容。字鐵巖。華亭人。其父文榮。弱冠遊楚。自楚歸娶時。年二十有八。其明年生芳容。又明年復

往楚。越五載。以省親旋里。不數月。卽去。芳容纔六歲。稍能記其聲音笑貌。後八年。楚中移文至華亭。則客死歸州官舍矣。實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七日也。時芳容已十四歲。祖父母猶在堂。家無毫末之產。賴其母汪氏勤事紡織。仰事俯畜。又以門祚衰薄。親戚皆聞訃而歎。豈能往楚迎柩。乃招魂設奠。喪不成禮。既而祖父母相繼死。臨終撫芳容歎曰。安得汝爲尋親孝子。使我瞑目九泉乎。芳容泣而志之。由是始有負骨歸葬之念。而連遭喪病。家亦奇貧。筆耕所出。不能謀半菽之養。欲行復止者數載。春秋家祭。聞其母哭聲甚哀。而芳容自顧年已及壯。可跋涉險阻。乃自奮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遂屏棄葷血。茹齋衣素。節日用爲母氏餘糧。焚香告家廟曰。此去不得父骨。誓不歸矣。又思途長費重。孤貧下士。豈能徒手邁征。必至京隨宦遊者以往。事或稍易。因於嘉慶十七年二月。附漕艘傭書入都。先是芳容嘗爲童子師。見人畫蘭竹。竊效其法。又於書肆中得曹全碑殘本。亦時時臨仿。既登舟。以其餘晷學書作畫。又取官僚中啓事尺牘。晨書夕寫。以爲數者兼習之。庶可藉以遊楚也。六月抵京師。寓西河沿之泰來店。徧謁同郡官輦下者。泣告之故。皆憫然歎息。許爲覓楚館。初意江漢爲天下通途。吳中往仕者。指不勝屈。囊筆幕遊。意不計重值。當無所難。乃遲之又久。竟不可得。芳容自思曰。必待遊幕往楚。則就道無時。吾爲尋親而出。無論佐人持籌握算。下至傭保傭從。苟可因以到楚者。皆所願也。又以此意告同郡諸公。亦皆哀憐其志。而楚館仍不可得。遂擬行乞道路。訪求蹤跡。而寓京半年。典衣度日。積逋甚多。寓主人督促旅費。又甚急。時當十二月。同里耿君省修。方以需次在京。甚篤交誼。乃往告其事。求其資以薄少。爲出都計。耿以歲將逼除。期於正月初商之。至時復往。適有朝士在坐。聞者導入傍舍。則故鄉數客在焉。坐有戴寶德者。年逾六旬。曾

與文榮同客歸州。芳容向之號泣叩頭，求示以旅瘞處。耿適至，爲詳述其故。寶德挾芳容起曰：汝卽周文榮之子，今已成立，將入楚尋親耶？孝哉！孝哉！雖然，自京師至歸州，水陸數千里，觀汝形容，儼然一寒士，勢不能枵腹往返，其難一也。歸州於戊午己未間，遭白蓮教之亂，城垣房舍盡已焚燬，今廬而處此者，皆流移雁戶。汝父渴葬亂塚中，兵火之餘，安能尋覓其難二也。孤子當室，家有內顧之憂，自宜昌以上，江波絕險，舟行稍一失勢，卽下鮑魚鼈，汝縱孝不顧身，其如母大人倚閭之望何？其難三也。爲今之計，莫如暫且歸里，盡潔白之養。我官江夏日久，賓客多有從歸州來者，當代汝訪之，候有影響，卽以相告。然後往尋，未晚也。芳容哭不止，耿復告以將行乞往尋之事。寶德歎曰：愚哉！愚哉！雖然，其愚不可及也。汝旣有此孝思，當爲汝圖之。今歸州吏目江寧鍾君光範，我友也，作書付汝，齋以往見鍾君，乃好義之士，不汝欺也。是日耿首倡餽贖，袁方伯秉直、趙侍郎秉沖輩俱有所贈，足以稍資屣履。明日戴持書至，復出路程目一紙曰：自漢口西上，記載極詳，不憂迷道。戴因親老乞改近地歸時，當相見里門也。乃敦勉而去。芳容走別耿君，將束裝向漢口，有同寓張某者，金陵人，曾爲某郡司閹，熟遊齊魯各官署，適流落在京，乃曰：子善書畫，而無門可投，吾多交遊，而無物爲贄，盍牽連南行，彼此各有所濟。且南京楚船甚多，屈指可達也。遂於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相伴出京，一路取筆墨所給，僅足糊口。抵臨淮關，張以訪友他去，芳容獨坐旅舍，愁思淒然。忽念同郡史君本泉，方爲穎上教諭，盍往訪之，兼問入楚道路。乃與張分手，自出都後，芳容日行風霜雨露中，寒燠失度，飢飽無時，精神日燦。由臨淮至正陽關，舟行四日，始投止旅店，頭目暈眩，偏身焦灼如火，飲井水數升，神思稍定。次日病不能起，時夏令初屆，淮泗間癘疫流行，多朝發夕死者，主人見芳容

病狀懼不敢留。欲徒置鄰廟。廟故摧頽無主。旅病者移置其中。無不卽斃。芳容乃曰。吾本孤客。主人慮之固當。然吾病雖劇。心實了然。藥之可以卽愈。且吾有大事未了。爲吾招里正。當告以故。未幾里正至。語以將入楚尋親。迂道往潁。上訪史君事。又出戴君書及囊中銀二錠。曰。吾命懸此。書恐病中失去。故以相託。因指銀曰。盡此醫病。病如不起。卽以具殮。遇松江人過此。以書視之。必有反吾柩者。里正閱書色動。邀鄰醫至。醫乃壽州諸生。受業於史君者。見書甚駭。叩得其詳。曰。此吾師之戚。大孝子也。病必無虞。汝輩勿草草時觀者甚多。皆憊忠主人相留。不復議徙。醫者以史君故。盡力診治。日或二三。至七日熱稍退。漸能步履。又七日病愈。因急欲登途。當風薙髮。病復大作。自此之後。或因食復病。或因勞復病。直至六月初旬。始能步履。已留滯正陽關兩月。資斧衣裝。又復罄盡。乃步至潁。上謁史君於學舍。見芳容病容柴瘠。體無完衣。固止其行。言其次子熙文。將就試江寧。若同舟以往。則旋松江甚便。以死父而缺生母之養。孝者不爲也。芳容志不可轉。史惻然憐之。乃命作書畫數十幅。以己名刺。遣齋夫徧投門下諸生。諸生有答者。餽銀或四三錢。或五六錢。聚之得二十餘兩。因具衣履別史君而行。自潁上至漢口。道經商雒。黃麻間。一路人煙稀少。崇巖巨嶺。綿亙千餘里。爲車馬所不通行者。惟乘竹轎。轎日費千錢。非有力者不能也。加以秋暑未退。草木正盛。瘴煙毒霧。終日不一開霽。又滑縣邪教將亂。奸人乘間伏莽。道多梗塞。芳容則麻鞋短服。日行三四十里。遇無旅舍處。輒據石倚樹。露宿草間。或風雨驟至。往往淋漓達旦。嘗宿山家檐下。夢中爲物所驚。覺則有長蛇一條。黑質白章。從領穿袖而出。芳容悸不敢動。又夜行青石嶺下。山半雙燈炯然。以爲人也。呼之燈忽不見。聽猛虎一聲。遮道而立。因竄身荒塹間。以免。又山蹊遇雨。水勢洶洶。赤腳行石齒。

中忽踵決。膚裂流血不已。時有賣草帽者數人同行。有地名往流集者。芳容至此。不能復前。數人先去。未幾有兩人倉皇而反。曰。過此八九里。峯迴路轉處。突出十餘人。挺刃交下。劫所有以去。已斃一人。餘各他竄。吾所以逃歸者。欲懇之官也。芳容駭甚。明日候多人爲伴。始敢前行。山中所經危險之地。不可勝數。及抵漢口。則已清風戒寒矣。前在京時。戴君以路程目相贈。凡江途夷險。城市疏密。及停帆易艇。旅行水宿之事。無不詳備。遂依目中所載。附估客船以行。適公安水發。不能前進。枉道由洞庭湖折而西上。舟中側席而坐。臨食而歎。時時以淚洗面。或竟夜不眠。咄咄自語。同舟者怪而問之。不以實告也。至宜昌。空囊如洗。飲食俱缺。檢隨身物。凡值一錢半。鏹者悉付質庫。得錢一千餘文。易舟就道。是夕芳容夢其父形貌如昔。誠曰。明日上灘。汝宜留意。明日過青灘。水勢狂悍。石角參錯。波濤間觸舟。舟漏幾沈。沒江中。旣出險。各賀重生。乃於九月初一日抵歸州城下。自宜昌浮江上湖。灘灘梯接。勢若建瓴。歸州城瀕江設險。雞鳴犬吠。恍在霄漢。明初崇墉屹立。後爲張獻忠所夷。乃柵要害守之。近復燬於寇亂。重事版築。官府方招集流亡。疏節闔目。與民生聚。由是閭閻闐闐。較舊制更嚴且整。芳容就寓州署之側。乃持戴君書謁吏目鍾君。鍾見書駭然。一再閱之。蹙然曰。此鄉自被寇後。城郭人民。皆非疇昔。卽十年前事。知者甚鮮。況二十年耶。土著之民。墓田丙舍。皆已爲谷爲陵。矧旅櫬耶。汝旣來此。且少弛擔簦。當行尋郊外。裹草根片土。招魂歸葬於孝子之心。亦可無憾。如欲求真骨以歸。正恐徒勞無益耳。芳容固求公訪之。因徧詢州役及城內外琳宮佛宇。訖無知者。州有老役徐某。避亂居巴巫間。常回州應役。一日至署。芳容適在座。鍾問曰。前二十年浙有黃公鍾岱官此。汝知之乎。曰。知之。曰。黃有幕客周病歿於署。汝知之乎。曰。知之。其年某爲役總董。

率各役黃本官係六月到任。攜幕客三人一戴一許一周。周到署已病。一童子侍湯藥。一日童子喚某入。則已氣絕牀上。藥甌猶在手也。時黃本官與戴姓者在省未歸。惟許姓爲具棺殮。雖事越二十餘年。猶能記其髣髴。芳容聞之感泣不能止。急詢瘞埋之所。曰似在東關外骨墳塘。依稀偏左。自遭教匪蹂躪。恐迷其處矣。鍾謂芳容曰。今略得影響。子宜移寓就近。東關外有太平庵者。可往居之。明當遣徐某爲導。求其殯所。芳容乃移寓庵中。次日乞徐爲導。至骨墳塘。塘去城一二里。荒山亂草。四周立石。爲商旅叢葬之所。芳容偃僂草際。求之不可得。次日復往尋覓。日將趨。芳容自念曰。此間四五里白骨如莽。陳陳相因。擬盡半月之功。窮索瘞所。吾萬里遠來。不得父骨。當投江而死耳。正然疑間。忽見十餘步外。片石半沒土中。亟捨土視之。石上字凡三行。中一行云。清故周文榮。係江蘇松江府華亭縣人。左一行云。歿於癸丑年九月十七日卯時。右行云。某年月日同人公立。芳容心喜極而悲。號慟不能起。欲露宿塚上。徐某謂地多豺虎。常白晝齧人。因挾芳容歸寓。明日趨告鍾。鍾欣然曰。親骸旣獲。大志已慰。若迎歸故里。則江路遼遠。約略計之。非二百金不可。且掩土已久。不如無動。南宋大儒多有父母異葬者。可法也。芳容決意負骨歸。鍾不能止。曰。此事宜告本州。次日乃告州牧劉公清祥。劉憫芳容志。命里正與伍伯爲助。鍾亦遣人來預。具水甕二。黃布囊一。油紙數幅。綿紙八番。蠶綿一束。線一約。及筆墨疏布小刀之屬。擇於重九日登山收骨。是日天朗氣清。僱土工二人持祭物偕往。至則里正州役咸在。乃陳祭塚下。啓土見棺。則前和已朽。觸處糜濫。棺破而骸見。芳容擗踊哀號。以口銜左臂肉。右手持刀割之。用力過猛。皮裂及肘。又割之。以肉抵父頰。齶間輒膠合如漆。左臂血沾漬骨上。亦深入不流。乃掬泥掩創。裹以疏布。匍匐拾骨。伍伯展油紙陳之。土

工次第加繡。裹以綿紙。芳容乃以血和墨。寸別件記。凡若干股。裝爲一囊。護以綿被。又以餘墨拓石上。字數紙。爲歸日徵信。然後掩石入土。歸州江山雄奇。東郭尤勝。時登高者數十百人。聞有此事。至骨墳塘環而視之。無不淚下稱歎。乃負骨至太平庵。冀賣書畫作歸計。而窮途踟躕。費無所出。有湖州商人某。亦來遊。叩及里居。因曰。今遊擊張將軍廷國。亦松江人也。子如未相識。當爲之介紹。乃謁將軍於江上。各敘故舊。并告以不能歸骨之故。將軍惻然。許爲謀之。次日鍾歡笑而至。曰。大好遭際。昨有宴會。文武官皆集。張將軍以汝事告劉公。公謂孝行如某。而困不能歸。官斯土者之咎也。首贖白金五兩。餘官皆三兩。幕客三人各二兩。已二十餘兩矣。張將軍贖錢十緡。遣旗牌檄江船送至漢口。刻期於三日後起程。豈非大好遭際哉。芳容惘然。不知所對。因遣僕導芳容謝劉公。劉延至書室。命以隸寫孝經數幅。曰。藏此。孝子手跡。可爲吾子孫勸也。又徧謝文武諸官。芳容臨行。鍾君持劉公官封書一通。俾歸投華亭縣。互相杏照。遂白衣冠。負骨登舟。居人出郭爭視。途爲之塞。時嘉慶十八年九月二十日事也。及解纜。風順水急。不數日。卽達漢口。作書託旗牌謝將軍。乃出漢口。易舟而東。舟人於舵樓祝金龍神甚虔。芳容亦早晚焚香稽首。禱求默助。半月餘。竟達里門。急省其母。雖望眼將穿。猶幸康健如昔。因寄骨城東佛舍。懸所拓石刻字於前。扶老母哭而祭之。聞者皆爲酸鼻。旣而卜兆於祖墓之旁。營治井櫛。卽於十一月初九日安葬。時戴君寶德。故官金華尉。乞假省親。適芳容負骸骨歸。亦來送葬。則又相詫爲奇絕也。歸時以劉公官封書投華亭周公煒。葬旣畢。周招至署中。獎歎不置。以爲至性至情。非尋常庸行所及。將聞其事於朝。旌門如制。是役也。芳容在京師時。幾凍餓死。正陽關幾病死。商雒萬山中。幾中虵虎盜賊死。宜昌灘險。幾破舟死。蓋及於死。

者數矣。非耿君不能出京。非戴君書卽往歸州。與不往等。非史君濟以資斧。不能至漢口。非鍾君遣老役指迷。力任其事。無由覓塚得棺。非劉州牧與張將軍倡賻贈舟。不能浮江歸里。乃瀕死更生。負骨窀穸。得報其祖父母遺命於地下者。皆其父文榮之靈。其母汪氏之節。鄉邦親故賑窮救患之德。而尤敬芳容之至孝。爲不可及也。其事與蘇州黃向堅萬里尋親相類。記之以傳其人焉。道光三年三月勾吳錢泳書。

成衣匠

成衣匠。各省俱有。而寧波尤多。今京城內外成衣者。皆寧波人也。昔有人持匹帛命成衣者裁剪。遂詢主人之性情。年紀狀貌。并何年得科第。而獨不言尺寸。其人怪之。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需前長而後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偃。需前短而後長。肥者其腰寬。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緩者宜衣長。至於尺寸成法也。何必問耶。余謂斯匠可與言成衣矣。今之成衣者。輒以舊衣定尺寸。以新樣爲時尚。不知短長之理。先蓄覬覦之心。不論男女衣裳。要如杜少陵詩。所謂穩稱身者。實難其人也。

雕工

雕工隨處有之。寧國徽州蘇州最盛。亦最巧。乾隆中。高宗皇帝六次南巡。江浙各處名勝。俱造行宮。俱列陳設。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并銅磁玉器架墊。有龍鳳水雲漢紋雷紋洋花洋蓮之奇。至每件有費千百工者。自此雕工日益盛云。乾隆初年。吳郡有杜士元。號爲鬼工。能將橄欖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東坡遊赤壁。一方篷快船。兩面窗榻。桅干。兩櫓頭。梢篷。及舵。篙。帆。檣。畢具。俱能移動。舟中坐三人。其中袍而髻者。爲東坡先生。著禪衣冠。坐而若對談者。爲佛印。旁有手持洞簫。啓窗外望者。則相從之客也。船頭上有

童子持扇烹茶。旁置一小盤。盤中安茶杯三盞。舟師三人。兩坐一臥。細逾毛髮。每成一舟。好事者爭相購得。值白金五十兩。然士元好酒。終年遊宕。不肯輕易出手。惟貧困極時。始能鏤刻。如暖衣飽食。雖以千金不能致也。高宗聞其名。三召至。啓祥宮賞賜金帛甚厚。輒以換酒。士元在禁垣中。終日悶悶。欲出不可。忽詐癡。逸入圓明園。將園中紫竹。伐一枝。去頭尾。而爲洞簫。吹於一大松頂上。守衛者大驚。具以狀奏。高宗曰。想此人瘋矣。命出之。自此回吳。好飲如故。余幼時。識一段翁者。猶及見之。爲余詳述如此。余嘗見士元製一象牙臂攔。刻十八羅漢渡海圖。數寸間。有山海樹木島嶼波濤掀動翻天之勢。真鬼工也。

鐵人

杭州城隍山東嶽廟。有鐵人。高四五尺。俗謂之鐵哥哥。厲樊榭有詩。翟晴川湖山便覽亦載之。言江上浮來也。或傳李宮保（衛）築錢塘挑土出之。杭人云。此鐵甚靈顯。凡有人盜竊銀錢物件者。失主禱之。十日內必有應驗。余監修表忠觀時。暫寓湧金門外王氏祠堂。一日失去銀十兩。心疑是燒飯人張姓者。問之不認。余以危言嚇之。其人計無所出。乃到東嶽廟叩禱曰。十日不報應。則投爾於西湖。其事僅隔七日。祠丁之妻忽發痧脹。半日而死。此銀尙未用也。後張姓告余如此。事亦奇。

墨線

嘉慶十年三月。家小癡客四川之中壩巡司署。初五日早。哄傳街上彈有墨線痕。親自出署觀之。自大堂暖閣至頭門。百餘步。甬道上貫墨線一條。詢之居民。咸稱本鎮各街巷。暨幽僻處。皆然。成都龍安嘉定。皆同日彈有墨線。不知何異也。至立夏後。民間疫病大作。四五月尤甚。成都省城各門。每日計出棺木八百

四五十具，亦有千餘具者。先是三月初，簡州刺史徐公鼎奉檄赴嘉定，催銅夜夢五人從東來，自稱行疫使者，將赴成都，問其何時可回，答云：「過年看龍燈方回也。」徐旋省後，適見瘟疫流行，憶及夢中語，即告制軍議以五月朔爲元旦，曉諭民間，大張燈火，延僧道誦經禮懺，繫龍燈，放花爆，民間亦助結燈彩，每夜火光燭天，金鼓之聲不絕，自錦江門直至鹽市口，男女雜沓，歌曲滿街，卽每歲元宵，亦無此盛也。如此半月，疫果止。

八月十五晡

嘉慶乙亥八月初，福建省城南門外地名南台，人煙輻輳，泊舟甚多，大半妓船也。衢巷間忽有兩童子，衣朱衣，連臂而歌曰：「八月十五晡，八月十五晡，洲邊火燒宅，珠娘啼一路。」閩語謂夜爲晡，屋爲宅，妓女爲珠娘，以方言歌之，頗中音節，連歌三日，不知其爲誰氏子也。居人以其語不祥，遂告鄰近，於中秋夜，比戶嚴防，小心火燭，至期絕無音響。至次年丙子四月廿九日夜半，洲邊起火，延燒千餘家，毗連妓舟，皆爲煨燼。至五月初一日晡時始熄，計上年八月十五夜，再數至八月，又十五日，適符八月十五晡之謠也。吾友王子若茂才在福州，親見其事。

鄒二癡

鄒公履，名德基，工於書法，出入平原北海之間，而性情孤峭，如醉如癡。至今吾邑中人，尙稱鄒二癡爲名筆也。其父迪光，中萬歷甲戌進士，爲湖廣提學副使，積資巨萬，俱爲公履造園，園有鍊石閣，公履所居也。忽一夕爲羣盜所殺，官捕數年不得，至國朝康熙初，有捕役高姓者，婪賄無數，豐衣足食，常夏月避暑，設

一榻。張紗幘。臥于閣上。怡然適也。時月色甚明。似有人緣梯而上。帶烏紗巾。著紅道袍。徘徊大步。高懼。心知爲鄒公子。乃下牀叩首不止。公子曰。汝何等人。敢據吾閣邪。以足蹴之。遂墮樓下。從人驚起。高自言如此。天未明。遂氣絕。人傳而快之。初。公履死。索盜無蹤。有女巫能召亡者。焚符畢。巫忽起行如鄒公子狀。喚家奴取杖痛責之。曰。巫者至賤。安得令彼召我。家奴言因主人被害。實爲不平。求主人明示。巫言以人殺人事。甚平常。安問盜言訖。巫仆而醒。

鬼戲

康熙中。常熟有包振玉者。係梨園中吹笛手。一日忽有人來定戲。云在北門王姓。以銀十錠。期於某日。至期而往。則巍然大第。堂中設宴。主人出謂振玉曰。今日係周歲。不可大鬧。以官人幼。不任驚嚇也。遂點西廂記。減去惠明寄書。及殺退孫飛虎兩齣。乃定席開場。衆方演唱。振玉獨執笛旁坐。暗窺坐中賓客。凡飲酒。俱呷入鼻中。其往來男女侍從人等。俱足不帖地而行。心甚異之。以私語其衆。衆曰。彼不欲鬧。豈所畏者此乎。於是忽鑼鼓一響。倏無所覩。乃在昏黑中。則一古墓。惟聽松風謾謾而已。通班大驚。振玉遂得疾。不數日死。

乩仙

秦對巖宮諭家。有乩仙。適吳令君伯成至。知其召仙。必欲觀之。宮諭延之入。時所請者。云是李太白。令君曰。請賜一詩。乩判云。吳興祚何不拜。令君言詩工。固當拜。又判云。題來時有一貓蹲于旁。吳指之。詠此。又判云。韻來吳因限九韭酒三韻以難之。乩卽書云。貓形似虎十八九。喫盡魚蝦不喫韭。只因捕鼠太猖。

狂。翻倒牀頭一壺酒。吳乃拜服。

送涼

崇明李明經杜詩。年七十餘。率其徒數人。應科試。自崇抵崑。已薄暮矣。徧覓寓所。已無下榻處。惟東南門柏家廳。有樓五楹。李遂偕其徒居之。時方六月下旬。盛暑鬱蒸。諸徒舟車勞頓。已就榻酣睡矣。李獨臥不成寐。見殘月漸明。樓下如有人聲。竊竊私語。聞一人曰。如此炎天。樓上諸公得毋太熱乎。我輩夜涼無事。胡不上樓代爲驅暑。于是漸聞梯上有聲。如連步而上者。李素稱膽壯。亦不畏之。少頃。漸至榻前。各執蕉扇一柄。有無頭者。則以扇插頸。答答若搖狀。無臂者。以扇插肩。盤旋于幃前。見數十鬼中。肢體無一全者。或馳於東。或趨而西。一人曰。廂間進士公下榻。我輩盍先送涼。旣而曰。某某雖秀才。爾輩何薄待之。我爲之拂暑。而獨不至。李迨諸徒榻前。搖扇幾遍。將作下樓狀。忽齊聲曰。揚仁風而不及老貢生。非情也。遂各舉扇一搖。呼嘯而去。李徐呼其徒曰。今夜得無太涼乎。皆答曰。涼甚。汝不知其故乎。因徐爲道之。諸徒愕然驚起。不敢復臥。次早詢之。土人有老者曰。明季被兵時。有民人百餘。皆潛伏此樓下。旣而兵入。悉被屠戮。無一存者。今百餘年。此樓尙多崇也。是日卽遷寓而去。

聞角菴相士

揚州聞角菴。有相士寓其中。好酒。同寓有王叟者。亦好酒。相與友善。每夕共入市中飲。以爲樂也。一日。叟謂相士曰。我鬼也。能知人死期。吾語子。自此相者日盛。能定人生死。咸以爲神仙。久之。王叟忽不樂。顧相士而泣曰。某日將與君別去。欲借尊嫂腹。爲我寓也。不解所言。未幾。叟不見。是夜相士妻腹中有聲。絕似

叟語。其言死生如故。而相益神積金甚多。妻死後。遂不知其所終。

馬公宋相

吾鄉凡完願。酌神俱有。馬公宋相。別設下筵。必先祀之。忽忽送出。然後歌樂薦燈上筵。實不知其爲何神也。後見土風錄。相傳馬公是蘇州葑門人名。福以賣菱爲業。每晨擔出閭門。過宋相公廟。必敬禮之。後與人爭角。不勝。投水死。適宋相公神舟至。因收作帳前驅使。符祝家信之。私相尊奉。或云馬公宋相。俱是五通神部下。傷官湯文正公滅燬淫祀時。五通神俱用鐵鏈鎖押。加以手靠脚鐐。如重犯者。先命縣官拿下。其像長屹然不動。公正色大罵曰。汝還蠲彊耶。遂親自動手。五像俱倒。杖四十。投之石湖。惟馬公宋相兩像。終不能動。問是何神。廟祝詭以財神對。乃釋之。至今鄉人猶存其祀。

滕縣遇鬼

蘇州有盛雲川金藻庭者。爲吳茂生店夥。進京貿易。共僱一車。過滕縣。天忽曠黑。不復辨路。見一大宅。擬投宿。謂其閽人曰。不意迷塗至此。欲求一席之地。但不識主人爲何大官。閽人曰。是都統徐大人之居。都統歿後。惟夫人在。須稟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入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羅列杯盤。一公子出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目所未覩。金蹠躑不安。盛以貿易而有措。大風謂公子曰。尊大人官至極品。公子得恩蔭否。公子不答。盛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俱瀾翻否。乘此良宵相敘。且有此美酒佳餚。盍行一令。以見公子才學。公子又不答。金視之。似有怒容。離席去。侍兒隨之入內。一蒼頭出。謂二人曰。汝等觸怒我公子。將罹禍。念汝等俱蘇州人。與我有同鄉誼。速隨我行。二人卽呼車隨之行。計三里許。至茅舍。

蒼頭推門入曰。汝等請進。吾有職司。不能奉陪。二人秉燭四照。見斗室中。止有一榻。揭帳視之。一人閉目而睡。寂然無聲。鬚髮皓然。身祇尺許。正驚疑間。忽有狂風自帳中起。燭光遽滅。二人竄伏暗室。怖不敢喘。假寐於地。久之。東方既白。人屋俱亡。實臥於棘叢古塚間耳。狼狽而起。車夫亦如昏迷者。逢耕人始得官道。又行數里。乃見滕文公問井田處。

彭半壺

彭半壺。江西人。忘其名。游幕蜀中。善敕勒術。未弱冠。已入泮。食廩餼。有文名。既長。卽棄舉子業。在龍虎山學法三年。遨遊天下。歷幕顯要。飲酒食肉。如常人。彭不自言術。人亦不知其術也。有某官者。官蜀中。太夫人年老。常臥病。見鬼物。一鬼以扇扇之。卽背冷如冰。一鬼以火熨之。卽身熱如火。百醫不效。彭適在坐。聞其事曰。此病既有鬼。吾能治之。某甚喜。至晚。於篋中取木劍一。小羊角笏二。披青布道袍。盥漱畢。焚香。朝北據案而坐。執筆書符。甫一點。疾呼天君名。焚符後。取羊角小笏三。擲三立。觀者驚駭。彭在外方召將。而太夫人已親見鬼物被神擒去矣。旋聞庭中如數千鴨足聲。逃避後園。彭一路追逐。至後園。默運片時。曰。吾已放火箭三枝。恐鬼物復來也。次日。見後園枯桑樹上。有三焦眼。高低不差。累黍。太夫人病自此愈。後半壺忽道裝芒鞋竹杖。辭別故人曰。從此入山。不復與諸君相聚矣。問何往。笑不答。或留與飲。仍茹葷酒。不知所終。

鬼婚

有洞庭漁人蔣姓者。其妻死。所遺一子。年四五齡。無人照應。時適有漁船吳氏。新喪其夫。生女亦四五齡。

於是媒人爲之說合。竟再醮於蔣姓。蔣婚未一月。病甚。忽見吳氏故夫鬼。來索命甚急。且大哭曰。吾與汝無仇。何得占我妻。又占我女。決不汝貸也。蓋兩家子女長成。又欲爲婚姻。已有成說矣。蔣大懼。乃答鬼曰。吾故妻某氏。與君妻年相若。亦與君爲妻可乎。鬼大喜。跳躍而去。乃寫婚書一紙。與楮鏹同焚之。不數日而愈。以後寂然。按張華博物志。任昉述異記。俱載有鬼神婚嫁之事。卽近代五勝郎君。又其最可異者也。

鬼物憑臨

大凡人之生死。或有恩德。或由冤孽。皆有鬼物憑臨其間。不憑臨不死也。如水火刀繩鬪毆跌撲。以及虎傷蛇噬墮馬坍牆之類。雖是定數。亦由其人之冤孽使然。人不能主也。揚州鈔關對河。有何性者。開豆腐店。頗積資財。年二十五六。忽喪其偶。有鄰婦新寡。年相若。遂與通。約爲夫婦。婦將所蓄五六百金。盡以畀何。未幾。何聽媒妁言。別娶他姓女。婦聞之。憂鬱成疾。然不敢告人也。及病將死。始呻唵語其所親曰。吾昨控城隍神。與何質訊。彼已定腰斬矣。言訖而絕。是年冬。江南北苦寒。風雪時作。黃淮俱凍。不解者至二十餘日。何偶欲入城。過渡。失脚踏水。適有尋丈大冰。隨流而下。觸其腰。斬爲兩截。觀者如雲。莫不駭異。嘉慶十四年事也。又二十三年四月。蘇州承天寺前。有老嫗。年五十許。忽思遊虎邱。日日自念曰。吾能一到虎邱。死無恨矣。其夫笑曰。虎邱不在天上。行卽至耳。遂命一童。隨之出閭門。未逾時。已到千人石上。仰見樓閣巍峨。喜形於色。遂拾級登五十三參。至天王殿下。癡立不動。忽聞梁上訇然一聲。殿傾矣。此嫗壓爲齋粉。而童子無恙也。觀此二事。豈非有鬼物憑臨者耶。

陳三姑娘

青浦金澤鎮有淫祠曰陳三姑娘者有塑像附東嶽行宮每年逢三月廿八九月初九遠近數百里內男女雜遝絡繹而至者以數萬計燈花香燭晝夜不絕鄉中婦女皆裝束陪侍女神以祈福祐或有疾病者巫輒言觸犯三姑必須虔禱於是愚夫愚婦亟具三牲到廟求免廟僧拒門不納索費無已亦看其家之貧富富者至少三十番然後延入以爲利藪地方上有庠生楊姓者爲廟中護法與僧朋比剖分相傳禱祝時必擇美少年入廟哀求尤爲響應眞可笑也三姑娘者云是吳江之蘆墟人居三白蕩邊年十六七美麗自命有桑間濮上之行其父覺之遂沉諸湖後爲祟由來已久道光六年十一月余友徐君旣若爲青浦少府先有孝廉倪皋者稟於臬憲奉文禁止又有徐某與楊姓爭利互控松江府歷年未審旣若抵任後聞此言之鑿鑿乃奮然親往廟中果有其事遂鎖拿三姑娘下船其像盛粧纖足體態宛然觀者數千人咸以爲不可褻瀆神明叩求寬免恐觸禍也乃載歸置縣堂下縱火焚之其訟遂結民之愚惑如此其後聞東嶽廟左近有鄉婦半夜忽然謔語自言爲三姑神欲求一舟送其渡河遠徙其夫少遲則三姑神大哭曰天旣明恐不及矣此亦氣數也言訖寂然卽徐少府鎖拿之日也

鼠食仙草

吾鄉九里橋華氏家有樓扃鑰已久除夕之夜忽聞樓上有鼓吹聲異之家人於牆隙中偷窺有小人數百長不盈尺若嫁娶狀儀禮前導奩具俱備旁有觀者曰明日嘉禮當更盛也主人頗不信至次日夜乃親視之聽鼓吹復作花光鐙綵照耀滿樓有數十人擁一鸞輿而新人在輿中哭作嗚嗚聲後有老人坐兜轎掩涕而送之女從如雲俱出壁間去主人大駭自是每夜於隙間探之不半月聞呱呱聲生子矣又

數日。所生子就塾矣。其師纖長烏喙。白鬚飄然。向坐兜轎。老人手攜童子出拜。師授以中庸章句。歷歷如人間。里有聞之者。疑信參半。一日有道人過其門。曰。君家有妖氣。當爲驅除之。但須以犧牲穀食酬神。始能去也。主人強諾之。道人仗劍作法。嘯氣成煙。旋繞空際。卽有金甲朱冠者現前。領道人指示梁柱而退。少頃。空中擲小人數十。道人飛劍叱之。須臾皆死。盛以竹筐。幾盈石許。道人曰。我遠來。不敢言勞。惟驚擾諸神。酬之宜速也。言訖而去。主人自念曰。除妖正也。因妖而索食。是亦妖也。遂不酬神。忽聞梁間疾呼曰。汝輩強項若此。吾爲施神術。而求一飽不可得。吾曹日繁。將奈我何。乃知所謂道人者。卽掩涕送女之老人。金甲神者。亦卽烏喙白鬚之蒙師也。而竹筐所盛之小人。一石許。亦無有矣。因此穿堂穴壁。齧棗啣穢。箱無完衣。遺矢淋漓。作鬧無虛日。主人不得已。急往江西。訴張真人禱之壇。乃曰。此羣鼠誤食仙草。變幻爲祟也。乃書符數紙。主人歸。懸諸樓上。復以小符用桃木鍼。鍼其穴。遂寂然。越數日。穢氣大作。啟樓視之。見腐鼠千餘頭。中有二白毛長尺許者。似向之作法者也。此前明萬曆末年事。按今邑中風俗。歲朝之夜。皆早臥不上燈。誑小兒曰。聽老鼠做親。卽以此也。

張氏怪

吾邑諸生張熙伯。喜談術數。多讀志怪之書。忽聞梁間有呼相公者。始聞其聲。旣見其形。形無常。或作偉丈夫。或作十一二歲童子。或作女鬟。舉家見之。一日。熙伯子晨起讀書。怪挾書亦爭誦。貌如一。熙伯莫能辨。子衣肩有綻處。驗之亦同。無何怪笑簷隙間。熙伯子仰窺其巢。几榻悉具。怪僅長尺許。踞几朗誦。乃金正希稟也。適客至。熙伯方咨嗟。無以爲饌。怪云。吾當爲相公致之。旋有酒一壺。佳餚四五品。墮於桌上。賓

主嘆之。極歎熙伯故貧士。無錢糴米。忽有錢數百。置案頭。怪亦談一切禍福無不中者。有客來熙伯家。作歌後語云。君家索隱行。尚在耶。怪應聲云。子不語固在也。如是者年餘。適張真人過邑境。邑令吳澹元。爲言於真人。真人遣法官至。怪寂然。法官出。旋又至。熙伯浼令公再懇。真人曰。怪自外來者。易去。自心發者。難除。然吾終當有以治之。可移檄城隍。怪當自去。比暮。怪言於熙伯曰。吾卽去。但須遲我三日。卽收拾篋箱器皿衣履什物。至於醢鹽食具。莫不捆載而去。越數日。復還曰。大江以北。烽煙甚熾。吾未有備。將鳩工而飭材焉。惟重驚動相公起居。有足愧耳。卽召函人。矢人造作干戈器械。鍛鍊刮磨。錚錚有聲。數日而畢。乃集數百人。甲冑而馳。耀武庭中。庭不甚廣。而縱橫馳驟。五花八門。宛如教場演習兵弁也。一呼擁而去。此明季事。

朱方旦

湖廣人朱方旦。繆居好道。偶於收舊店。買得銅佛一尊。衣冠如內官狀。朱虔奉之。朝夕禮拜者三年。忽有一道人化緣。其形宛如佛像。朱心異之。延之坐。因問此佛何名。道人曰。此斗姥宮尊者。談論投機。道人問朱曾娶否。曰未也。道人曰。某有女。年已及笄。願與君結絲蘿可乎。朱大喜。請同行。俄至一處。門庭清雅。竹石瀟灑。迥非凡境。少頃。有女出見。芳姿豔雅。奕奕動人。道人曰。老夫將倚以終身。君無辭焉。朱曰。諾。遂涓吉合卺。伉儷情篤。日用薪水。不求而自不乏。居無何。女曰。此間荒野。不足棲遲。聞京師爲天下大都。會與君居之。始可稍伸驥足。道人立阻不從。嘆曰。此數也。遂別而行。朱與女旣入都。賃居大廈。廣收生徒。傳法修道。出其門者以千百計。時京師久旱。天師祈雨。無有效也。女憇朱出。教以法咒。暗中助力。朱甫登壇。而

黑雲起于東南。須臾甘霖大沛。有司上聞。聖祖因召見。賞賜甚厚。儼然與天師抗衡。天師不得已。心妬之。乃佯與之親昵。以探其爲何人。而女不知也。如是者一年。女忽謂朱曰。妾有一衣。懇天師用印。諒無不允。朱如命。遂求之。天師心疑。與法官商。此衣必有他故。不可驟印。姑以火炙之。竟化一狐皮。女已早知。遂向朱大哭曰。妾與君緣盡矣。妾非人。乃狐也。將衣求印。原冀升天。距意被其一火。原形已露。骨肉僅存。死期將至。卽君亦禍不旋踵矣。彼此大慟。遂不見。其日天師已奏進。下旨將朱方且正法。先是雲間王侍御。(鴻緒)劾朱妖言惑衆。至是上嘉之。擢官至大司寇。

石妖

華子旦者。吾邑人。居嚴家池北。暑月。每偕友乘涼于學宮前石闌上。一夕。月色甚明。黃昏人靜。欲吃煙。思覓火。不得。獨步入學宮。見小門半啓。有女郎露半身。絕色也。見華凝盼。與之火。良久。掩扉入。華心蕩。歸臥書館。思之。不置。忽聞叩門聲。啓視之。卽所見女郎也。自言是學官家人女。見君留情。故脫身至此。幸無漏洩。華喜甚。遂同枕席。繾綣甚篤。至天明而去。自是無夕不至。家人或窺見之。親友亦知其事者。咸謂學官家人。並無此女。恐爲妖所魅。華以詰女。女曰。吾實仙也。與子有緣。幸勿疑。嘗偕華詣其所居。幽房曲徑。竄異人間。又挾華遍遊天下。諸名勝。悉記其聯額。筆之書。然華體日羸。困不能支。心亦疑爲妖。而遠之無計。一友教以銀硃塗其額。如其言。女不覺也。試踪蹟於學宮。見碑趺石龜首有硃焉。乃具呈於官。集衆碎其首。中有小圓石。堅如鐵。斧不能傷。火不能焚也。乃舉而投諸湖。絕蹟者旬餘。一夕。女復至。袂皆濕。曰。吾固無恙。但來路稍遠。今住此不復返矣。自是常居其家。日中亦不避。女工精絕。華妻怒甚。及見之。反轉怒爲

喜不知其所以然。至明年春二月，惠山神誕，賽會甚盛。且聞張真人將過境，華匍匐行至南郭，憊甚，憩驛前石上。見一道人，丰神特異，謂華曰：「子訪真人，無爲也。」華曰：「子能治妖乎？」道人曰：「易耳。」華遂跪求。道人出二符，曰：「一粘於房門，一粘於臥榻。」吾今有事，期中秋爲子除之。華曰：「吾憊甚，不能歸，奈何？」道人偕至道旁酒肆中，取酒一盃，書符其中，令華飲之。華故能飲，持盃覺重甚，飲不能盡。道人取盃盡之，曰：「子緣淺，可惜也。」道人徑去，而華覺足有力，歸如誠。粘符女至門，不能入，越窗而進，至臥榻，不能上，惟抱牀足痛哭而已。歷數往日恩情，曰：「奈何遽絕我！」華寂不爲動。自後女雖居其家，不能近矣。至中秋夕，華方夜飲，耳中忽聞呼華子旦名，知道人至，尋聲至後園，見道人背劍繫葫蘆，立月下，出一符，令華偕其妻縛妖。聞妖曰：「吾至此復何言，但祈置我於暗處。」乃出擲于牆邊，見道人仗劍指妖，有氣一條如白練，透劍而上，插於葫蘆中。遂不見。後張真人過錫山，索其符觀之，曰：「此呂祖親筆篆也。」後子旦年至八十餘而沒。康熙初年事。

蛇妻

湖州歸安縣菱湖鎮某姓者，以賣碗爲業，納一妻甚美，而持家勤儉，異於常人。一日謂其夫曰：「我見子作此生涯，飢寒如舊，非計也。子如信吾言，自有利益。」其夫聽之，遂棄舊業，買賣負販。一如妻言，不及十年，遂至大富。生二子，俱聰慧，延師上學。惟每年端午輒病，而拒人入房，其夫不覺也。長子方九歲，偶至母所，見大青蛇蟠結於牀，遂驚叫反走，回視則母也。因告於師，師故村學究，以禍福之說，聳動其夫妻，已知之。遂謾罵曰：「吾家家事，何與先生是？」夕忽不見。乾隆初年事。

妖人

吳門有素封某。以貲爲郎。人亦恂恂儒雅。居城東。偶于井中見黑氣。召巫視之。曰。此冤孽也。須令道士牒往。鄆都。如其言。而黑氣滅。後三年。氣又從井中出。繚繞屋宇。巫曰。孽已深。須再牒。又從之。而滅。復三年。氣再見。巫曰。孽不可道矣。須以某道士來。收治之。某道士者。善符水。精勅勒術。重幣延請。始至。云。法事須百金。三日可滅。但須先付其半。從之。第一夕。道士誦呪持燈。黑影繞燈旁。第二夕。黑影入燈內。道士云。明日須付清百金。妖始滅。不從。僅付二十金。且俟妖滅。始清付。道士怒。碎燈而去。但見黑影滿帳。鬼聲啾啾。而病者卒矣。或曰。道士善隱形術。能召鬼妖。皆由道士所遣也。聞此道士。每夜宿。必獨居一室。有鑿壁窺之者。見有兩女子侍寢。想能攝生魂與之狎。真妖人也。

管庫狐仙

乾隆丙午四月。杭州錢塘門外。有狐仙作二女形。借寓人家。言語似北直隸人。其長者。年貌不過十七八。少者垂髻。僅十一二。惟十餘歲童子能見之。每日索清水一盂。茶二盞。置几上。日午後。倩童子借書看。手不釋卷。看畢。卽令童子還之。有人以金瓶梅與看者。女略一翻閱。微笑曰。此宣淫之書。不足觀。卽擲地下。有老諸生王姓者。博學善考據。攜一童子。欲謁之。女適他往。王悵然返。及出門。童子隨指空云。女回矣。於是復入。女指座云。先生請坐。王望空而言曰。吾聞汝等。有三十六種。汝何產也。女曰。西山脈。王曰。然則汝何不居燕趙之間。女曰。自乾隆二十七年二月。聖駕南巡。吾等護蹕而來。王曰。何不護蹕而返。女曰。上帝使吾等看守藩庫。王曰。旣如此。不居藩庫。何也。女曰。本居藩庫。今已滿期。將欲歸故鄉耳。王又曰。聞汝喜於看書。所看何書。女笑曰。老書。獸。凡世上所有之書。皆可觀也。王曰。何書最妙。女曰。易經。王曰。自漢至今。

注易者不一其人。如漢之施孟梁邱京氏費氏焦氏全注。汝能盡見之乎。且何者爲優。何者爲劣乎。女又笑曰。此不過講名物象數。讖緯之說而已。精義不在是也。坐話移時。滔滔不窮。然女所答問諸言。皆因童子傳話。王無所聞。越數日。忽去。酬房主人以庫銀五兩。

鼈精

世傳盲詞中有白蛇傳。雖婦人女子皆知之。能津津樂道者。而不知此種事。世間竟有之。乾隆戊申七月。有幕友某君者。吳郡人。其女嫁同城某氏。吳門俗例。新嫁娘每過端陽節。輒歸寧銷夏。輿從而歸。其女忽在輿中大叫一聲。急急至家。氣已絕矣。舉家驚惶。不知其故。一日夜方醒。問之女云。昨在輿中。見黑衣人揭轎簾。遂爲持去。至石湖中。旋有數十人來。似搶奪者。黑衣人亦率其從者數十人拒之。大戰良久。忽聞空中語云。光天化日中。汝等敢如此播弄人耶。不知是何神也。但見兩造人皆變原形。俯伏請命而已。黑衣者乃鼈精。從者則蝦蟹魚蚌之屬。而與之奪者。則爲猴。爲蝴蝶。爲蝦蟆。水雞也。又聞空中語云。速送還。居有頃。但聞水聲風聲。兩耳轟然。已抵家中矣。實似一夢也。女既醒。無他疾苦。醫者來視。亦不服藥。以爲無事矣。越三日。黑衣者復至。自此作鬧無虛日。言其夫家在石湖中。誤食其子。報仇而來。欲娶爲婦。有蝦精者。亦佐鼈精爲祟。鼈精至。女則縮頸而行。蝦精至。女則曲躬而坐。許其食。則食量兼人。不許其食。則滴水不能飲。因延圓妙觀道士。結壇設醮事。或將易經。扎其額。或持寶刀。覆其頸。百計千方。總無有效。一日諸精怪私相語曰。吾等在此無所畏。不過難過京口耳。女聞告其父某。忽生一計。買大舟。攜其女。將至揚州。過年。一面遣人詣江西張真人告狀。詎舟至丹陽。鼈精怒。謂其女曰。汝輩欲我過江耶。今日便殺汝。言

未訖。女忽瞑。不得已。仍還家。時已十二月二十八日矣。至次年二月十日。張真人遣法官至。先一夕。諸精怪告黑衣人曰。聞明日有江西道士來。吾等先去矣。黑衣人笑曰。江西道士奈我何耶。至次日。黑衣人亦去。怪遂絕。

狐報仇

嘉慶乙丑年。陝西甘泉縣。有高中秋者。素無賴。而美鬚髯。身長八尺。嘗入山打獵。有狐數十頭。盡爲所殺。剝其皮而食之。是年十二月。忽有二女子從天而降。嬌美絕倫。自言瓊宮侍者。謂中秋曰。上帝使我侍君。君有九五之尊。願自愛也。中秋竊喜。而無相佐之人。卽以是言告之同邑武生王三槐。及本營參將旗牌官高珠。皆大喜。高遂以其女許中秋爲正宮。而讓二女爲妃嬪。二女者。能撒豆成兵。點石爲金之法。試之果然。遂起意謀爲不軌。中秋有傭工史滿。置者欲脅之以爲將。史不允。一夕聞二高與王將割滿頭。祭旗。起事約有日矣。滿匱急。星夜入城。擊鼓縣令知其事。一面飛稟上司。而以滿匱爲眼目。盡獲之。是時金陵方寶巖先生爲陝西巡撫。狀其事於朝。中秋等皆凌遲。惟兩女子杳無蹤蹟。蓋狐報仇也。

高柏林

江陰高柏林者。少無賴。貌韶秀。住廣福寺旁。偶于佛前求終身。得吉筮。心竊喜。私計他日得志。當新是寺。及長。有某邑宰召爲長隨。頗寵任之。呼曰小高。宰治故衝繁。差使絡繹。一日有欽差過。召小高付以千金。令辦供應。小高至驛中。前站已到。倉皇迎接。忽失金。憤極。擬投水死。忽有一老人救之曰。汝命應發大財。此非汝死所也。自此供應鋪設。一無所備。欽差故廉吏一見大悅。以爲此人是幹僕。卽令跟隨。嗣後勢益

大凡關差鹽政。皆任爲紀綱。不十年。號稱數十萬。至郡守監司。皆與通蘭譜。出入衙門。延爲上客。後果重建廣福寺。地方官仰體小高意。亦爲料派民間。未免太過。百姓譁然。有作碑記一篇。假官封直達撫軍者。撫軍察其事。乃據實奏聞。有欽差訊辦。先是小高感老人恩。得不死。乃塑像於家。每晨必禮拜。至是而泣跪像前。尙求救我。其夕家中聞馬喘聲。明晨視塑像汗出。如是者三夜。忽聞事得輕辦矣。或曰。卽此老人往託某公爲緩頰。小高實不知。後聞老人乃狐也。

借寓

嘉慶辛未歲。諸城劉信芳尙書。爲江蘇學政。將考揚州府屬。其試院故在泰州。院東有富家某者。主人偶坐堂中。忽見一老人來謁。白鬚飄然。約年七十餘矣。老人曰。劉學使將到此間。鄙人有家眷十餘口。可否暫借尊府後園。寓一月乎。主人怪之。頗聞試院中有狐仙之說。慨然允諾。老人忽不見。遂將後園關鎖。不許家人闌入。隔數日。有小婢抱官人到園門。見關鎖。旋回內宅。忽空中似有人將所抱官人奪去者。其婢惶遽。哭告主母。主母亦會意。戒勿言。頃刻間。見小官人在房中臥榻上。嬉笑如常。手上添金鐲一雙。

吳縣潘大家宰

吳縣潘大家宰世恩。其先世歛人。上祖某。居鄉有盛德。嘗以除夜人定後。秉炬至廳事。見一人蒲伏黑暗。中迫視之。鄰子也。呼而詢之。良久始言曰。某不肖。好攜蒲家。盡落且負人壘。今除夜索逋者甚亟。不得已欲爲胙篋之行。素習公家門戶。甚熟。故乘夜至此。今猝遇公。有死而已。翁曰。汝得若干。可了諸負。曰。須十金。翁曰。十金事不難。何不早告。命之坐。出二十金子之。曰。十金償負者。十金權子母。作小經紀。勿再蹈

故智。我亦誓不以向者之事告人也。其人感泣叩頭去。隔十餘年。翁入山卜地。得一吉壤。而未知主其地者爲誰。因就一村店飲。有男女兩少年。見翁至。羅拜於前。諦視之。卽除夜贈金之鄰子也。蓋其人得金後。爲旗亭業。居數年。頗獲利。娶婦。且生子矣。翁大喜。其人款洽倍至。殺雞炊黍。留翁宿其家。翁詢以向所卜地。其人曰。此我所買。欲以葬先人者。今大恩人以爲佳兆。請獻之。翁不可。其人再三懇。始立券。仍厚給其直。遠近地師相度。皆以爲此鼎元地也。數世後。遷吳家宰。伯父農部。奕雋。比部奕藻。先後成進士。家宰暨其從兄。編修世瓚。俱得鼎甲。古語云。吉地非遙。根於心地。良不誣也。

吳中顧某

康熙時。吳中有顧某者。官於河南商邱縣。有富室寡婦。族人謀其產。誣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州縣官得賄。寡婦上控。而顧某案其事。旣不能爲之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州縣官。寡婦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藏匕首於膝褲中。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削職歸田。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貿易蘭陽。路過其地。卽寡婦之宅也。其宅已售他人作飯店。有大樓三間。素多鬼。不能居住。是時天已晚。楊急於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惟大樓有鬼。不能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鬼。是一婦人。彳亍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婦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帶之法。幸示我也。婦曰。但於君啓行時。呼賢妹一聲。及上船過橋。俱低聲呼我。至蘇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斯可矣。婦又曰。我所以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篋。值千金。藏於某處。卽以報君也。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果獲之。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衆人雜

還中持傘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燕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匕首。鮮血淋漓。立於堂下。遂大呼曰。冤家到矣。衆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顧自縊死。吳門人至今傳其事。

山陰沈西園

山陰沈西園。遊幕河南。爲光州陳刺史所聘。州民有老貢生某。一子遠遊。數年不歸。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僅五齡。翁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未償。窺其媳美。書一僞券。以妻作抵。與權州吏目朱景軾。夤緣賄囑。具詞控告。西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發學夏楚。憤甚。自經。其媳痛翁之被辱身亡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勒斃。亦自經。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朱景軾瓜代。而西園亦改就杞縣周公幕。又爲朱景軾謀幹。勒令杞縣尉戴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西園夜見一戴頂者。攜一少婦幼女。登其牀。教之咳嗽。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遍身擰捏。作青紫色。或獨坐喃喃。自爲問答。時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西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瞥見窗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巨掌掌大僕。而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鍋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演戲。西園在臥房。大叫一聲而絕。其尸橫撲椅上。口張鼻掀。鬚皆蟲立。兩目如鈴。見者反走。朱景軾爲買棺殮殮。寄於西門外之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又以風癱去官。杞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昧良之報應如此。汲縣林午橋司馬。爲周公薦卷門生。時在杞署。目覩其事云。

丹徒富翁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同其友往蘇買妾。看一女甚美。詢其父爲某營守備。以事謫戍。女願賣身以贖父罪。索價千金。左既看中矣。其友謂左曰。外貌雖美。而不知其肌膚何如。有暗病瑕疵否。必觀之。方成交也。左亦以爲然。商於媒。女泣曰。吾爲父死。尙不顧。何惜爲人一看耶。乃於密室中去其衣裙。呼左進。其友亦隔窗偷看。見腰下有黑疵。又謂左曰。此未爲全璧也。事遂寢。女大哭曰。吾爲父罪。至於自賣其身。而羞辱至此。尙得爲人乎。自經死。未一年。其友見此女來索命。亦自經。左後得一子。美丰姿。而有潔癖。酷嗜書畫。珠玉玩好之物。見有微瑕。立棄之。如土苴。嘗造一園。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後得進。樓臺池館。曲闌花榭。間稍沾一點塵土。則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換。恐其污體。每日肴饌。非親自檢點。則不食也。以此破其家。丹徒人無不知之者。

崑山徐健庵子

崑山徐健庵。司寇。有幼子冠卿。名駿。少聰慧。延孝廉周雲陔教授。冠卿中式後。與其師同入京試禮部。師管束太嚴。冠卿以巴部食之。卒於逆旅。其年冠卿卽捷南宮。入詞館。京師人有知其事者。題其混名曰藥師佛。藥師佛。恃才狂放。怨者頗多。雍正初年。以其詩中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之句。怨家遂以出首。當刑部審訊時。有與司寇瓜葛者。欲寬其罪。預告之曰。實出無心。及訊。冠卿仰見堂上有司員松江胡宗琳侍立於旁。與其師周貌無異。乃大驚悟。供有心誹謗者。胡亦力爭。遂畫稿定罪。將正法時。所親猶怪之。冠卿曰。吾命也。餘無一言。余舅祖葛聖修先生。嘗館於冠卿家。課其子。知之最詳。

文敏公

業師金安安先生外孫。中銑中鈺俱家文敏公稼軒司寇之公子。乾隆甲午歲。余年十六。在安安先生家見之。時中銑已得內閣中書。中鈺亦議敍中書科中書。兩公子俱年二十外。狀貌魁梧。聰明絕世。能詩工六法。真善承家學者。不數年後。俱無疾而死。中銑死於舟中。中鈺死於車中。云皆遇鬼祟活捉。其事甚確。後余在揚州。晤趙甌北先生。談及此事。云文敏公因奉旨差辦貴州威寧州劉標虧空一案。訊得原臬司高積曾辦公表姪蔣牧論絞。竟挾私加意苛求。遂斬高以報復之事。隔十年。兩子俱爲所祟。甚矣哉。鬼神之靈也。先是公出差貴州時。道經衡陽。知回雁峯有老僧名通慧者。善相人。公往求相。僧云。觀公之相。必登台輔。兩子簪纓。然眉宇間。稍露殺氣。公能種德。相可改也。公其勉之。及返衡陽。復見其僧。僧大驚曰。可惜。餘無一語。公有兩孫。余曾見之一。中副車早死。一有痰疾。不言不語。家道亦凌替矣。

山西鱸香館

山西省城外有晉祠地方。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館。所烹鱸肉。最香美。遠近聞名。來飲者日以千計。羣呼曰。鱸香館。蓋借鱸爲鱸也。其法以草鱸一頭。養得極肥。先醉以酒。滿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釘四椿。將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橫於背。繫其頭尾。使不得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身。將毛刮盡。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後腿。或肚當。或背脊。或頭尾肉。各隨客便。常客下箸時。其鱸尙未死絕也。此館相沿已十餘年。至乾隆辛丑歲。長白公延三爲山西方伯。聞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業是者十餘人。送按司治其獄。引謀財害命例。將爲首者論斬。其餘俱邊遠充軍。勒石永禁。張味石大令爲余言。

闕玻璃

太倉東門有王某者。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構一樓。求吳祭酒梅邨榜額。梅邨題曰。闌玻璃樓。人咸不喻其意。以爲必有出典。或以詢梅邨。梅邨曰。此無他意。不過道其實東門王皮匠耳。聞者皆大笑。乾隆中。鉛山蔣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明遠堂。人問其典。心餘曰。子不聞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尤妙。

什麼東西

乾隆戊申年。京師工部衙門失火。上命大司空金簡鳩工新之。時京師有一聯云。水部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久之。無有對者。中書君某。河間人也。語於人曰。此非吾鄉曉嵐先生不能。因詣紀求之。紀曰。是亦不甚難對。躊躇有頃。先生忽笑曰。但有妨足下。奈何。中書曰。有對。固無傷也。先生曰。北人南相。中書君什麼東西。其人慙而退。都中人哄傳。

張都轉詩

海豐張穆菴映璣。爲兩浙都轉鹽運使。時余爲幕中掌書記。每聽都轉閒話。必以諧謔出之。丙辰三月。與閣學阮公元方。伯謝公啓昆。觀察秦公瀛。同遊西湖。三公皆卽席賦詩。惟都轉一人默坐他席。笑曰。公等皆科目出身。吟詩作賦。余捐班人。亦有句。可請教否。曰。春來老腿酸於醋。雨後新苔滑似油。合坐稱善。方伯謂都轉曰。君肯作詩。便是名家矣。一日呼驕出署。有老婦認爲地方官。號哭叫冤。都轉停輿訊問者久之。供稱其夫某。又置別室。停妻再娶。有干法紀等語。都轉忽正色。向此婦曰。我是賣鹽官。不管你吃醋。遂呼驕而行。合市大笑。

醬

今南方烹庖魚肉。皆用醬。故不論大小門戶。當三伏時。每家必自製之。取其便也。其製醬時。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爲壓勝。處處皆然。有問於袁簡齋曰。何義也。袁笑曰。此太公不善將兵而善將醬。蓋戲語耳。後閱顏師古急就章云。醬者百味之將帥。醬領百味而行。乃知雖一時戲語。卻暗合古人意義。見隨園隨筆。

圈文章

吾鄉有王榮世者。其父乃販牛估也。一字不識。而榮世少聰穎。喜讀書。既開筆。作詩文。每至文期。父必索其文而閱之。數其圈多者。則喜形於色。圈少則撻之。未數年。榮世果入泮。昔趙青藜先生館選後。掌教徽州紫陽書院。娶兩妾。各生一子。俱同庚。後皆長成。能作文矣。趙自爲批閱。二妾亦各閱其子之文。交相比對。以圈多者爲偏愛。必吵罵終日。至於不食。趙不得已。每閱文時。必置算盤於案頭。總以圈點同其數。以平兩妾之胃。後二子皆中式。

狗醫

吳郡新郭里有藥材鋪。鋪主人姜姓者。浙江慈溪人。姜素知醫理。里中有疾病。輒請其調治。頗有驗。家畜一狗。甚馴。姜每出診。狗必隨之。搖尾侍坐。以爲常。一日。主人偶他出。有鄉人患濕氣。一腿甚紅腫。不知其所由來。以示姜。此狗忽向其腿上咬一口。血流滿地。作紫黑色。主人歸。痛打其狗。而以末藥敷之。一宿而愈。有患隔症者。姜誤以爲虛弱。開補中之劑。狗又號其旁。乃改焉。飲數服。卽痊。有孕婦腹便。飲食漸減。姜認其水痼。狗侍其側。作小兒聲。乃悟其旨。而以安胎藥治之。越月而孿生。產母無恙也。姜以此狗知醫。

每出診必呼其同行。一時哄傳有狗醫之目。後狗忽亡去。不知所之。姜歎曰：吾道其衰乎！未幾亦病死。余聞之笑曰：河南之人最信醫藥。而吳門尤甚。是狗既知內外科。而又兼婦人科。以匡主人之不逮。歷數諸醫中豈可多得哉！以視今之舟輿出入勒索請封。若有定價而卒無效驗。或致殺人者。真狗薨之不若也。

面貌冊

凡歲科試諸生面貌冊。向爲循例虛應故事而已。胡希呂先生視學江蘇。詳細殊甚。恐有頂冒也。常熟生員沈廷輝。年三十餘。冊填微鬚。詎先生以微訓無。凡有鬚而填微鬚者。俱不准入場。廷輝聞之曰：吾必被逐矣。進場之前一日。擬囑學書改正。適學書他往。尋至三更。不得已往剃頭鋪。將鬚刮去。旋聞鼓吹聲。急赴轅門聽點。及唱沈名。先生熟視廷輝曰：此人又一頂替者。冊上填明有鬚。何以無鬚。蓋此學書素與沈善。因學使有斥逐之信。特爲沈改微爲有。而沈則未見學書。不意反變有爲無也。無可置辯。廢然而出。旋有一生素狡黠。亦以微鬚被斥。生故與學使強項。先生大怒曰：汝讀書尙不知朱註微無也。解耶。生笑稟曰：若然。則孔子微服而過宋。脫得赤膊精光。成何體制也。先生默然。後無被逐者。

者者居

余遊歷之地。不過七八省。每見古碑石刻。及匾額楹帖之類。其最佳者。輒爲手記。而最可笑者。亦不能忘也。如酒店匾額曰：二兩居。楹帖曰：劉伶問道誰家好。李白回言此處高。在處皆有。河南永城睢州一帶。又有酒店一聯云：入座三盃醉者也。出門一拱歪之乎。已足供噴飯矣。而南陽夏鎮各處。家家門上有一聯云：五湖天馬將。四海地龍軍。竟不知作何語。尤可笑者。湖北武昌府城隍廟大殿上。有金書大匾四字曰：

不其然而。又山東濟南府省城有酒店。曰者者居。余不解。一日在孫淵如觀察席上。談及此條。有一土人在座。答曰。此出之論語。余問曰。論語何章。曰。近者悅。遠者來也。一時爲之絕倒。

許昌

嘉定有老儒。名朱綱。爲人方正不苟。頗信佛老之說。一日忽夢二冥使來召。便隨之行。至冥府。心甚怖之。少頃。閻君打鼓陞殿。司門者報云。東昌府知府到。綱聽稱其知府。遂不甚驚。綱上階。閻君下座相揖。分賓主禮。閻君問曰。公在任時。判許昌弑母一案。得無過當耶。綱一聞此言。前世事忽然現前。對曰。許昌實不曾弑母。毒殺其母者。乃惡妻也。昌從外歸。一知消息。卽當黜妻。首官正罪。乃以情愛難割。含糊隱忍。猶同枕席。尙得爲人子乎。綱擬以春秋許世子不嘗藥。趙盾不討賊之例。斷之曰。殺母。誰曰不宜。閻君點頭曰。公言是。乃長揖送下階。仍命二冥使導之歸。遂醒。朱綱自此益信鬼神之事。長齋繡佛。杜絕世故。以終其身焉。此康熙初年事。

傳聞之甚

錢塘吳志伊檢討。著十國春秋。最詳雅可傳。嘗作吳越世家。讀至歐陽五代史。攷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於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云云。乃歎曰。錢氏據有兩浙。幾及百年。武肅以來。善事中國。保障偏方。厥功實鉅。至竭十三州之物力。以事中國。以是漸貧。民以是漸安。何云非有德澤。虐用其人歟。豈仁者之言耶。乃盡削五代史江表志歸田錄之譏。謂傳聞之甚。是夜檢討夢數百騎。皆鐵兜鍪。有金甲繡衣者。擁一神人。方準豐下。雙瞳如電。朱衣赤鳥。揖吳而言曰。我唐吳越國王錢某也。崎嶇山海間。斬蛟刈鱷。保民

立國不爲無功。而爲歐陽氏濫貶。幸公爲我雪千載冤。再拜去。吳驚悸而悟。戈聲劍采。猶擊耳輪間也。吳農祥就正。藁載其事。

冥獄

僧允中。俗姓張。號蘊輝。長洲人。其兄芝岡先生鳳翼。中乾隆辛丑進士。余舊交也。蘊輝少讀書不成。遂出門。習錢穀。遊幕湖南。有辰州府瀘溪縣知縣黃炳奎者。延爲錢席。嘉慶元年。苗匪滋事。地方官競欲立功。每得苗人不辨。其是非。曲直。輒殺之。黃適獲得張。有一案七八人。正欲辦理。刑席他出。遂交蘊輝屬稿。蘊輝力勸不從。卒詳上論斬。後一年。匪苗平。黃死。年未三十耳。至十九年秋八月。蘊輝偶至揚州。寓一飯店。夜夢有兩人持去。至一處。高門大戶。若今之督撫衙門。見一少年上坐於堂皇。兩旁吏役肅然。如訊獄者。蘊輝竊自念。豈有人訟我耶。何爲至此。回頭忽見黃。黃亦視蘊輝。若不相識者。蘊輝意以爲必是虧空案。故累我也。頃之召蘊輝名。上坐者曰。苗人張有一案。汝所辦耶。蘊輝始豁然記其事。供曰。大凡刑錢兩席。辦案總聽東家做主。如此案當時原勸過。東家不聽。非我罪也。上坐者曰。汝屬稿詳上官。豈能逃避。相持者久之。上坐者遂目一吏曰。暫令還陽。若能出家行善。念金剛經三千遍。懺悔罪過。便赦汝。蘊輝不敢再辨。但見黃痛哭。已上刑具矣。前兩人復掖之出。忽暗黑不辨道路。且雨雪交下。滿地泥滯。一跌而醒。遂於次日收拾行李。買舟詣高旻寺。削髮爲僧。余親聞蘊輝自述如此。

東平王馬夫詐人

江陰諸生有陳春臺者。家甚貧。以蒙館自給。一日出門。忽遇旋風一陣。覺心骨俱冷。歸而病作。叩之巫者。

說有東平王爲祟。家中人競祈禱。春臺素不信。亦無力也。有鄰媪代爲張羅。借得五千錢。一禱而愈。後春臺知其事。大怒。乃寫一紙告諸東嶽。謂東平王是正神。何得向人索祭。擾累寒士耶。忽一夕。夢嶽神拘審。春臺到案下。聞堂上傳呼東平至矣。回顧有著黑袍者。參謁案前。神問曰。今有人告狀。爾知之乎。東平不認。又召本境城隍神查訪。城隍上曰。卑縣已查明。是東平公馬夫狡獪。東平實不知。今馬夫亦帶在此也。東嶽神遂命斬之。春臺跪案下。見馬夫已綁出。遂訴曰。馬夫雖蒙正法。生員所費之五千錢。是挪措者。尙求追還。東嶽神不答。作遲疑狀。忽語曰。汝於兩月後。到靖江取之可也。遂醒。滿身大汗。隔一兩月。有至交在靖江。以事札致春臺。渡江去。偶在路旁檢得小紙一張。乃錢票。適五千也。忽思所夢。因向鋪戶取之而歸。此嘉慶二十四年五月事。

吳書猷

吳江吳菑堂先生。名燮。乾隆丙辰。嘗舉博學鴻詞科。不遇。浮沈諸生中。年七十餘。無家室。宿食紫陽書院。後輩輕薄。腸肥腦滿。視菑堂如怪物。無與言者。一日。書院課期。蘇州太守孔公。名傳炯。點名及菑堂。菑堂趨而前。與太守執手問好。太守怒曰。汝一老諸生。太無禮節。敢與我抗禮耶。菑堂遂挺立謾罵曰。汝父與我同舉鴻博科。汝尙在子姪行。豈有孔門子孫。而輕視長者乎。太守大駭。詢之他人。知其實。跼蹐謝罪。人稱爲吳書猷。

朱文正公逸事

朱文正公相業巍巍。莫不稱爲正人君子。待人接物。必恭必敬。晚年益自刻厲。宏獎人材。後輩門生。仰之。

如泰山北斗。一日有通家子某欲晉謁。關人辭以請客。問請何人。關人曰。昨日請老師父執及前輩。今日請同年同寅。皆已故者。某駭然。問其禮。每一席設五六位不等。椅坐上書某名某公。以尊卑分次序。而自居末坐。衣冠肅然。坐定。命僕行酒。上菜上飯上茶。一如生人。祭畢。則送諸門外。如是者三日。莫知其故也。越月而薨。

換棉花

余族人有名焜者。住居無錫城北門外。以數百金開棉花莊。換布以爲生理。鄰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嬌豔絕人。常以布來換棉花。焜常多與之。並無他志也。不二三年。焜本利虧折。遂歇閉。慨然出門。流落京師者十餘載。貧病相連。狀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門外。忽見車馬儀從甚盛。有一綠幃朱輪大車。坐一女。珠翠盈頭。焜遙望不敢近。其女見焜。亦注目良久。遂呼僕從。召至車前。曰。君何至此也。焜已不識。認渾如夢中。唯唯而已。遂命從者牽一馬。隨之入城。至一朱門大宅。見其女進內宮門去。蓋某王府副福晉也。頃之。召焜進。謂之曰。余卽鄰女某人。向與君換棉花者。感君厚德。故召君。因認爲中表兄妹。出入王府三四年間。焜得數千金。上館充膳錄生。以議敘得縣尉。旋陞內黃縣。擢直隸河間府同知。署太守印篆。此乾隆初年事。

刺史新聞

有某州刺史者。故賊也。先是壬子癸丑間。有雲南劉某。入京謁選。隨一僕。住驢馬市。篋中頗裕。有同寓客知之。故與僕善。殷勤異常。僕偶出。客必爲其主左右之。較僕尤爲周慎。劉甚感。未一年。掣籤得縣丞。分發

河南客大喜。詭曰：「小人有胞弟在河南藩署當門上，擬隨老爺同行，可乎？」劉亦喜，乃束裝。雖僮僕之親，無以過也。行至邯鄲，劉忽病痧，一日死。僕與客俱大哭，抱持殯殮，寄棺古寺中。客忽向僕曰：「吾兩人所恃者主人耳，今主人死，尙復何言？雖然，有計焉。」幸篋中憑文在，吾爲官，爾爲官親，誰復知之耶？遂與僕行。未渡河，僕又死，抵省中，祇一人耳。乃繳憑，未匝月，委署某縣丞，獲巨盜有功，題陞知縣，乃改名。不數月，屢獲盜，連破七案。又陞某州刺史，以良能稱。一日有探差來報云：「探得州境百里外某鋪，有夫人自雲南來，隨一弟曰舅爺，早晚將抵署矣。」刺史佯喜，即遣兩妾前迎，詢其所來。妾還報曰：「太太衣履甚破，行囊亦罄竭矣。刺史急取衣飾滿一箱，白金百餘兩，仍遣兩妾前爲開發路費。」且曰：「某日最良，可以進署，復以白金二百兩與舅爺，辭以署齋甚窄，斷不能款留，請即回滇，命一差送之。」越四五日，刺史命僕從執事，鼓吹人等接太太入署，而刺史託故他往，謂家人曰：「今夜回衙恐遲，爾等勿伺候，宜早息，僅留一媪守內宅門可也。」至三更時，始回署，而直入夫人之室，諸妾婢僕皆早睡，但聞主人進房，切切私語而已。後二年正月，有老僧踵轅門，適刺史回署，遙拱手曰：「僧與大老爺別二十年，今爲大官矣。」刺史懼，不與言，使家人許其三千金，僧不允，謾罵曰：「汝今逃避何處去耶？蓋此僧是名捕也。」刺史急吞金死，而劉夫人亦爲殯殮，寄棺於某寺，而與兩妾收拾行李，積蓄萬餘金，同歸雲南，車輛甚多。

孫春陽

蘇州臯橋西偏有孫春陽南貨鋪，天下聞名。鋪中之物亦貢上用。案春陽寧波人，明萬曆中，年甫弱冠，應童子試，不售，遂棄舉子業，爲貿遷之術。始來吳門，開一小鋪，在今吳趨坊北口，其地爲唐六如讀書處，有

梓樹一株。其大合抱。僅存皮骨。尙舊物也。其爲鋪也。如州縣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貨房。海貨房。醃臘房。醬貨房。蜜餞房。蠟燭房。售者由櫃上給錢。取一票。自往各房發貨。而管總者掌其綱。一月一小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十四年。子孫尙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吳中五方雜處。爲東南一大都會。羣貨聚集。何啻數十萬家。惟孫春陽爲前明舊業。其店規之嚴。選製之精。合郡無有也。國初趙吉士載入寄園。余澹心板橋雜記亦載之。近時袁簡齋食單。亦有其名。但未詳耳。

形家言

堪輿家每視地。輒曰某形某像。以定吉凶。雖渺茫不足信。然亦有其事者。吳門汪廉訪圻。少孤露。年二十餘。以蒙館自給。在陽山聚徒數年。因父母未葬。以二金買一地。在瓜山絕頂。峻險異常。葬後。便出門遊京師。冒宛平籍。入泮。連捷中進士。不二十年。官至雲南按察使。因思父母墓葬山頂。難於祭掃。託所親就山下築石路一條。蟠曲而上。費至二千金。甚堅固也。一日有形家過其墓。曰此穴如燕巢。棲於梁間。惜築甬道。如長蛇注穴中。禍不旋踵矣。未幾。果以虧空事。謫戍。家產入官。此乾隆四十五年事。

金川瑣記

李心衡

雪牆

予於甲辰八月抵任。見控卡一路積雪不斷。四望皓如玉山。初甚驚訝。爲陳遊戎（大剛）言之。陳公云。歷夏。日秋陽照燦漸消。此特至薄時也。若自嚴冬至二三月。密雪層積。高及數丈。壓房屋。且不見。斯足驚人耳。予曰。駐防汛兵。何以得活耶。疑其言似欺人者。陳曰。不然。他日子自知之。後予過懋功。時正月中旬也。

初至山巔。一望無垠。輿馬逕度。若不知有城牆卡房也者。夫役等從他塗。就塘兵烤火。炊茶熟。請予小憩。扶掖循路。逕曲折入。如行小巷。坐塘房中。見面前雪高倍於屋。巉削似照牆。蓋汛兵日加鋤掃。開闢一線路。始得安作息。通行旅也。夾路雪牆。天光透澈。如琉璃屏障。門關在望。往來行人不絕。惟輿馬不能過。直須屋上行耳。始憶陳公之言不謬。非親歷者斷不能信也。

歡喜佛

夷地多喇嘛寺。大者殿宇如浮屠。中間空洞直上。四旁重簷疊栱。塑釋迦像一如中土。餘俱塑歡喜佛。多至千百。皆青面藍身。作男女交媾狀。機捩隨手展動。不穿寸縷。或立或坐。醜態萬端。卻未見有臥像。清淨祇園。不減唐宮鏡殿。詢之喇嘛。云是佛公佛母。然何必描摩牀第穢褻至此。男女身有纓絡。寶玉嵌飾。兼以骷髏作雜佩。或綴垂馬纓。身下襯藉者。無非骷髏。更有所謂牛頭大王者。形如夜叉。獨立諸歡喜佛間。瞠目注視。似未得其偶。而有流涎之狀。下陰翹然。手自捧持。云是護法菩薩。嘗偕蔣榕園過廣法寺。觀四壁圖畫。亦仿此式。殊覺不雅。因爲堪布喇嘛反覆言之。今皆用哈達遮蔽下體矣。在喇嘛固見慣不足異。要使遊覽者皆知有羞惡之心也。

婚配

夷俗無問名納采諸禮。男女率先私合。然後婚配。男家倩喇嘛揀擇吉日。通知女家。至期。兩家各延喇嘛誦經禮懺。親戚鄰里咸集女家。饜飶豬膘。吸雜酒。男家倩一人前往。如媒妁禮。女家亦倩一人壺漿以迎。酌之酒。男家人長跪而後飲之。女家者端坐不動也。飲畢。羣擁新婦至夫家。笑言謔浪。相率跳鍋裝跳畢。

各侈飲啖。既醉既飽。忽如鳥獸散。而新婦亦飄然逝矣。自此往來不常。食宿無定所。迨生有子女。然後依棲夫家。

異僧

戊申五月初八日。有一喇嘛路經綏靖。巡查兵役。以其形異。盤獲送署。見其深目。顴鼻。兩顴聳峙。顙以上鬕髯倒指。拂鬚眉。頷下鬚拳曲作螺旋。竟似寺中裝塑羅漢像。詢其語言。重譯不能喻。開一小囊。取出路票十數紙。率藏以西班牙禪及達賴喇嘛所給。皆夷字。難識。惟廣法寺堪布喇嘛所給者。可以譯釋。備陳喇嘛係西天人。因慕中華峨眉墨爾多諸名山。出外十三年。今朝山事始畢。回途不必阻擋云云。問答既不通。惟作手勢示意。稍暇。卽閉目危坐。口中誦誦持誦而已。與之食。必禮天地四方。身西向持咒。然後食。又喜拾菸草。口內咀齧。不用菸管。時時手搓少許。納鼻中。蓋夷俗素尙鼻飲也。形雖怪異。持律甚嚴。非尋常游方僧可比。會值家大人初度期近。爲延致書室中。令誦釋典。以祈佛力福佑。三晝夜未嘗輟聲。腔調高下疾徐。殊談怪可哂。問以占卜之事。笑而頷之。時長隨(周南)自丁未十月。遣回江南代覲。屈指往返程期。五月中可以抵綏。圖形幅紙間。復作手勢叩之。須臾課成。植七指示人。謂爲七日內可到。竟搖首不然。出手殊撫捏久之。按兩端令數。得七十顆。意謂七十日也。人皆掩口。擲揄之。餽之銀錢衣物。欣喜接受。答予藏佛二尊。予受其一。藏佛以紅泥范成。其形如規。長僅寸餘。中具千手佛像。瀕行以大指示予。曰好好者不一而足。蓋亦諛頌之意。於漢語中僅解一好字耳。越數日。予過廣法寺。談及此事。堪布喇嘛云。渠所攜咒語。寺中有之。至其經典。乃佛國真經。中土所無。僅能知其名。不能徧識也。後(周南)果於七月二十

日抵綏。距喇嘛占卜日。適符其數。先知有足多矣。所納藏佛。至今珍藏之。

禁蛇

章谷屯。有營兵辭伍家居者。忘其姓名。性嗜蛇。每日必用數頭作羹膾。取之不竭。人始疑之。其友因伺其出。潛躡於後。見某入荒山無人處。禹步彳亍。口中喃喃不絕聲。頃之如臂如椽者。蜿蜒而來。絡繹相續。至某前。咸俯首不少動。先至者居下。隨後以次相積。竟成高堆。末後一蛇。形不甚巨。然較常蛇稍異。獨踞其巔。某遂擇肥者一二頭。置筠籠中。復持誦數聲。皆紛紛散去。其友驚訝之。且詰之云。爾何術致此。既致之矣。曷不多取數頭。必將旦旦爲之。殊不憚煩耶。某云。我術原爲除害救疾。苦今降而充口腹之奉。在法固不得多傷物命。最後者爲蛇王。尤不得殘害。違者術不效。或有欲傳其術者。始斬之。強而後授焉。其人如法。持咒。蛇果畢集。竊喜其術之驗。及誦退咒。蛇不動。且隨之行。麾之不去。正窘極無計。幸其家尋至。始得延某來爲之解救。嗣後莫敢有師其術者。

姚生

綏靖有一小徑。可通撫邊。越三重雪山。昔嶺亦在其內。路險甚。站程三百餘里。行旅絕少。武生員姚（從龍）常因事裹糧獨行。歸途旁晚。見村居纍纍。男婦雜遝。往來營作。不異常人。因附近取火視之。而無下領。徧顧皆然。驚惶馳走數里許。去村既遠。見有行人。始敢駐足。復向前備述所遇。其人掩口大笑。心竊詫異。細視之。亦無下領。時天色漸暗。神魂驚喪。進退無據。投身積雪中。再起再仆。蛇伏而行。尋得巖洞。深可藏身。自喜身離鬼窟。然狐嘯熊咆。徹夜不眠。悸定病生。又迫以饑寒。天明身不能起。距路殊遠。呻吟莫應。

惟待斃而已。初姚生出門時，原約某日回家，過期不至，其子約同鄰右數人，徧索山中，於巖洞得之，昇歸，奄奄一息，口不能言，調養月餘，始平復如常。姚生謁見時，親爲予言，深山獨行，良足爲戒。

示夢託生

前任龔司馬蒞任半載，其眷屬始至，未至之前，一夕夢見已故都閩王公，公服佩刀，整齊嚴肅，似有上官將按臨，演習祇迎狀，詢之，云：吾母安車即來，故伺候道左耳。俛視之，見其左足步襪，惟右足著韉，心竊詫異，卽驚寤，初不解其語。次日宜人至，妾正有娠，隨得一子，胸有四乳之異，乳名十官，生卽岐嶷，今才數齡，美秀而文，非復桓桓氣象矣。然貌與王肖，無人不知爲王公轉生者。先是王官囑爾丹寺守備，遷南坪營都司，行有日矣，因公私累重，不得脫身，遂自縊死，清貧如洗，無以爲殮，龔爲經理其喪，復資助旅費，其家始得扶襯而歸，感動幽冥，託生圖報，理或有之也。

山魃

崇化營遊擊衙署，四面皆衆兵居屋，遊戎會客密室，須上兩番階級，其地勢較之頭門殆高十數丈，非有閒人可到。一日亭午，亮公（福）燕居寂坐，忽有碎石自窗櫺中投入，飭左右巡查，出言未畢，飛石如雨下，然僅刮耳，搥面卻未傷人，正驚訝閒內有飛報長公子被鬼迷倒，趨眛之，面如土色，口吐血沫，不止，驚惶無措，左右急以薑湯灌醒，食頃始能出聲，云：見一黑人，不甚了了，迎面擒搏，便覺悶絕，不知其他。亮公亟延巫覡治之，尋訪得一兵，新自建昌，假回素事，獨脚神，疑其爲祟，按法懲治，驅而遠之，其怪遂絕。此丙午正月事，予適因公赴崇化，蔣榕園爲予言之，獨脚神卽山魃木魅之類，鬼怪陰屬，見覘自消，白晝爲厲，事

涉神奇。亮公今陞廣西賓川營參戎。

雷斌

役人雷斌奉票赴慶寧幹事。歸途稍晚。丙夜至沙爾尼（地名）聞婦人哭聲甚慟。復有慰解之者。似老嫗聲。燈光不能燭遠。黑暗中無所見。因默念深夜荒郊。安得有婦人。心急足忙。燈復觸滅。盆息疾趨十數里。始得抵署。向夥伴述之。因共憶其地。向有兩柩。蓋鋪戶賈姓。少年喪偶。遺有一子一女。未得葬地。附依鄰媪權厝者。咸曰。鬼安其宅。斯不爲人擾。既與厥夫素識。盍勸其早爲窆窆。以安幽明。翌晨趨告之。見其家燈彩陸離。賓朋雜沓。若有事然者。詢其鄰人。知厥夫續膠吉日。始悟夜來冥哭。正爲此耳。夫新人如玉之嗟。兒女蘆花之慮。一靈未泯。雖死猶生。女魂亦苦矣哉。

三官橋

懋功之三官橋。爲往來要道。近橋皆山路。嶙峋逼人。猝難投足。復下臨大江。方木果木失事時。撤回兵馬。及被傷民。夫莫不求生奪路。擠墮者不可勝數。須臾橋爲壓斷。人既擁擠。一閃而前。勢如排山倒海。不能自主。紛紛籍籍。皆趨入大江。江爲斷流。未幾積屍成堤。人馬皆蹂躪而過。土番追躡於後。復殺傷無數。事平數年來。每當天陰雨濕。夜猶聞鬼哭聲。丙午春杪。有懋功營張姓兵丁。洗菜江干。挈回擲棄於地。狂趨出門。似甚怙遽者。其子詢所往。不答。追問之。則云有人約予談。形神有似瘋狂。奔隨其後。直趨三官橋下。拱手歎然。左挹右拍。似與數人足恭者。其子急扶掖之。已投身江中。幸近岸有淺沙。得以救起。衣袴淋漓。已不省人事。行路者聞呼。咸爲趨救。舁歸灌薑湯得醒。詢之云。方我洗菜時。有數人邀予酒食。數人中有

二人乃舊相識。細憶之，卻忘其姓名。我辭以有事未暇。彼二人曰：「故人久別，今得會晤，一樽話舊，人間至樂事。奈何以瑣務推託耶？」爾歸寘菜而來。我等常恪立奉候耳。復往見數人，方延佇望。予禮意殷勤，遙睇河干，帳房連屬，旗幟鮮妍，默念軍營何以至今未撤。忽有一人謂予曰：「軍中千總缺出，子盍圖之。」予方欲言，其人執予手曰：「爾子來矣，必阻爾事。爾隨我來，遂惛然不知言訖。瞳目四視曰：「何以身臥在床也？」其子延醫調治，月餘始愈。自此春秋祭享日，居民附燒錠帛爲錠會。」

女魂

蔣榕園崇化任滿，挈眷回成都。起程稍遲，傍晚過黑虎碛。夫役皆散去，覓茶湯。有婢女名金桂，坐肩輿中，忽見一巨人，頭大如栲栳，兩腳跨水溝，蹲踞水溝闊約四五尺，目光炯鑠，直視輿中。婢驚大呼，與夫等聞聲紛集，始隱去。是夜婢卽疾作，及抵懋功，夢一女子來求附載輿中。自通張都閫妾，塞外無棲身處，每欲還家，奈一路關津嚴密，被檢搜驅回者屢矣。今幸值爾主任滿之便，爾主與家長爲莫逆交，諒不至拒絕。且陽官公事往來，陰府不敢盤詰，或叨庇蔭，旅魂得歸故土耳。婢夢中辭以輿窄，不能容兩人。女曰：「我伏爾座下，於爾固無妨礙也。諾之。」遂驚醒。自後婢疾日重，夜輿亦倍重，輿夫疑婢挈帶奩物，嘖有怨詞。及見空無所有，咸驚詫不復敢言。比至灌縣，婢疾頓瘳，肩輿亦輕如平時。蓋妾係灌縣人也。先是張公因中年無子，灌縣納寵，越歲夢協虺蛇，產後渴飲冷茶兩盞，日久凝血成形。往來不定，時於胸腹間突起，手按之啾啾作聲，隨遁去。必暈絕踰刻，臨終呼痛聲慘極，不堪聞。距榕園任滿日，不過半年耳。予與張公交好，故略詳其家事。張公名占魁，今陞綏靖營游擊。

陳生成都人。少年時曠居在家。性喜武藝。豪縱不拘小節。馳馬彎弓。少暇輒爲狹邪游。偶過委巷間。筆門半啓。見一女子。年僅及笄。殆天人也。駐足凝視。女似省覺。轉身入內。悵望久之。杳不復見。嗒然而歸。自此形神俱惑。朝夕闕處。足不停趾。訪其鄰右。則一孤媪。攜幼女僑寓。不知族姓里居。生因託故與媪往還。女亦漸稔。無人時。女輒以秋波送嬌。眉語寄意。生益惑焉。生有事他適。旬餘始返。急往探詢。則屋宇鎖閉。蓋厥媪已於三日前挈女遷徙矣。問所往。俱無知者。神昏意亂。木立不復能動。鄰人扶掖以歸。遂患心疾。輾轉昏憤中。忽憶柔情媚態。則啞然笑。又憶浮萍斷梗。何處追尋。則啜以悲歌欲泣之狀。病似瘋狂。一日烈風驟雨。正沈悶間。見一女子翩然入。細認之。則媪女也。驚喜起坐。詢所自來。女爲緬述之。始知媪以儻值昂。遷往鄉中。適遣往看姘氏。避雨至此。詢得病源。頗動憐念。假傍之際。吹氣若蘭。生渴思大慰。積疾頓瘳。挽女留數日。燕婉如伉儷。由是星離月會。積半年餘。羸瘦骨立。親朋有知之者。咸苦勸之。猶遲迴不決。捨旣患瘵疾。女來益頻。每至深夜。輒就生淫。生力不自支。苦其擾。稍稍厭之。又念姓氏居址。慌忽無憑。每值雨雪夜。女子獨行數里。衣履不沾濕。疑非人類。心益滋懼。侵晨女去。亟收拾行李。附賈人舟。至夔州。養痾年餘。漸復舊。入伍夔營。洊至外委。值公所會集。醉後細述往事於同僚中。意謂地隔千里。事越數年。當已永絕。席散回汛。則其女豔妝眩服。坐待已久。生一見大驚。口噤不成語。女笑謂曰。一別七年。何處不尋。適承垂念。是以不遠千里而來。何見拒之深。出白蠟數十置案頭。生懷懼不能決。然悅其色。貪其贈。亦且安之。會調征金川。女亦遂絕。今陳官懋營千總。名國英。署綏靖營。守備杜公。爲子言之甚悉。後過懋功。晤

陳戲問狐女事。陳笑諾而不敢言。乃知杜公之說非誣也。少年恣慾。幾至不起。倖而獲免。良足戒矣。又聞國英之兄國瑞。年少時亦嘗遇狐。以年滿千總。退居打箭爐。地震壓死。

